

14
8
1 21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序



義乎朱子之於詩是以知聖人也取
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舍前儒
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
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
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

周秦以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為於
師執聞淵睢洋々盈耳欣幸之至歌
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哉
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嘆哲人之亡
衆喙淆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
溥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

鄭衛之間有關淫實情性弗得其正
辯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
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
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
居於跡下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
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

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
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
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
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繫齊魯
韓三家詩攷摭星宿於義娥後得
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

而下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為羽翼聖
經獨如支流之未底于海習射之未
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
彙括前後鍜剔衆說學者得之如大
庖餽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
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殁身乃已後

十餘年始得令劉氏君佐迺朱子故
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
學者堙鬱不售丞鉞請梓使學者誠
能於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
而臨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
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

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璧將
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
是序也昔泰定第四禩疆圉單闕歲
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
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筆

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	翰	直卿	李氏	方子	正叔
廖氏	德明	子晦	陳氏	埴	器之
陳氏	淳	安卿	董氏	銖	叔重
黃氏	筮	子耕	輔氏	廣	漢卿
夔氏	蓋卿	慶錫	沈氏	儻	莊仲
甘氏	節	吉父	萬氏	人傑	正淳
余氏	大雅	公晦	金氏	去儻	敬直
陳氏	文蔚	才卿	葉氏	賀孫	味道
曾氏	祖道		錢氏	木之	子山
吳氏	伯豐	必大	李氏	閱祖	守約
楊氏	道夫	仲思	潘氏	時舉	子善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	義剛	去私	林氏	學蒙	正卿
林氏	夔孫	子武	滕氏	璘	德粹
呂氏	燾	德昭	湯氏	詒	叔敬
鄭氏	可學	子上	舒氏	高	
李氏	儒用	仲秉	蔡氏	模	仲覺
潘氏	恭叔		林氏	武子	
蘇氏	宜父		鄒氏	浩	
吳氏	琮	仲方	吳氏	振	
徐氏	寓	居父	黃氏	卓	
劉氏	礪	用之	劉氏	砥	履之

詩傳纂疏姓氏

毛氏	大毛公	不知名	鄭氏	玄	
杜氏	預	元凱	郭氏	璞	景純
陸氏	幾		王氏	肅	元雍
孔氏	穎達	仲達	胡氏	旦	海
陸氏	佃	農師	歐陽氏	脩	永叔
陸氏	山陰		曾氏	鞏	子固
王氏	安石	介甫	張子	載	子厚
蘇氏	軾	子瞻	劉氏	長	樂
程子	頤	伊川	劉氏	長樂	執中
楊氏	時	中立	呂氏	祖謙	伯恭
張氏	拭	敬夫	陳氏	傅良	君舉
李氏	搏	廷仲	黃氏	樵	實夫



張氏 <small>學龍</small>	謝氏 <small>枋得</small>	項氏 <small>安世</small>	嚴氏 <small>榮</small>	董氏	孫氏 <small>炎</small>	丘氏	沈氏	曹氏	徐氏	段氏 <small>昌父</small>	陳氏 <small>雁飛</small>	少南
竹房	疊山		華谷									
熊氏 <small>禾</small>	洪氏	劉氏 <small>濟</small>	錢氏	濮氏 <small>一之</small>	謝氏	范氏	呂氏 <small>和叔</small>	林氏 <small>賢良</small>	王氏 <small>炎</small>	范氏 <small>當塗</small>		
去非		容齋										

纂疏姓氏終

地理之圖



語錄輯要

○先生云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方子。

先生有意寫出韓詩章句前宋景定間浚儀王應麟伯厚本先生意於文選注及傳記說文亦雅等書凡所述齊魯韓三家詩皆卒為一編名曰詩攷今附見于集傳之後以廣先生之意云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

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傳三十卷是

毛為古訓亦不與經連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

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

傳附經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時也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

鄭康成賀孫○愚按如古注關雎篇末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注五章鄭

所分故言以下是
毛公本意是也

○歐陽文忠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致說得有好處愚按歐公本義十四

卷通計一百二十篇
備錄二十字恐誤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

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尤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備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即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故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此是運數將好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又曰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替

○龜山說關雎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便詩眼不活伯豐

○蘇子由詩解好處多木之又曰蘇詩說踈放覺得好振

○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賀孫○愚謂以序解詩猶可今看得來反成以詩解序也

○東萊專信小序不免牽合東萊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詩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又曰東萊黨得小序

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振

○東萊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然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音

○永嘉之學陳君舉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闢濤

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木之

○某向作詩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小序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

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伯豐又曰某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到二

十歲斷然知小序出於漢儒所作謬戾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某因作詩傳遂成

作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力子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銖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力子

○因說叶韻曰此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矣之類如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之時舉

○或問吳才老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

矣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叶不敢忘違吳氏音嚴字爲莊字云避漢謹去無道理其後讀楚詞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字剛字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刪反又知嚴字與皇字叶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又如伐木外禦其務叶丞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叶音汝明矣義剛 廣

○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之晦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銖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木之

○器之又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木之

○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此又當

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賀孫

○讀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看他好底合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鎗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間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興處最不緊要然是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伯豐
○讀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全

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也便不是讀詩木之

○必大問以詩觀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其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

○其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心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冥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

益而已備

肅序个兆仲冬
翠文巖精舍新刊

語錄輯要

評傳綱領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聲不止於言凡

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
文與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

經美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

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
常也孝者子之所事父敬者臣之所事君詩之始作多
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
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
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
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
後同

五曰雅六曰頌
此一條本出於

故三音之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
之中茲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也興之專於比而關雎兼於
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者學之類亦不可不知也
越調之類是出大抵風雅無天子之風之義先朝詩頌是宗
廟之詩諷器之問風雅出於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
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
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民
乎大約是雅之體亦不敢為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
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制
不同者自不可亂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
說民情之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引其物為說者比也如本專
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引其物為說者比也如本專
言其事而虛用兩句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如本專
意今何在何日大頭此是比體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
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
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
又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也如南有喬木只
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
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子付

度之關雖亦然皆與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與
比相近却不同比雖是較切然與却意較深遠也有與而
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
拙底義則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嘗在言外與是
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嘗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
淺與意雖闊而味長賈誼論經緯或問三經三緯之說曰三
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二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故曰風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
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
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
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
風變雅作矣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
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地至幽十
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

召曼十二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
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風為政諸侯不能
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問變風
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問變雅如
何曰也是後人恣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恣地說問變雅如
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
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國
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同上○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
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
詩人之情性而謂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
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詩
曠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
譬為詩論者之云兩失之矣國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
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
人做高又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
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失之迹于國史甚事珠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

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志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風所謂上以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体而象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体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

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无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八音金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見說

大以六德為之本中和祗庸孝友以六律為之音六律謂黃

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斤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說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諭之間優柔浸漬於詩 ○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

言詩二百篇惟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言質之夫子夫子以爲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爲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義理渾然全融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適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爲至尔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事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情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地為質然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我之志意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碎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

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誄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陶錄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

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好仔細觀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錄詩六義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興仔細看本指却不如如此實錄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此不如

張子戴字子厚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附錄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善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必天

上蔡謝氏良佐字顯道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味以得之思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辭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

所用反引異說而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

要領處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

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

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



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傳綱領

詩序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

朱子辨說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陰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傳信無敢疑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迂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突破碎不成文理而終

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遂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大序

大序好觀多然亦有不滿意又曰大序却好或者謂補遺而成亦有此理蓋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敬之問詩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

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德明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綱領

小序

四

王德脩曰六經惟詩最分明先生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

意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故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類文蔚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說把持放曠何以爲情性之正贊恭溫柔敦厚鄭德仲謂小序只是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鄭德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益却附會作小序美刺兼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夫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

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若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

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所瑣瑣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一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開雎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開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修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篇謂此說庶幾得之

始也

所謂開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

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

北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非獨天子用之也

鄉樂周南關雎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鷓鴣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南

卷首開離騷賦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離騷賦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季子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統坤承乾也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愚按容齋洪氏曰據文義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文相應簡策誤爾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不相涉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闕離騷賦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李氏曰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文王故周公所得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得其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又曰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之所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愚按分陝之說是成是以關雎樂得淑王時分熊去豸已辨之於周南之首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杜康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數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

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皆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殘拙大率類此
○卷首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
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無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愛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唯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自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射也
○穆木后妃逮下
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故此

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李氏曰婦人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絜三曰不妬四曰節儉五曰恭敬六曰勤勞如楚莊王夫人樊其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私捐衣食遺舍人於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蓋以私滅公者易以公滅私者難此穆木之詩所以美之也
○螽斯
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
螽斯聚卵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之此序者不達此詩之射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
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兔
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

具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采芣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子曰螽斯惟言不妬忌若采芣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

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

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唯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愚謂此文王脩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汝墳道化行也文王

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况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

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信厚則他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諺矣○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

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象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

則不失職矣揚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王以供祭禮為職○草蟲大夫

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嚴氏曰自

人及大夫妻皆文○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

王齊家之化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美召伯也

具者正也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嚴氏曰召公聽訟尚有強暴侵陵貞女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彼之日也○羔羊鵲

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殷其雷勸

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

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字李氏曰召南西諸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

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

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

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字器之問勤而無

意不可信如此今但言詩不必信序只着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

本孔氏曰嫡謂妻媵謂妾古者嫁女必娉姪從謂之媵之士婚禮云雖無娉媵先言姪若无姪娉猶先媵是士

有娉媵但不必謂耳○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此序得之世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穠矣美王

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

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矣其理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

穠而中切
又尼容反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
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
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文不
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纁纁
服則綸翟然則公侯夫人翟非曹氏曰春官巾車掌主
者其翟車具而組纁有幄也與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
輦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
律翟以至褕衣凡六等褕翟之次即綸翟也凡婦人車服各
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
則車用厭翟服用綸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
亦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
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

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卦

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圃之司獸也陳氏曰

邶拍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各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

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其王其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各溢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如拍舟不知以取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拍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賦因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氣於三橋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相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豈亦無甚惡者乎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懿八動懼

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通所以暴其真不知而皆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盜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是不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士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九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姜上僭夫人

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可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

慢而不能正也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

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

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蓋之原

自責之辭非美也○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

軍旅數起大夫以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

詩序所謂大夫以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

人之所為也○鮑有苦葉刺衛宣

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刺

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

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其意

式微刺衛侯也亦未有以見其意

也詩中無黎侯字

也詳是下篇

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

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方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

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城亦狄潞氏數之以其

奪黎民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鄭氏曰衛

五侯九伯侯爲牧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

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

州州有伯般之州長曰伯震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

伯者以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

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同亦十國爲連此宣公爲

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

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

是牧當言責備牧也○愚按朱子辨序之非今纂箋疏姑見

方伯連帥○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

皆可以承事主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

鄭氏曰伶

官樂官也

焉故號樂官爲伶官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

鄭氏曰掌樂官而善

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

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

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

之政如序所云君恐非是○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也全然不似詩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

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也李氏曰宣公一承美姜生伋為娶於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車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編

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

所傳今姑從之○東萊呂氏曰共姜共伯之妻婦人從夫

伯字孔史記載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權侯美音

延又以戰反墓道也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

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

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

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墻有茨衛人

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

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

宣公庶子○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

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

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

以作亦未可考鷄之奔奔放此○母鄭曰夫人惠公

知此亦為宣姜鄭氏曰人君小君也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

服飾之盛容兒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

語而譏刺。○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之意盡見。○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辭，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責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大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實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曰：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還，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繼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地鄙，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上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也。

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刺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邪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止美惡之雅，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惰性如。○**鶉之奔奔**，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懶慢也。○**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虺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孔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

不其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曰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

以道化其民浮奔之取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不與相

長雅李氏曰不與齒之列也嚴氏曰衛風汙染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一人之本也○相鼠刺

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

化無禮儀也○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

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

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載馳許穆夫人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

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

是詩也此亦然明白而序不誤○鄭氏曰城者懿公死

於漕邑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孫於宣姜所

生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

唁為許爾實殺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

與夫入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真欲歸

非也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序疑○

曰武公和○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

者退而窮處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

明然詩文未有見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

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
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
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
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
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碩人閔莊姜也
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
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
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

其族之貴谷兒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
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
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
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黃氏曰碩人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
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也○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

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
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
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其日美反正者

尤無○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
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也曹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桓夫人見出於先君則為絕

於宗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呂氏
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
臣之舅在衛妾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子母
之心蓋不相遠所載自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
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
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伯方刺時

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為王前

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
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
然似未諱○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
其文意也

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日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惟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

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見本篇

馬

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析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声衣單復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女双行故曰兩三兩三十四也

王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

黍

鄭氏曰宗周錫京譜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

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

東萊引先生初解云君子當衰世知

道之不行爲貧而仕小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嚴氏曰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耻也故詩人不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以閱君子而以閱周

而遠屯屯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雜閔周

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

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夫敗祝射王

中宥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然也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與鄭公政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

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

射王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

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

不類說已見本篇

鄭氏曰九族從己上至高祖

及玄孫之親從孔氏曰尚

書歐陽統云九族乃異姓有親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二者母之父姓

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妻族

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

二也九族二說不同姑兼存之

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

詩其篇與

大車相屬其事與采葛采芣麥相

似其詞類鄭子於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

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詩

東萊呂氏曰此詩所

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

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丘中有麻

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

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孔氏曰莊王

鄭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

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焉事見春秋傳然甫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

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

誤大甚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

今從其說 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

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

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維民伍此詩恐亦民

間男女相 **采芣** 曹氏曰京萊陽故東魏國也有京水案水

說之詞耳 **采芣** 古音求索之索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

也京邑在萊陽縣東教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

爭與制即城皇舊虎牢也嚴氏曰首序以為刺莊公全與春秋

書鄭伯克段弑失教之意同後序謂國人說 ○大叔于田

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土京人亦叛之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

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

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

奔陳公子素與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

孔氏正義又招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 **采芣** 孔氏曰文公

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采芣** 厲公子春秋

公二年冬十一月狄入衛鄭奔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

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

之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

不惡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

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

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

人思望焉此亦淫亂之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

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按春秋傳齊侯欲

忽二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此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
之敗我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无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
命奔齊之忌而授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解諸
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无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
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
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
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皆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
失國則又特以勢孤後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
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
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繆而
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釋序
者之心術故予

附錄

有女同車等亦以為為刺忽而作忽不取
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
類皆无其失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
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最是鄭忽可於九鄭風中惡
詩皆以為為刺之東萊又欲主小序煖棟得鄭忽罪不勝誅當

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
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
美然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不知其理

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

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
幸失國外有大惡使其民

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
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
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後以指公之身焉則其非又甚
而非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
幸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
則使昭公无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
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賊昭
公之守正而深為詩人之无礼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
之說者猶或王之其論愈精其
害愈甚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褻棠思見正也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
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

男行而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
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風雨思君子也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此序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最同上篇

環傳施之李校○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蓋與詩意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

孔氏曰晉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齊一爭也十五年突

使祭仲婿雍糾殺祭仲一知之殺雍糾突出奔齊忽復歸于

鄭是一爭也十七年高渠弒弒忽而立公子晉是三爭也十

八年齊人殺子慶高渠弒祭仲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

也魯莊公十四年傳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野有蔓

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曰此詩之澤不下流通

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

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

日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

壺盛水器蓋置壺浮前以為蓋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无政然所以因居无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擊鍾氏之罪

也○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

是惡作詩而去之此京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鄭氏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劉濟曰春秋桓公二年書夫人至自齊十八年為夫夫人如齊莊元年夫人繼于齊

夫四年五年七年皆書夫人會齊侯大夫職雁知去就為義且其去而不顧也○甫田大夫刺

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

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之詩○廬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

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什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此序

魏晉獲刺褊也魏地隄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

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惟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不必序者之本意

也○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

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

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

是詩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

居焉。田制則其民隨之序文殊○伐檀刺貪也在位

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不素餐序言

刺貪失其指矣。○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

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

詳末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孔氏曰蚕食桑斷二以稅使困也解順新語曰臣

食前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山陰

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二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

蓋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

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无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

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唐自是未改國號晉時國名自

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鄭氏曰當周公召

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實錄○公共和之時儀侯

甚畜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揚氏曰晉之

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風之變也左氏

傳曰季札觀周樂歌至於蟋蟀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深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山

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此詩蓋以谷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揚之

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揚之

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東萊引先生初

解按左傳史記

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

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父乎成師卒諡曰桓叔左惠二十四年

晉封桓叔于曲沃惠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而歸沃之

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

事也李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叛心也

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

叔敗還歸曲沃此可見國人之心也嚴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

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

焉此詩未見其必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

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 ○杕杜刺時也

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

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 ○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

述其昭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

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

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

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

錮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猶賊之尤耳以
是為美吾恐其將多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
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
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
自附於春秦疏孔氏曰左桓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城
秋之義云秦疏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城
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
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
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必
并晉也李氏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
生莊伯麟生武公麟繼世為曲沃君至莊十六年伐晉威
之當是時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為之請命天子之使而使
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也
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
輔焉此京全○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
多喪矣○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
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秦疏東萊引先生初解獻公好聽
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譚觀驪如說殺天子及逐羣

公子之事
可見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孔氏曰秦仲
鳥渭陽為有摯其他諸詩皆不可考以字配國者

駟賦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園囿之樂焉鄭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始命
為諸侯孔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

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

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此詩時世未必
然而義則得之

說見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
本篇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西戎殺幽王

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

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即有其地矣

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十六年伐戎敗走於
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至穆公遂伯西戎則其在襄公

世西戎方據周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為方強也○愚按嚴氏引朱子初解云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若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甘者豈私忿之私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後備而與討賊之意也○兼段刺襄公也未能用文觀集傳為詳盡故備載之

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未詳所謂然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東萊引先生初解襄公能取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鄭氏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我補備○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晨風刺康公也志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

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序說誤矣○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序說誤矣

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戰于何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帶大率如此○愚謂我見舅氏之上闕一字按左傳二十四年乙酉穆公納文公左文七年辛丑康公即位已十七年據序則此詩作於即位之年而令狐之役亦是年也何康公思其母及其舅乃悉於其舅之孫乎晉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

蓋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

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

井爾上同○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

以誘掖其君也傷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

意纂疏幽公孝○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

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篇奔之詩序說蓋誤○東門之揚刺

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上同○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

東國君臣事无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无良之詩与之序之作

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

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月

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平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

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繁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萋楚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然者也此序之誤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此見本意

詩言周道但謂通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遠邊日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蜂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候人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二百亦帝

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下泉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曹无他事可考序因侯人而後以為共

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哀王命之為侯伯下泉刺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樂而文於曹慶矣執其君分其

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他貨免文字寧能信曹乎
泉槐木爪矣私憾則難事見左傳二十二年

幽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

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鷓鴣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故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稼穡而已九感節物之變而

惟人爭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東萊曰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教之終而後始由此觀之入固不可怨也楊氏曰七月

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荀非并邑其民御賞其教各有正長節分同其歲功未易

集○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此序以金縢為

鷓鴣詩遂問周公使管叔監殺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

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殺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无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

周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
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先生曰然則
王既喪官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公乃告之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貶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
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
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
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大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
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
國耳序論以為管
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
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
願其留之詞序論曰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
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
失其聖也
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
意但末
盡其用且其
說已不為
在君為
賓送酒之幣食有伯賓勸飽之幣
○四牡勞使臣之來
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下
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皇皇
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
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
相子以詩
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高
衣

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乃曰獲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
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董氏曰韓詩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與毛氏合先生初解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文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若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際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補其和樂以為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更兄弟之愛孟子所謂其兄閔焉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與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王氏曰燕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善篇詞多和平惟常棣一篇詞多激切○伐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更為此詩無疑

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

歸美以報其上焉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以○采芣遺戍役也文

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

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遣之

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同詩所謂天子

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此華孝子之潔白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於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鄭氏曰昆夷西戎玁狁今匈奴也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其所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其所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其所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其所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其所

也同上此序尤無理○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

亡其辭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

之也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南山

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詳見本篇○崇丘萬

物得極其高大也見○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藁蕭澤及四海也知此

○湛露天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應說淺妄類如此云

○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序全○六月宣王北伐也此

得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

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

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藁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形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發則無禮儀矣小雅盡發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字自南陵以
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陵
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從證毛
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
魚麗一節之私故論於此云先生初解二成康既沒
千夷屬而小雅盡發矣蓋其入亡其政息雖鐘鼓晉絃之聲
未發然其失不率則無所施之所謂發也宣王中興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詳記其所
由發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序謹微以下
非詩本意

○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州
多不可考

因以箴之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孔氏曰物有不圓者規之○庭燎美宣王也

鳴謨宣王也鄭氏曰此詩其
帥傳所作也○祈父刺宣王也

○黃
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

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凡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
暴注曰設盛食以落之東萊呂氏曰斯干無

羊皆宣王六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
息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掩之乎故復取此
一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有美無刺大雅言○無羊宣
大夫者出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也之賢君也

王考也鄭氏曰厲王時牧人之職發王始興而復
之至成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
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惟言牛羊者馬豕
之所用者少犬豕雞則比牛羊為多故特言牛羊以為美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見
本節
鄭之卒章杜氏謂取武託心以畜力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山名節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也孔氏曰春秋之例天
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
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幽王宮涅官王子○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此序尤無義理歐陽
公別代說已見本篇○小旻大

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不為刺王
而作但兄弟遭

亂畏禍而相戒之詞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此詩
明白

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曰巧言刺幽
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何人斯蘇公刺

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諳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

而絕之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也本云暴辛公作填成
公作號則周古史考云古有填號尚矣周幽王時
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
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周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
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
說尤絕謬譎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曹氏
曰周

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注云寺
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巷咏巷

而職掌末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

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病士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為帶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出則街恤入則靡至則昆言孝子行役而後親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國在京師之東東萊也曰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也陵縣西南 ○四月大夫刺幽王

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然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補傳曰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人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明自是夕篇者偶為志 耳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實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比自不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正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

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之本意也

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

只用似之
二字生說
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獲賢則居父

位矣○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

彼交匪親
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

道自奉養有節焉此序
尤為無理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

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

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
○車臺大夫刺幽王

也褒姒妖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以上一節補並

董氏曰仲孫姑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

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

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見本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意與楚

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上同

○角弓父

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

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

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此序蓋用○采綠

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

怨曠者有所○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隰桑刺

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

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

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

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

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

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

則偏狹之甚無復○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

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

以微薄廢禮焉序說鄭氏曰牛羊豕豕為牲繫養者○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

時○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

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

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

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

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
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識緯始有
赤雀冊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
天之所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
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豪私意雜於其間則是
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
我民聽所謂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
此尔豈必赤雀冊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
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
於其曲折之意有所附錄問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
未盡已論於本篇矣附錄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
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可已
可事又曰文王文王受命只是天下歸之
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
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
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
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文王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

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
經中稱文王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
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未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
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文王受命稱王
而斷震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識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觀
武王於泰誓二篇稱文王文王為文考考至武成而樂望然後稱文
考為文王
則可知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詩此
言上季天任文王十八叙武王皆有
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則謂之
小
明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

是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周
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

干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

篇師傳以為文王之
詩故有大王王季
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為聖也孔氏以
為文王所以得聖止是首章之意耳

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

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又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耳自文王受命以下皆講師之贊說也孔氏曰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

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文王受命也九年大統未集言二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

之作在此九年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於此遂以為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

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又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

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備天子之臺哉王制注昆明也明

室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昆中溫生寒死之中○愚按靈臺本非天子之制周家既有天下以為作於文王豈

之以為天子之制耳不然文王豈受虛名而忘其為實德也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二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謂之說指文王也繼伐詩專言文王以太王王季無伐功所謂

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蓋其大者然而大統未集至武王伐商然後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段氏曰配天樂歌已見於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

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詳相類○愚謂詩中即無后稷配天之意已詳論本篇末矣豈此詩但為尊祖作后稷生於姜

嫄以下皆講師之衍說歟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此與之休若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遂向自生意義不暇尋

繹血脉然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

苟便謂之言但見介介亦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

此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洪尤甚覽者詳之

興與大帥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輩牛羊勿踐履成厥兄弟莫

遠具亦行輩是此兄弟勿字乃與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

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輩為仁及草木

如云酌以大斗以折黃者亦是權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

以為養之之言豈知折字本只

是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

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之失如上篇蓋亦

曰醉酒飽德以下

皆講師附益之辭

○臧賢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

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泣

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假本嘉字然非

為嘉成王也

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

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

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

耳後魯而召穆公凡伯仍叔放也

事則其勤於時之數以戒其盈於事之勤以懲其逸蓋召公

志也黃氏曰雅美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

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後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

季又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陳氏曰公劉之詩相

類一月之詩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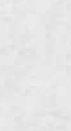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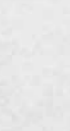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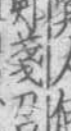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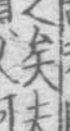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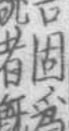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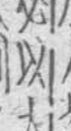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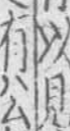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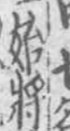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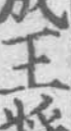
雅之公同如此則齊曰周公師道也故於鷓鴣則曰遺召公

臣道也故於

是詩則曰獻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

德饗有道也



賦勝通日工諫無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督史教誨者
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子彘李氏曰太子靜匿召公家人人
圍之召公曰昔吾職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
王其以我為怒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既脫
太子於難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
彘乃立太子靜為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无王召穆公乃
与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為專宣王不以為疑此非其
才知伊尹者 ○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氏曰凡伯周
也入為王卿士李氏曰畿內之國孔氏曰左傳凡將邢茅昨
祭周公之增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為王朝卿士春秋書天
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也為王臣也思按
民勞板二篇朱子以為切責陳友之辭義歸於刺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
上節下序說云二非詩之本意也

君臣入義无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或謂傷者傷差而己非諫
刺之凡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吊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捲二之

義也大序傷人倫之廢吟詠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性以諷其上傷何妨於諷刺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其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
為亦以自警之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
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
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亦
故之无入臣之礼与其所謂敬威儀謹出話者自相背戾二
也厲王无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為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
令為詩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借擗維仁厚之君有所
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
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無无大海非所以望於既
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
曰謹尔侯度二也又曰曰喪祖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
詩意所指與奧所美實遊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
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
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
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
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則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
厚薄淺深可以不一持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 孔氏曰史
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字者不可以不知也

武公考僖侯之子其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嚴氏曰
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謂其齒四十餘是
也疏以為三
十六年恐誤 ○桑柔為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 稷疏曰丙
伯歲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二命伯來朝丙
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丙伯在焉成王時也
相九年王使魏仲丙伯伐曲沃相王時也此又厲王時蓋世
在王朝賞為卿士故知是歲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序汧丙
伯周同姓杜預云丙丙國在
馮翊臨晉縣西都畿內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
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
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
詩也 此序 附錄 列暴 鄭氏曰仍叔周大夫孔氏曰仍
則稱字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
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
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二篇放此

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卿士尹官氏申國名孔氏曰官
為氏其先嘗為尹官因氏焉曹氏曰以官氏故節南山稱尹
氏太師申伯封於申
戒為疾伯猶召伯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
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
宣王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 ○韓
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 上其曰尹吉甫
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殘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
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鄭氏曰梁山於韓最高大為國之鎮故美大其貌奕奕
然謂之韓奕韓姬姓國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
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左傳曰邢晉應韓
武之穆也侯氏曰幽王以後為晉所併滅 ○江漢尹吉
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名虎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
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
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
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

惟夷仍挑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
辭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彼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常武召穆公
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美言王也有常德以武事因以為戒然召穆公見

篇之意未知其果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

然否然於理亦通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

親行王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

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為王親征宣王憤揮手

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勿執醜虜是 ○瞻卬凡伯刺幽

王大壞也凡伯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春秋魯隱七

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士故版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

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所引春秋者凡伯出稱之不謂與此

為一人也曹氏曰板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十餘年矣

决非一人猶家父也濮氏曰中隔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

年幽王亦在位至十一年周 ○召皇凡伯刺幽王大壞

始滅則凡伯非一人明矣

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凡伯見上閔

周頌清朝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曹氏曰按召誥云成王在豐發宅洛使召公

先相宅則是成王將謀洛之初躬自至豐告

文武之廟然後乃遣召公往卜宅也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

公往營成周則是召公既得吉卜成王復遣周公繼往經營

之也洛邑已成周公乃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

無文子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則是周公欲成王親舉盛禮于

新邑予則整齊百工從周王以行耳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是成王新祭也然則序詩之意

當云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將就新邑祀文王周公乃率諸侯

以從若康誥言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云耳由

是言之則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踐 ○維天之

天子位以治天下皆出漢儒之妄不足信也

命太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蘇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舞者蓋文

象舞之意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

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
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
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舞也曹氏曰說者謂以率擊人曰
劓執劓以舞猶于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然本其功德之所
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
樂以象之謂之象舞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
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成王不能治
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亦
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
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未嘗攝位明矣孔氏曰
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以
成王即政用此禮也
祭而有諸侯之助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愚謂
祢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若祭其人須其德可乎
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乎
若并祭王季頌其子而不頌其父乃預祭
其間亦非所安矣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為
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

考需無有竟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出論以斥之其辨明矣
然讀若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
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
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取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
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
昔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
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負丘則
古者未嘗有此讀亂雅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
薦魚春獻雉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亭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
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
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
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
成以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
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詩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
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
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
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
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

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
據也夫周公制禮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
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山
漢之廟樂亦隨世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能廢顯
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
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
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附錄成命
未能志比郊集議之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
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
序德地傳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
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享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多端有
南此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
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着附錄我將祀文王
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

於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武王既定天

下而巡行守土之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
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方岳
以柴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出議禮失其傳而
謂之封禪非也柴望圖位記天子巡四方先柴又曰播柴於
太壇祭天也郭璞云祭天積柴燒之望祭禮書云設於巡守
之方非常祭也其位茅以卜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
於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片○噫嘻春夏祈穀于上

帝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氏曰二

豐年秋冬報也片○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氏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合者大合諸侯而奏之

也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昊天有成命之篇

也亦以詞意言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

也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

也為周之意耳○思文后稷配天也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文公之為頌曰思

始裸于祖廟之時主人升而合樂歌有誓之詩○潛季及薦魚春獻鮪也

孔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

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陸

從此而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允舊說云此允與江湖通鮪

沮故張衡云玉鮪岫居山允為岫○雖禘太祖也

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

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周祖文王而春秋

相之加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

家說二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

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亨云禘太祖則宜為禘慶於

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譽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

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載見

伯為武王祭文王而徽祖之詩而後通用於它廟耳○載見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始見恐未必然也○有客微

子來見祖廟也曹氏曰微子啓紂之庶兄封於微而

啓為宋公代殺後季氏曰振鷺乃助祭之詩有客乃始也

之詩孔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

○武奏大武也曹氏曰人武武王樂伐紂以除善樂

曰撫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武始而北出至大成後綴以崇終於周道四

達禮樂交通豈止為武功而已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除武王

也○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

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愚謂以詩中

之則篇首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或反是嗣王致戒羣臣

目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之辭而後求群臣之助也

○小茲嗣王求助也此四篇一時之詩存但各以

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載

菱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

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仲春

曹氏曰祭義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

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然千畝之田不可躬自備耕故周立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

掌率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齊盛躬耕之者王
發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畝庶人者甸師所
掌之徒也王一耕之而使甸師之屬耘
耕終之故謂之藉田言借民力成之也 ○良邦秋報社

稷也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意也不過其耕種之勞叙其餉饋之
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洽百禮而
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百室盈婦子寧殺轉壯而以嗣以續
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幽風之
七月小雅之楚茨節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誅其事以
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 ○絲
惟即序以求之拘拘於祈報之語則感發之意微矣

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子尤誤高

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日同周曰繹
商曰彤徐氏曰繹取尋繹前祭之義孔氏曰宣公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以辛巳祭而壬午繹之此所謂
祭之明日也高子不知何人孟軻弟子公孫丑稱高子之言
以問孟子趙岐以為齊人此高子蓋岐是也靈星不知何星
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
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
知高子所言是此否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氏

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詩中無酌字去見酌先 ○相講武類禡也相武志也
也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相講武類禡也相武志也

無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
而講武類禡其志已欲保厥土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
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孔氏曰禡祭造軍法
者其神崇九或曰黃帝禡周
禮作於又或作於古今異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丁也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孔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封

國者四十八古文尚書武成說武王克殷反祀周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
事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祖宗不敢專也曹氏曰因祭日
執冊命之黃氏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妄予下不妄受孔子曰
周有大賚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二篇說
善人是富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見本篇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反一所以旋也今
各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于四岳河海所謂般旋也

孔氏曰武王定天下巡守祭四岳河海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魯頌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亦事實皆無可考

穀之意序 說鑿矣 孔氏曰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

費而為知其孫行父繼之是為季文子自見世卿不絕鄭氏

曰史克魯史也孔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

無故不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君臣發意其行當請

於君若在僖公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

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各見於傳則克於文

公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世其年月不可得

而知也又曰文十八年傳林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

克魯史也又曰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

廣言作頌不指駟頌則四篇皆史克作

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 有駟頌僖公

見若臣有道之意 賢者惟公子季

也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

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

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脩周公之屋宇也序又首句

之謬如此而蘇 氏信之何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 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九十君戴公當宣王時

語為文 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甫宋父

生正考甫是孔子之七世祖也曹氏曰戴公以周宣王二十

一年始立二十九年而幽王為天戎所殺又五年而戴公卒

武公繼之宣公又繼之孟僖子曰正考甫佐戴武宣三命茲

益恭則正考甫時為上卿矣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

師有 商頌 ○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

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 鄭氏曰中宗商王大戊湯之

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元孫也 有桑穀之異懼而信

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 ○玄鳥祀高宗也

氏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
 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已後之詩矣
 有維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亦表顯之號爲高宗
 曹氏曰自中宗至盤庚十世自盤庚至武丁四世小乙時盤
 庚之業復衰小乙崩子武丁立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王氏曰長發序
 維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
 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爲大矣
 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
 生時有慶集之惟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禘
 也虞夏商周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夏之時祭春
 禘夏禘秋嘗冬烝至商春夏互易其名而禘爲春祭故於間
 歲之禘加大以別之周復夏春祭之名曰禘改商夏祭之名
 曰祠故五年之盛祭直曰禘而已張氏曰其祖之所自出則
 也帝嚳
 ○殷武祀高宗也

詩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靜嘉堂文庫所藏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
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
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
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
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



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

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
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
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
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
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
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
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
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
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
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
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
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
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
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
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
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
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
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
朱熹書

詩篇目錄

國風

周南

正風

卷一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正風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襍矣

鷓鴣

邶 變風

二卷 拍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變風

三卷

栢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蠨蛸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變風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變風

四卷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推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鄭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太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弓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墦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變風

五卷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變風

葛藟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變風

六卷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鴉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變風

車鄰

駟騏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變風

七卷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鄆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變風

蟋蟀

候人

鴉鳩

下泉

幽變風

八卷 七月

破斧

鷓鴣

東山

音目

四

狼跋

小雅

九卷

鹿鳴

此下正
小雅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淇露

十卷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此以下
變小雅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十卷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七卷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十一卷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十四卷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十五卷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十六卷

文王

此正大雅

大明

綿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十七卷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此以下變大雅

板

十八卷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丞民

頌
韓奕
瞻印

江漢
召曼

常武

周頌

十九卷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雖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有駟

泮水

十卷
駟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篇目錄

文場取士詩以
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
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攷
求無遺也今以詩攷謹錄諸梓附於集
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
蜚英聲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皆素
定丁卯日長至浚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
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
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
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
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聞
明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
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
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
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
公亶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
吳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
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
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
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

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樂強以為房中之樂而又
雅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
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
而後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
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
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
方之岡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
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鸛鳴鷓鴣之化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
教故繫之召公
附錄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
斯言得之矣 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
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曰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
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割為岐
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狹
促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
案疏
陳少南曰周公召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
以東周公主之然岐東之地東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
國其詩實王者之分也自岐以西召公主之故岐西之地
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而為諸侯之風又曰江漢汝墳為
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故周公為伯得
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周南江漢為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

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為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召
南熊去非詩說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之文又燕禮有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之文儀禮
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
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見於經者蓋止
於此傳詩者四家晁說之論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
王時詩王應麟作詩攷辨以為刺時魯以為勸傷康后與
毛氏以為后妃大姒之德今當據儀禮經文為定飲射燕禮
習以為后妃大姒之德今當據儀禮經文為定飲射燕禮
所引六詩明為房中之樂序所謂經天下而正夫婦者已
得之矣大抵風雅頌被之絃歌多是周公此一時更定或
二南是文王時詩亦未可知又曰集傳謂分岐周故地以
為周公召公之采邑即是陳少南之說後來文集中考何
叔京書與集傳又異必晚年所見而未及更定者也今觀
其書既以公羊分陝之說為可疑又以陳少南分岐之說
為穿鑿無據且其言所分岐西之地狹促亦無此理考之
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不與封禪注曰洛陽謂之周南蓋
陝東之地為洛陽陝西之地為豐鎬周公分陝以東當在
成王留周公治洛之時自此成王復歸豐鎬只是召公輔
政亦可證召公分陝以西之說為無疑後來周公沒君陳
畢公相繼治洛若召公則終始輔政直至康王即位書中

所謂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尤顯然可據且
周公制禮作樂亦當是洛邑功成之後況詩中言江漢汝
墳明在洛之南周南召南不過地名意當時采詩得之於
周之南者為周南得之於召之南者為召南亦如今淮南
河南之類所以至漢
時猶有周南地名也

關關雎 反 鳩在河之洲 窈窕 反 窈 徒了 淑女君子

好逑 音求 興也 關關雎 雄相應之和聲也 雎鳩水鳥一名

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
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
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
之妃 以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 好亦善也逑匹
也毛傳之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興者先言他物以
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爲之
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
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
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故亦若雎鳩之情擊
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康衡曰窈窕淑女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可謂 善說詩矣 附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躡相

且如關雎雎鳩本是興起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
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
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又曰此是興詩興起也
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擊而有別之物若菜是潔而和柔之
物引此起興猶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
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問器遠君舉說關雎如
何曰謂后妃自嫌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
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也如此說了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廣大之意開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慈地無方際如
下而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以及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
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得后妃德盛難言處
又一段已見綱領讀詩內同上王雎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
狀如此問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兩兩相隨不相失然
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擊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
烈女傳所引義合乘居是四箇同居浩又曰毛氏以為擊而有
別擊與至同言其情雖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之
意時舉又曰解詩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 嚴
底便可窮究如關雎只得從他古說道是擊而有別 嚴
曰左傳鄒子五鳩備見詩經鳴鳩氏司馬此詩雎鳩是也祝鳩
氏司從鷓鴣也四牡嘉魚之離是也鳴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

之鴉鳩是也奕鳩氏司寇大明之鷹鳩是也鷓鳩氏司事鷓鳩
 也小斑鳩未宛之鷓鳩與氓食桑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鷓
 巢之鳩非鷓鳩又在五鳩之外也左傳雉作鷓○參初金
 昭十七年杜預云擊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參初金
 初宜荇行孟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
 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銀股上青下白葉紫
 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
 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轉者轉之半轉者
 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此章本
 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
 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
 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嚴氏曰凡菜皆不
 故其愛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齊何獨荇也今池
 州稱荇為苦公鬚蓋細莖亂生有苦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李
 氏曰顏氏家訓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荇菜似專可用為祭祀之
 蔬○參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叶
 反己之參荇菜左右采之莫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叶

之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荇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
 浴之與也十五弦皆然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
 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
 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享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
 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專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此嚴氏曰荇之謂為菜也內則荇菜注云菜也疏云用菜
 云蒙疏雜肉為羹又昏義荇以饋濼釋樂云琴長三尺六寸六
 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
 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
 盡用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
 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
 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
 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者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
 友○愚謂流只是言荇菜順流於水中若菜方流於水中以與
 淑女未得而方求之也及其既采以與淑女方得
 而友之也及其既采以與淑女既得而樂之也

關雎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
 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鳴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

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
 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
 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
 恨然學其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
 得學詩之本矣。康衡曰如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開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下
 以來三代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附錄 讀關雎詩使使人有齊莊中
 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魯問程子云是周
 公作是詩曰也未見得是未之又曰凡言風者皆民
 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
 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
 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加開雎之詩正是
 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騰肺腑一時換了
 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
 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心妙處若云周
 公所作則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
 差官定樂章相似都無此子自然發見底意思亦何
 以致移風易俗之
 効耶 答 諸 善 友

葛之覃兮施以岐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

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

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

而有黃鳥鳴於其上陸氏曰黃鳥幽州稱黃鸝齊人謂之

也後凡言賦者放此搏音團黍一名倉庚一名鶯黃一名

楚雀或稱黃栗留常以桑椹熟時來在桑間○葛之覃兮施

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魚廢是獲胡郭為絺取知為

綌去逆反叶服之無斃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

給去略反綌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

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

也棄綌毛氏曰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絃緹鄉之內子大

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

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斃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

后妃以驕奢禍其族者皆一厭心為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

詩書一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

汚我私溥反 我衣害反 溥害反 歸寧反 父

母反 莫後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溥猶少也汚煩也衣禮也

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飾給之服矣此章遂告

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辨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

其未辨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毛氏曰古者女師

容歸功孔氏曰昏禮注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敬又者為姆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釋文煩猶猶接

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鄭氏曰衣謂禕衣以下至緣音豕衣

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

采采卷上耳不盈頃音 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也

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如以

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

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耳與焉單同是賦體又以略不相同蓋焉單直叙其所嘗經歷

之事卷耳則是托言也曰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自

如此則亦是賦體也時舉毛氏曰泉耳亦云胡泉或曰苓

如白華細草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瑞或謂耳

草即蒼耳愚謂蒼耳樹高一尺不叢蔓生○步彼崔

子有蔓似與疏別故今集傳不謂蒼耳也○步彼崔

五回 我馬虺反 隤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

懷叶 胡隈反 賦也既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

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

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

為念侯大夫皆以金罍以梓大 石○陟彼高岡我馬

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反 觥古 黃反 維以不永傷賦也

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

一角青色重耳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詩說賦大七升李氏曰古者宴享之禮必有兕觥左成十四年
衛侯享苦成叔審惠子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故知享有兕觥
也昭元年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曰小國
顛子知免於戾矣故知燕有兕觥也東萊引先生初解云周禮
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故者但謂
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陟彼烝
矣我
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賦也石山戴士曰烝
瘠馬病不能進也痛

卷耳四章章四句

朝會征伐之時姜里拘幽
之日而作興然不可考矣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
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

南有樛

木葛藟

樂只

君子

之樂只

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葛藟類樂猶繫也只
履祿綏定也○后妃能遠下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
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樂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附錄

問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
后妃若作文王恐上六隔越其其所說詩傳蓋皆推尋其脉

埋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
泥着其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可學
流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藟之類也陸機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
葉文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愚謂此詩豈后妃所以稱頌
文王之詩乎后妃偶見南有樛木為葛藟之所累因以稱頌
王曰維此樂易之君子則為福履之所綏矣味樂只之辭文王
雍雍在宮之氣象亦諳然可見且承前篇
朱子以為后妃自作思念文王之意也 ○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 ○南有樛木葛
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樂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

詵詵

宜爾子孫振振

音兮

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計九子詵詵和集貌爾
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
子孫衆多故眾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
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子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
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子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

梓氏五切
整尺五切

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皆類
此間螽斯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此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
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
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謂數篇賦比與皆已備矣自此推之
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則是春秋所書之螽切
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
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螽斯孔氏曰
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名也螽斯月斯螽文
雖顛倒其實一也陸氏曰幽州謂春箕即春黍蝗類呂氏曰螽
斯始化其羽說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竟然有聲既飛
復然羽指指然而聚歐陽氏曰振振羣行貌
繩繩齊一貌螽斯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也○螽斯羽薨薨
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此也薨薨羣飛○螽斯羽揖揖側
反兮宜爾子孫摯摯直立兮此也指指會聚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於驕灼灼其華芳無呼之子于歸宜其室
家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不名華紅實曰食夭夭少好之貌

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
時也宜若和順之意室謂夫婿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
起興而數其女子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嚴氏
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嚴氏
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曹氏曰灼灼鮮明貌○桃之
夭夭有黃浮雲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黃實之
室家嚴氏曰黃大也墳為大防蔽故為大鼓有○桃之
也須其首用宏茲黃同音之字皆訓大義
夭夭其葉蓁蓁側巾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
一家之東萊呂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
人也且以此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
非有他義蓋餘興未
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置子糾反又子椽之丁丁陟耕剋剋武夫公侯
于城與中肅肅整飭貌置置也丁丁椽杙聲也剋剋武貌于

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
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作賦者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
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可學
丁叔伐於栗之聲孔氏曰打敵如盾防守如城先生初解文王
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末稱王之一
皆追王後所作爾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剋剋武夫
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達九達之道。仇與逵同。康衡引
干城而已。數美之。○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
無已也。下章放此。○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
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

兔置三章章四句
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二數人春秋所載諸侯賢大
夫亦不過國有三數人今說詩者泥於序文莫不好
德賢人衆多之說因以謂周南舉國皆賢下至兔置
之人皆負方召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才又近誣矣又
詩木義曰捕兔之人布網道路林木之下肅肅嚴整
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武夫守禦剋剋勇

采采芣苢音苢以薄言采叶此之采采芣苢音苢有
力外可扞其民內可為公侯好匹忠信又可倚為
腹心以見周南之君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已之賦也。采音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
反之得之也。○化行俗美。象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
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
為陵馬陸氏曰。幽州謂牛舌
草。孔氏曰。江東謂蝦蟆衣。
采采芣苢音苢以薄言掇叶此之采采芣苢音苢薄
衣貯之而投其
繼於帶間也

采采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叶于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叶甫思與而比也上疎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
俗其女野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潛行也
水出承康車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之海永長也方將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
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
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附錄周南漢廣故墳諸詩皆是說婦人
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
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
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
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問漢之廣矣至不可方思此
是與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
說如奕奕寢廟至遇大獲之上六句亦只與出他人有心子
村度之兩句賀孫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曰然
西方亦有孔氏曰傳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息字
攢攢攢賀孫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中為韻二字俱
作思郭氏曰思語辭或用之末句如此詩或用之首句如思齊
大任冰水底行嚴氏曰孫炎云方水中為隱筏編竹曰筏小曰
得得亦作汭又曰喬棟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
不可冰江求不可方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意不
作作
○翹翹反錯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冰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與而
○翹翹錯新言刈其萋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冰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艾青白也長數寸生陸氏曰萋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水澤中駒馬之小者食之香而脆美葉又可蒸為茹釋文
曰馬二歲曰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未見君子惄反如調張
反飢賦也傳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穎州入海墳大
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
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其澤者却有意思大雅
六防也東萊呂氏曰爾雅曰汝為墳又曰汝有墳重氏曰謂大
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墳郭璞引傳汝墳以證爾雅
晉世學詩猶為墳也嚴氏曰汝水周南之水程子曰君子
從役於外婦人為撫薪之事嚴氏曰親伐薪則無人之妻
彼汝墳伐其條肄反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
曰肄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肄則雖年矣
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
廣而薄少力細鱗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
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其燬近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
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
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
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其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
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
其所以相告語者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
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愚按此章說者皆
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就魴魚頰尾上說

婦人閱其夫行役之勞王室如燬以下說婦人勉其夫以正恐
不但以小序說詩反成以詩說小序此先生去小序而未盡也
篇謂詩人自說魴魚頰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頰
尾矣王室則如燬矣頰與燬二字相應又曰難則如燬而文子
之為我父母則其甚也豈婦人見其夫之歸而相與慰勞之辭
乎詩意不過如此魴魚頰尾何預行役之勞事而必欲強解以
求合序可乎魴魚尾本赤不必言勞而後赤按李氏引說文及
字林皆曰魴赤尾魚又引晉安海物記曰魴魚尾赤今魴魚尾
赤鬣以鬣且曰觀此數
說其實言尾本赤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
麟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
嗟麟兮與也麟鬣身
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
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麟之言是乃麟也何必
麟身牛尾而馬蹄然
○麟之定
都使振振公姓于嗟麟
後為王者之瑞也
○麟之角
叶盧振
今與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
不與也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振公族于嗟麟兮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

之趾下文便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

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木之問麟

比即此便是麟趾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

便是麟虞木之

集傳嚴氏曰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魯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

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可貴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

三章曰角自下

而至於上也

麟之趾三章章二句序以為開雖

周南之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開雖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蟋蟀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之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若宮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

召南一之二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

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說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五嫁反叶之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具巢最為完固鳩性

魚據反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

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

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

家之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

之也此詩之意猶時舉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鸛鳴

周南之有鸛鳴也

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

為物其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時季

二月鵲始巢鄭氏曰冬至架之春乃成嚴氏曰開戶向太一背
太歲孔氏曰鳩鳩結翰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
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其巢多在屋瓦
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巢
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去容有鳩來窺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
居未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呂氏曰但取鳩不自巢居鵲之
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張氏曰惟其
能靜專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興也方有

也黃氏曰將只是○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

將其厚意之將百兩成之興也盈滿也謂眾媵姓

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
家也三章曰盈鳩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眾多而滿其室家
也又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御輪之幣必百兩也二
章曰將夫人初嫁所將幣帛必百兩也三章曰成御以百兩送
以百兩宜其室家而婦道成也一節深一節自有次序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賦也于止反也

繫白蒿也沼池也止諸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
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知其所以美之也或曰芣
所以生芣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人恐未必親為之曰詩人目是如此說德明時舉問采芣只作
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
是女工采芣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

為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時幸

生可煮香美又可蒸及秋名高孔氏曰高非水菜謂於其傍采
之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

澗宮廟也或曰即記○被皮寄之僮僮同音夙夜在公賦也山

所謂公桑蠶室也被反之僮僮同音夙夜在公賦也山

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

賦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夙也夙夜在公賦也山

鬻第嚴氏曰天官六服祿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國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先生初解公所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疊山謝氏曰公齊廬之類

采芣二章章四句

嘒嘒於遙草蟲躍躍託歷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政反

賦也嘒嘒聲也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躍躍躍貌阜螽螽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觀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陸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賦也初生無葉時可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方反亦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

人叙其事
以美之也
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二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李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萍菜小者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漂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茹豈有不可茹之漂而乃用以供祭祀乎陸氏曰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莖大如筋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二者皆可食熟煮按去腥氣米麩

糝蒸為茹佳美荆揚飢荒可充食
○于以盛成之維筐及

管反居呂
于以湘之維錡
反宜錡
及釜
符甫反○賦也方曰管圓曰釜湘烹也蓋

粗熟而淹以為酒也錡金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五反後誰其尸之有齊
側皆李

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

豆實以蘋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用蘋藻即所謂采蘋采藻也教於宗室即所謂宗室牖下也詩言教成之祭主之者何人乃有齊敬之季女也王氏以為女既嫁然既嫁為大夫妻

安得稱女則知季女乃未嫁之女也
鄭氏蘇黃門皆此說李氏本之謾備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非貴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蒲曷反○賦也蔽

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差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寐反召

言伯云釋文曰召伯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
伯所憩
起例反○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

伯所憩
勿伐而巳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故此○蔽芾

甘棠勿剪勿拜
叶變
召伯所說
始說反○賦也拜屈說

而
郭氏曰甘棠今之杜梨山陰陸氏曰赤棠與白棠同耳俗語謂如杜是也黃氏曰切意山詩作於武王之時在文王時

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一南皆文王詩也又曰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宜持不可斬伐但

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
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二句

厭於葉反 浥於反 行露豈不夙夜叶羊 謂行多露厭也

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傳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
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活
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
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誰謂雀無角 誰謂雀無角叶盧 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叶音 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興也 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
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女於我豈有求為室家
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女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
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 何以穿我

墉誰謂女無家叶音 何以速我訟叶祥 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興也 牙壯齒也墉墉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
楊氏曰鼠有齒而無牙嚴氏曰召南之國有男浸凌女女不從
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
雀有牙音書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誰
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
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誰謂鼠無牙何以能穿我墉也然
鼠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速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
無牙男子乃是侵凌實無室家之事惟召公明決故因男子雖
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
汝為夫。○愚謂室家不足是終不與成夫婦亦不汝從
婦也。○是終不從汝室家不足是終不成夫婦之意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叶音 素絲五紵徒何反 退食自公於危反 委蛇

音移叶 委蛇賦也 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
唐何反 委蛇服素白也 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
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
文王之政在伯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

得如... 此也... 氏曰... 蓋傲古制... 連屬兩皮... 白之服中... 退可度委... 趨非躁則... 氏統絨總... 謂之絨台... 一謂之總... 蛇自公退食... 素絲五緘... 素絲五緘... 委蛇委蛇... 退食自... 公... 素絲五緘... 委蛇委蛇... 退食自... 殷隱其靈在南山之陽何斯達斯莫敢或違振振

羔羊三章章四句

君子歸哉歸哉... 何斯達斯莫或違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 何斯達斯莫敢違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何斯達斯莫或違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逾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士
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
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標有梅其實三
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叶疏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
簪反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賦
○標有梅頃筐既 詩器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 賦
聖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 問標有梅一詩何以得入
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
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可事問標有梅詩固是出於
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
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文辭又曰向見東萊麗
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
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 案疏 ○一說黃氏
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木之 曰迨其吉言
以為衆士之求我必擇吉士以從之迨其今兮以為當其時也
迨其謂之以為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
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歐陽公曰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
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詩人引梅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
言召南之人願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於
庶士以相婚姻也吉宜也求其相宜者今者時也及及時也謂

相語也這媒妁相語以求之也○愚按此二說雖非文公說亦
未必果得詩人本意第黃意甚善亦可以少抑深閨讀詩之女
慈動情勝之心歐公之意乃為人
父母之責也故并纂之以備覽焉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嘒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日時也肅肅齊

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好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
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以言其所
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 案疏 ○
夫人之惠而不敢致 鄭氏曰毛謂三心五噶音 蜀即柳
然於來往之勤也 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口 又心以
三月見東噶以正月見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 明矣○
案按彙傳但謂三五言其稀嚴氏亦謂衆無名之小星 况三非
特心柳本非五 也 ○嘒彼小星維參 所林 與昂 叶九
不必指心柳也 反 莫命不猶 興也參昂西方一宿之

宵征抱衾與綯 直留 莫命不猶 名衾被也綯禱也興

亦取與昂與調一
字相應猶亦同也
參昂比小
星參也昂六星二星皆西方宿鄭氏曰

小星二章章五句

必好義者也
呂氏曰夫人無姑息之行而賤
妾安於其命所謂上死而下

江有汜

音祀反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有反○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
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左右
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特年於國而
媵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如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仰之
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
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也但言詩不必信序
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便見得不與反去之意安
得勤而無怨之意器之
爾雅云凡水之流從東謂之媵春秋書齊人
來媵晉人來媵公羊曰謂媵一娶九女也
○江有渚之子歸

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
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以也
○江有沱
徒何反
之子歸不我過
音不我過其嘯也歌也
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聲口出聲以
舒憤滿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而樂矣
爾雅云水自河
出為澗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別為小水之名禹貢荆
梁皆有沱潛者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江有汜二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
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媵
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麇
與春反
白茅包
音反
之有女懷春
吉士誘

興也麇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
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
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麇而誘懷春之女也
爾雅云白茅包謂
懷思也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
物之情令婦人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婚姻者謂之懷春此
詩言野有死麇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吉
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貢之

言故本善良 ○林有樸反 樸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徒
何乃如此 ○林有樸反 樸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徒
反 東有女如玉興也 樸音速 野有死鹿白茅純徒
日賦也言以樸嫩藉死鹿東嚴氏曰樸嫩可新死鹿可食
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嚴氏曰樸嫩可新死鹿可食
况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而嚴氏曰樸嫩可新死鹿可食
誘之乎毛氏曰玉德如玉也 ○舒而脫脫反 兮無感我
忱始貌 兮無使尤美邦 也反 兮無感我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忱毋驚
我之犬以其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暴疏孔氏曰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忱注紛紛拭
有舒闊之意脫脫不但為舒緩有脫去之意與昆夷駘矣義同
彼從馬此從肉以言也首章云吉士誘之是言其相聚而以
言挑誘之也至此則述其拒之之辭使之舒闊脫脫然而去莫
留此以動我身之忱拒之使遠其身也莫留此以驚我家之犬
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以見其凜然不可犯之意矣

野有死麇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與容反 矣唐棣徒帝 之華芳無胡 曷不肅難
王姬之車斤於尺奢一反 ○與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
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不敢挾貴以驕其夫
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
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
文王太姒之教父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
而不衰亦可見矣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
只得恁地就他說必一說嚴氏謂陸璣以唐棣為菓李即
要分正變也難考據七月之菓璣又謂一名爵李本草有
菓李仁亦一名爵李未與移同否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王也
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可知孰何彼穠矣此詩義疑
是○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故兩存之東遷之初
王室猶未衰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平公之
類文作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為王室衰
弱之證黃氏曰春秋莊九年夏書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
○暴疏黃氏曰春秋莊九年夏書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
於外冬書王姬歸于齊莊九年即莊王四年故

以平王為東遷之王然春秋所書王姬與齊襄公之淫僻何足
美詩自周太師所編經吾夫子手豈若是失倫哉○愚謂以為
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其協而黃氏所謂齊襄淫僻何足
美不足為感蓋此詩特自其婚姻之初時美之也然以東周之
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
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區區修補不免簡
編錯雜之患耶是未可知也然則此說只當○其釣維何維
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與也伊亦維也
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與也伊亦維也
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犯反百加于音呼嗟乎騶虞音虞

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蕭也亦名葦發發矢犯犯豕也一發五犯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彼茁者達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壹發五縱反于嗟乎騶虞音虞

騶虞詩仁在發之前使庶類蕃植者仁也一發五犯者義也人解又曰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犯義也與李氏葦之未秀者嚴氏曰葭葦章又名華一物四名鮮見七月○一說毛氏曰虞人翼五犯以待發孔氏曰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手最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困名虞者困之司獸也若依毛鄭解豈有上句方叙文王田獵發矢射犯下直嘆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矣本義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嘆虞人之得禮○愚按歐公說集傳已略載在詩序下故纂以備覽焉或曰以于嗟麟兮證之則騶虞自不當為獸名愚謂于嗟麟兮自嘆麟于嗟乎騶虞自嘆虞官義自不相妨也

騶虞二章章二句

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又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詩卷第一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愚按
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
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
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
其國也其詞雖不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
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俾之而
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聞
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
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
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
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
者后夫人之所調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
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
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
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
於委巷莫不誦吟調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卷第二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邶一之二

邶邶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
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

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
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
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
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
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
所謂般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
今懷衛瀘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
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
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二國皆為變風焉附
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
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
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去為變風又多是淫亂之

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

慕疏程氏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鄰也大雅

經萬化之原閔雖鶴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莊席單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鄘世次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閔雖為首者后妃之賢能佐文王之化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拍舟為首者莊姜雖賢莊公暴慢狂蕩使妾上僭而正嫡失位處夫婦人倫之變者莫先乎此次邶拍舟者處子母之變也然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處子母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後故莊姜處之難此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

汎芳切 **彼拍舟亦汎其流耿耿**反古幸 **不寐如有隱憂**

徵我無酒以教反五羔 **以遊**比也汎流貌拍木名耿耿小

為無酒可以教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

附錄問汎彼拍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閔雖處在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拍舟下

慕疏嚴氏曰詩有拍舟松舟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時幸

慕疏揚舟皆言舟義不在於拍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拍舟在於彼中河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反如預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朔逢彼**

之怒賦也鑿鏡如度據依憑告也。言我心既非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

其怒能歐陽氏曰鑿影在內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谷善惡嚴氏曰柔則茹之為吞物之意鑿可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棣棣富而開習之貌選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

憂心悄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愠于群小反古豆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

避亦反

有標

符小反

○賦也

悄悄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憂

標

孔氏曰寤覺之中

○日居月諸胡迭

待結

而微

反

心之憂夫如匪

管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諸

語辭迭更微也匪管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

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眾妾當卑

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

煩冤憤耗如衣不澣之衣恨其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拍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晏辨賦比興之體曰賦

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細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

甚處如拍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辭氣忠厚惻怛怨

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

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

父弟之不得於其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

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之歷九州而相其君若

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謂詩可以興

古人言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二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

觀矣闕在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

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

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憂

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

又分外好木之拍舟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詩說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

哀樂發而皆

中節更木之

○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

○愚按嚴氏曰劉向列女傳以

拍舟五章章六句

此拍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

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拍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則非婦人之詩矣愚謂此詩辭氣誠為卑弱而末

云不能奮飛尤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是猶有可去之義也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

矣故曰不能奮飛味不能之辭則是非不欲去是欲

去而不能耳况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鄘柏舟

皆首婦人亦是一證孔

叢子之說恐不足為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曷維其已

此也綠蒼勝

黃之間色黃

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

所也已止也○莊公感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靜嘉堂

文庫

所藏

卷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綠衣黃裳以比賤妾尊顯而正
詩 頃侯曾孫孔氏曰諸侯

夫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鞠衣黃裳展衣白

之私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

何時能止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
○綠

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

兮絲兮女 音所治平兮我思古人俾無訖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說過也言

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

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
○緜兮緜兮 本絲也乃故染治

以為綠既已為綠豈復可為衣而加
○緜兮緜兮 七西

黃之上乎譬既為妾不可借嫡也
○緜兮緜兮 七西

其以風 叶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
○緜兮緜兮 二句曰言古人實獲我心

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緜兮緜兮 二句曰言古人實獲我心

與我合口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

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亦

伯
○緜兮緜兮 妾之分其辨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

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瞻瞻弗及泣涕如雨 差也燕也謂之燕者重言之也

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

齊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燕 氏曰歸歸宗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

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

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

燕于飛頡 戶結之頡 戶郎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
○燕燕于

飛下上 反時掌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叶尼 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仲氏任而今

只紙音其心塞淵均反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凶肉反寡人賦也仲氏戴婚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

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婚之賢如此

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揚氏曰州吁

之暴袒公之死戴婚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

致也而戴婚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温且惠矣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之未

章這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

得這人着義剛或問燕卒章戴婚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

姜以思之可見温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

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辭氣温和理解義精密

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肇修

人紀至茲惟艱哉深誦嘆之惟豐時幸說此詩前三章但見莊

姜拳於戴婚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姜於戴婚非是情愛之

私由其有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

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婚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

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

性之正也先生頷之時幸

仁去就更相警戒各欲自靖自

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曰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

或云以古道相勸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

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又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

以古道相勸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

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冒覆○日居月諸出

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曰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

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邪

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

悼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兮

嚴氏曰此

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愚謂此篇莊姜分母人之至情也休循也言不循義理也○明是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報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意姜以日月比公以下土自比若曰日月則照臨下土公胡不以古道與我相處也後二章則以日月比公而以東方自此詩雖賦體恐亦兼比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葉音謹反許約浪笑教反五報中心
是悼也○莊公之為人在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

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終風且霾○終風且曠
葉音惠反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葉音思反
不日有曠曠言不寐願言則嚏
葉音嚏反
其雷嗚嗚言不寐願言則懷
葉音懷反
○曠曠其陰虺虺
葉音虺反

董氏曰韓詩作墮其陰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

吐當踊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叶戶郎反。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

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主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曾氏曰。想言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嚴氏曰。從孫子仲平陳

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毛氏曰。孫子仲公孫文仲。孔氏曰。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

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死生契闊

音吁嗟闊兮不我活

音吁嗟洵兮不我

信人反兮

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君之怨於鄭以求能於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士弊品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

蔡代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見殺今詩言南行者伐鄭也乎陳與宋者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其後兵出未嘗敗

此是詩蓋士卒將行與室家訣別之辭預憂其不我以歸恐於彼居處於彼喪馬若來求我則于林下因念初婚盟誓今不得

遂其相契相生之志不得伸其偕老之願也死生契闊只是死生聚散契則相聚闊則相離末章于嗟闊兮恐不得相聚也不

我估兮恐不得相生也

擊鼓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叶尼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反於母氏劬勞

叶音僚。此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夫天少好貌，幼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眾子，幼而育之，其幼勞其矣。本其始而終，言以起自責之端也。○樂養萬物，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長則風之為力多矣。與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天言幼勞。○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才，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聖賢操曰：臣罪當誅，乃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後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

但以其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婉詞幾。○覲。胡顯。反。華板。課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故此。○覲。胡顯。反。華板。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覲。胡顯。反。華板。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嚴氏曰：禮弓華而明，貌也。覲，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孔氏曰：言黃鳥有覲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與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以悅吾母，故昔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愚謂：覲，嚴氏孔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氏之說與集傳相殊。然集傳與蘇說合，或曰：黃鳥即黃鸝，在喬木幽谷，好音一也。曷嘗有意於悅人，其音清和流轉，能使人樂之。曾氏之說，有補於集傳，嚴氏孔氏於覲二字有據，并存之。

凱風四章章四句。○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反。雄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闐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反。雄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闐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

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愚謂自語伊阻蓋自○雄雉于飛傷婦人不得從軍也

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

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歸者此婦人之閱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

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戶郎不伎反之岐不求何用不臧○言凡尔君

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愚謂此

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慮其善處而得全也○亦發乎

義止乎禮○亦發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此也匏

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此刺淫

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若當量其深淺○此刺淫

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此刺淫

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經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豕

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嚴氏曰

謂由帶以上也孫炎曰衣涉濡禪也爾雅邢昺疏云以衣涉水

為屬者此衣謂禪也言水深至於禪以上者而○有瀟

涉度之名屬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有瀟

流之○有瀟反以雉鳴求其○有瀟

牡○有瀟比也○有瀟水滿兒○有瀟鳴雉求其○有瀟

不度○有瀟禮義非其配○有瀟耦而犯禮○有瀟以相求也○有瀟

有苦○有瀟亦詩之○有瀟體也夫詩之○有瀟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

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有瀟

音苦其甘如齊齊禮宴爾新昏如兄弟待禮反也

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

我乃不遠而甚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其苦反甘如

厚之茶東萊呂氏曰韓愈遣瘡云白石為明鏡蓋以鐵為門

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曾以母逝我梁母發我苟

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胡口反也此也涇渭二水名涇

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嶺山至同州馮

魚者也關谷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

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

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繫

我之憂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

水一石其泥數斗滿出西征賦清渭濁涇東萊呂氏曰詩人多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

有伺亡匪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音匍匐

與也方擗舟船也潛行曰冰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

之深則方舟淺則冰遊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

不我能愔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

昔育恐育鞠居六及爾顛覆芳服

既生既育比予千毒賦也痛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

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

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

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
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查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李氏曰此章之末正谷風所謂將恐將
○我有旨蓄
反亦以御
反魚呂
夕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
音有漬
戶對
既詒我肄
反羊至
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許器反○興
御當也洗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墜息也○又言我之所以畜聚
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
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使使我樂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
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潰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
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
君予之時接札之厚慈之深也
○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
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
○其勇如水涌水之
潰者其勢橫暴而四
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露也式微猶也
式微猶衰也

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
而無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
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君非以
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見得有
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郵之意未之
上黨壘關縣有黎亭是也鄭氏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
寄於衛衛與之黎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
黎氏地則狄侵黎舊矣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多曰越在草莽
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
患相救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
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
德齊者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為最切
○式微式微胡不
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
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
說黎之臣子自言又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

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堯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
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較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其優也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天子呼同姓諸侯為
柔而不迫也伯父叔父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臣子相呼
亦當曰叔伯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父也必
親而尊之也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必他故也○因上章何多
有以也日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必他故也○因上章何多
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狐裘蒙戎匪車
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賦也大夫狐裘蒙戎亂兒言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賦也○又自言客久而喪弊矣
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
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
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瑱
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瑱
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叔兮伯兮由救如充耳黃
賦也瑱細毫末也流離漂散也藋多突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
人恒多突○言黎之君臣流離瑱瑱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臣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
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黃

日淇與詩充耳瑱瑱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陳氏曰黎蓋衛附庸也故式微旄丘一詩

黎臣所作而得為衛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且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

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
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
其言如此若自○固時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
譽而實自朝也○固時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
為賢然以聖賢出勳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
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
賢者而為此則自○東萊呂氏曰鄭康成據公羊傳以乃舞
不得志耳時季○為千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乃
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大以仲遂之喪於一舞之中去其有聲
者故去籥焉文武二舞俱大以仲遂之喪於一舞之中去其有聲
言之失經意矣若乃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
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
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碩人侯侯
疑矩公庭萬舞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也。賦也。碩大也。侯侯大貌。今之則辭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程氏曰：有力如虎，才也。執之無所不備，亦一章之意也。

美○左手執籥餘若右手秉翟自角反赫如渥於

反赭音者叶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蓋如節而六孔或曰三孔。程氏曰：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

亦玩世不恭之意也。○燕禮樂賓升歌，獻工篇曰：工歌既獻，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辨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山有榛，側中。隰有苓，零音。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葉苦苣，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許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於官碩人之詞，其詞甚微，而實誠備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愚按：集傳以此詩為仕伶官者作，故指西方美人為伶官之賢者。東萊云：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姑備一說。

簡兮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二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其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養其德者。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鍾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周景王鐘成於人，言縣管語，伶蕭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琴瑟，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嶠嶠之嶺，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季氏曰：周景王時有伶州鳩，曾出其官。伶官者，賤耶。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耳今以賢人為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
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言其生不遇時
屈於賤役也黃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
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為賢之耻而
實衛之耻

愆 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叶新

變 力轉 彼諸姬聊與之謀 叶謨 愆反 ○ 興也 愆泉始出之

也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

貌諸姬謂姪婦也 ○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此詩言愆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

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

也 送孔氏曰地衛之國境地相連故坤云亦流于淇鄘云

送子淇淇竹竿淇水在右有狐 ○ 出宿于汭 反 子禮 飲餞

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與 ○ 父母兄弟 反 待禮 問我諾

于禰 乃禮 女子有行遠 反 于乃 父母兄弟 反 待禮 問我諾

姑遂及伯姊 有祖道之祭祭畢願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

也 稱亦物名皆自冀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

也 ○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

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云亦鄭氏

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曰佛彌父母之國地名毛氏曰 ○ 出宿于汭 反 子禮 飲餞于

父之姊妹稱姑已之姊稱伯姊 ○ 出宿于汭 反 子禮 飲餞于

言載脂載膏 胡晴反 叶還 旋車言邁邁 反 市專 臻于衛 此

本與邁害 不瑕有售 賦也 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

叶今讀設 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核來之車也邁疾臻至

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核來之車也邁疾臻至

也 義理乎疑之而 釋文曰 奉車軸頭金叢氏曰 載脂謂先以

乃設牽於車其用 脂塗奉其用在脂故曰 載脂載膏謂塗畢

在牽故曰 載牽 ○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叶它 思須與

漕 叶但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 肥泉水名

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 既不敢歸然其思衛 須臾也 肥

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注云 安得出

以寫其憂否曰 夫人之憂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時

奉
泉以起興而謀之於諸姬也。愚按此篇衛女思歸之詩一章托
之地既遠父母兄弟今父母又終但欲歸以問諸姑伯姊之安
耳三章遂欲效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脂牽歸衛第未
知果不瑕疵乎抑亦有害於義理也。此正謀諸姬之語四章既
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臾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出遊
以寫其憂而已終能以禮自防不復為衛之歸此所謂發乎情
止乎禮義者也。此詩嚴氏與集傳同而
小異愚又小異嚴氏以廣集傳之旨

泉水四章章八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
叶眉
憂也。憂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寡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
附錄
北門詩只作賦詩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可幸北門詩只是

已焉哉

叶將其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也北門皆

且貧莫知我艱
其矩
入自外室人交徧適
竹棘反
我己焉哉天實為之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入自外室人
叶都
敦反
敦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交徧推
反徧回
交徧推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己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敦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交徧推
反徧回
交徧推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己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敦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交徧推
反徧回
交徧推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己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敦我入自外室人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謂之何哉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王事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王事敦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
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饋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
而安之無慰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

于付

雪其雱

反

惠而好

呼報反

我攜

手同行

即反

其虛其邪

下同

既亟只

音紙

且

同

此也

北風寒涼之風也

寒氣也

雱雪盛也

惠愛行去也

虛實危邪

言北風兩雪以比國家危

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

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

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為去計是欲留者

其本心決去者

○北風其喑

音皆叶

雨雪其雱

反

惠

其不得已也

○北風其喑

音皆叶

雨雪其雱

反

惠

而好我攜手同歸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喑疾聲也

雱雪分散之

狀歸者去而

不反之辭也

也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皆不祥

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

者也同車則貴者必去矣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鳴黑也皆不祥

時凡所見者無非不

好底景象也時幸

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

章同行一章同歸二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也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皆不祥

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

者也同車則貴者必去矣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鳴黑也皆不祥

時凡所見者無非不

好底景象也時幸

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

章同行一章同歸二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也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皆不祥

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

者也同車則貴者必去矣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鳴黑也皆不祥

時凡所見者無非不

好底景象也時幸

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

章同行一章同歸二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也

○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皆不祥

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

者也同車則貴者必去矣

其邪既亟只且

此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鳴黑也皆不祥

時凡所見者無非不

好底景象也時幸

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

章同行一章同歸二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

赤朱

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

搔

反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直知

躡

直誅反

賦也靜者聞雅之意

姝美色也城隅幽僻

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

躡猶躡躡也此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會之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詩也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首跣

謂之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不足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德音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德音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德音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德音

附錄

問靜女篇注以為淫奔期

會之詩以靜為聞雅之意

反

蘇刀

首跣

反

蘇刀

首跣

首跣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反徒冬管

○彤管有煒
反于鬼說音悻亦女美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反與異

○自牧歸美
反與異

○洵美且異
反與異

○新臺有泚
反此礼

○河水瀼瀼
反莫途

○燕婉之求
反渠音

○不鮮
反斯陵反叶想止反

○新臺有洒
反七罪反叶

○河水浼浼
反每罪反叶

○燕婉之求
反渠音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魚
反李氏曰酒鮮潔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慕疏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君有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為太子建娶于秦費无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取之唐明皇為壽王取揚妃聞其美色更為壽王別取自納為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及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

反

其景

兩反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以兩反。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戀於公公。公及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

其逝

此字本與害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水此則見其不

歸而疑之也

身遠書讀其父以不慈之名

子順親之

賦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心雖不可瑕也。二子愛父之道則未為盡善。使其父萬世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誰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義。○愚謂不瑕有害與泉水義同。而小異。彼為問辭。此則謂雖不可瑕。疵而亦不能不害於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

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

相殺。兄弟相

戮。亦獨何哉。

附錄

問此篇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

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以取之

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傷

父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

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庸幸先生因

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

觀之。則人生自有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秉彝。不係氣類。素

邶十九篇七十一章二百六十三句

詩卷第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靜嘉堂文庫所藏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髦也 徒坎 彼兩髦 音實 維我儀 叶

河之死矢靡他 反湯何 母也天 反鐵 只 音紙 不諒人只

與也中河中於河也髦髮垂貌兩髦者鬋髮夾凶子事父母之

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其伯也我共姜自我儀匹之至矢

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信說以為備世子共伯蚤死其

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

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是獨母

在或耳 曹氏曰齊地西北以河為界而衛居河之西嚴氏曰

父意耳 紂都河北鄘在紂都之南近河故言中河以土風

所見也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髦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

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又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髻音朵兒

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并衡并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長
下以統懸瑱瑒之言加也玉加於并而為飾也委委作也
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
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
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
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首為之飾編音周列他髮為之假作紛音計形加於首上追
云追衡并注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飾之以六但不可知又曰象服謂音逢程音我闕程也入君
之象服孔氏曰翟而言○玼音此分玼分其之翟程去也
象者象鳥羽而畫之
髮如雲不膚蘇節髮徒帝也玉之瑱吐殿也
象之掃勅帝也揚且子餘之皙星曆反叶也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縹為翟雉
言多而美也層紫也髮髮也人少髮則以髮益之髮自美則
不繁於髮而用之矣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掃髮也揚眉
上黃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
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然鬼神也

氏曰春雉名周禮三翟皆刻縹為雉形而米魚為飾不用真羽
嚴氏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
備成章曰翟江淮而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音暉衣畫
鞞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
衛侯爵夫人常服揄翟孔氏曰左哀十七年衛莊公以己氏之妻
髮美使髮之以為呂姜髮嚴氏曰象掃傳云掃所以掃髮摘音
剔故疏以搔首飾之若今之篦也揚眉目揚起也胡然
仰之如天胡然仰之如帝設為問辭令宣姜自省思
之豈可以如是尊嚴之服飾容貌而為不傲之行乎○瑤七
反兮瑤兮其之展陸戰反叶也蒙彼縹側救締是紕
紕薄慢反叶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堅反叶也展
如之人兮邦之媛于權反叶也賦也瑤亦鮮盛貌縹衣者
服也蒙覆也縹紕二之變二者當暑之服也紕紕束縛意以展
衣蒙紕紕而為之紕紕所以自斂斂也或曰蒙謂加紕於縹
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揚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頰角
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說文云瑤玉色鮮白嚴氏曰展周禮內司服張彥反在去声
三十三線韻內札記作禮毛氏曰展以丹綴為衣鄭氏曰后

祀六服之次使水自白此以禮見君及賓客盛服孔氏曰葛之
精者曰絺其精尤細廉者曰絺也言細而縵縵也一說孔氏曰絺
去也神祥延熱氣也絺祥去蒸熱之服
鄭氏曰絺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

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

也三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叶諸要我乎淇之上反

反矣賦也唐蒙來也一名鬼絲味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

羊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妹鄉之中

小地名也要猶迎也備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

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大春秋或

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對夢善也庸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備之音亂世之音也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云且如止乎禮義桑中之詩禮義何在某曰它要存

戒者曰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鴉

之奔二相鼠等篇却是誠罵

可以為戒此却不然大雅

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紂使師延作靡之二樂已

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

鼓之是之謂也

桑間在濮陽南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

與也鶉鵲屬奔上疆二居有常此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

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而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

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鵲
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善則故不亂其群鴉鵲欲欲而知時故不亂其匹
○鵲之彊彊

鴉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或遠言焉或切言焉
之者鴉之奔奔是也
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
亡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
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
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
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
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勝道也
國人也
人謂宜
姜君小君也
不可

定丁使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榛栗椅
反宜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
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

也
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立之宮
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

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叶韻耳榛栗二木其
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邊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檝之疎埋
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
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立營室國人悅之而
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
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嚴氏曰建亥之月小
室昏而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以又曰陸機言有青桐白桐赤
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云桐有二種青白外復有
周桐即油桐也如陸說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
為青桐椅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邊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
琴瑟者取
成句耳

○升彼虛
起居反叶
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
良反
降觀于桑下云其吉及終然允臧
虛賦也

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
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蚕
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
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孔氏曰猶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也程氏曰既度其
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
○靈雨

既零命彼信官
音人星言夙駕說
反如銳
于桑田
叶徒
因反匪

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何反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不死何俟也止容止也俟待也興○相鼠有齒人而無止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有皮何反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高素絲紕反符至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之

子何以告反沃之賦也折羽為旌干旄蓋折翟羽設於旗干

千旄三章章六句詩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

故尔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

載馳載驅叶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反

大夫跋叶反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悠悠

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李氏曰夫人言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賦也嘉臧皆

我行其野芄芄反其麥叶反

控反吉貞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其叶于

百爾所思叶新不如我所之告之也因如魏莊子之因

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危二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不能救故思欲

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尔所以與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

心之為嚴氏曰味詩意夫入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

未言也二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它思所以救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若蓋大夫徒能信之而已若

我自歸將行郊野經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

思蓋在此非徒歸也爾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尤過尔為我百方思所以與此者不如我之自往尔所思不如我思之切也以

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為不通曉於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闕塞不通也於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謂許

人當為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信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

理而許人真狂穉無謀矣

載馳四章一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傳善此

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二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

向蘇氏合二章二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

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

說合今從之許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僖兮遐版反赫兮咺兮况晚反有

匪君子終不可諉况元反叶兮與也淇水名與隈也綠色

謂其國之竹是也猶二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若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刃併而復磋以鑿錫

治玉石者既琢以提鑿而復磨以少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
无已也瑟琴莊貌備威嚴貌也宣著貌護志也○備人美武公
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其孝問自脩之進益也大李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琴間者恂慄
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青
可詒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言反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反古外弁如星瑟兮
個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與也青二堅剛
茂盛之貌充耳

真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
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其服飾之
尊嚴而見其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首其
德之稱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
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瑱一以爲飾謂之○
纂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王用二乘而瑱飾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叶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音直恭較音古岳兮善戲謔兮不

爲虐兮與也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
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牛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關

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轆上出軾者謂車兩傍
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與其
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善戲謔無斂
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
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
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
弛文武之道附註文蔚曰淇奧一篇衛武公惟德成德之序始
也此之謂也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事問自脩之功
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
如金錫圭璧則煥爛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
瑟琴間喧赫之辭二章但言寬綽戲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
九叶五歲酒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周嚴氏曰檀弓注黃
之鄉十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文蔚謂床第即床棧也
淇奧二章善九句按國語武公九年十有五有師長
士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
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
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
矣備之他君盖无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
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賢反碩人之寬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况五反。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和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扣之為樂也。二說示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去聲。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二之意。雖獨寐而寤言。不自善其不。東來曰。孔叢子曰。孔子曰。吾於考槃見。世忘此樂也。之士無悶於世。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云。境。崩之。寬易所謂肥遯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適苦木反獨寐

寤言永矢弗過古木反。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言永矢弗告姑沃反。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言。已竟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

此祭告人也。
碩人其頡其或反衣於既反錦裝苦迫反衣齊侯之子衛侯

考槃二章章四句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

貌。錦文衣也。裝。譚也。錦衣而加裝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邯鄲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子不備。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自親厚。

而重。鄭莊公之昏感也。然而長也。言莊姜容貌之偉。嚴氏曰。二衣字如字。對裳。錦裝。裳上。裝亦如字。繫。神音。冊衣以穀為之。加於錦衣之上。中庸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東萊引。先生初解曰。裝。儀禮作。景。禮記作。紉。鄭氏曰。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陰。所服。蘇氏曰。邢周公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宮。則譚子爵。蘇氏曰。白。庚。通。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手如柔荑徒奚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螭音齒如瓠瓠戶故反犀螭音首秦音

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兮匹見反兮賦也。茅

曰莫言柔而白也疑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螻蛄木
蟲之白而長者執犀執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此次整齊也螻蛄如
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蟻蚕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清口輔之
美也躬白黑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嚴氏曰釋虫云蟻音焚蟻也蟻蟻又云蝸蛄蝸又云蝸桑
也一虫六名郭璞云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
爲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
之鄭氏曰蟻謂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
曰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
郊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朱憤反符云鑣鑣表驕反音褒翟
弗音高以朝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教也長
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鑣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
婦人以朱纒之也鑣盛也翟二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弗蔽也
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許姜自齊
來嫁舍止近郊大夫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
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
與夫人相親而數今之不然也



釋文云鑣馬銜外鐵一名翁汗又曰掛味
孔氏曰朱纒鑣之鑣字自解飾之所施也

經中之鑣也嚴氏曰教二曹氏謂教出遊也通作教則教二武
優游舒徐之意鑣二非一鑣也言四馬之鑣請人駟介庶二武
貌無邊傍載駟行人儻二衆貌○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關
從立人傍此鑣從金傍義各異
反叶戶施眾孤音滅滅呼話反反叶鱣反涉連鮪反于軌發發
補末反叶葭音茨反他覽揭揭居謂庶姜孽孽魚竭庶
方月反反加葭反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反尺之抱布貿反莫豆絲反新匪來貿絲來即
我謀叶謀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奇反匪我愆期子無

魚以龍黃色銚頭口在頰下背七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
以而小色青里發二盛貌茨亂也亦謂之荻揭二長也庶姜
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嚴氏曰葭葦又各華見七月○一說

良媒叶謨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賦也氓民也蓋何

之稱也蚩二無知之貌蓋然而鄙也謂之也布幣買也質絲蓋初

夏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謂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

目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去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

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二之

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

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性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

萬事瓦裂者何以

異此可不戒哉

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立為縣

也立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

○乘彼坳

反俱毀垣

音

以望復關

負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連音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

反呼罪

遷賦也坳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

期矣故及期而乘坳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

卦兆之休若無凶各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

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

音叶下同嗟鳩兮無食桑甚

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而與也沃若潤澤貌鳩鵲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

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

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持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

無食桑甚以因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

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

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尔不

可便謂士之耽惑實无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二歲食貧淇水湯湯

音漸反傷漸反子廉車帷

葉女也不爽

叶師莊反士貳其行

叶下孟反叶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比也墮落徂往也湯二水盛貌漸漬也惟裳車飾亦

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小家而值尔之貧於

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容飾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帷裳

○二歲為婦靡室勞

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叶直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第不知哇

許意反

其笑

叶音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

靡不夙早與起也。哇笑貌。言我三歲為婦，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无有朝旦之暇。与尔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不遽，以暴疾加我兄弟，見我之婦不知其然，但哇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岸隰則有洋

音畔叶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

伊反

信誓旦旦

叶得反

不思其反

叶孚反

反是不思

叶新反

亦已

焉哉

叶將黎反

賦而囚也。及与也。洋，淫也。高下之判也。摠也。明也。言我与女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洋矣，而我摠角之時，与尔宴樂，言笑成也。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嚴氏曰：此章言始也，將与女偕老，今我未老而使之謂也。已見棄，若我從尔至老，其被暴疾必有甚者，愈使我然也。舊說以老使我然為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摠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尔，三歲食貧，又

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愚謂不思其反，是責氓不反，思初焉之事，若思之，則我猶有望也。今反是不思矣，夫復何望亦已。焉哉，絕念之辭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長而殺也。竹，籊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

叶羽反

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兄弟父母

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与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泉源，音州。林慮，音州。東流，音州。泉源水自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

之瑳

叶可反

佩玉之儺

叶可反

淇水悠悠，由檜楫松

有斐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淇水悠悠，音檜楫松，自限其不得笑語遊戯於其間也。

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自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
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
信也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
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至哉言
乎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
之請鶴鳴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
○誰謂河廣曾不容
之威應者即於此益可以觀天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
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
嚴氏曰刀勒
古字通用

河廣一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
豈有無母之人故有千乘之國
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
生則致其孝沒則及其禮而已備有婦人之詩自共
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
夫以備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
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
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鳩反分邦之桀兮伯也執父市朱為于為王反

前驅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父長

誰適都野為容賦也蓬草各其華以柳絮聚而飛如亂髮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東萊

○其雨其雨杲杲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焉反得諶反草言樹之背音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呼內反也賦也諶忘也諶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比堂

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

首音佩又如字孔氏曰儀禮士昏禮云婦先在北堂有司徹云
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摠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
南為南堂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
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
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
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
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
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
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
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
其室家怨思之苦以
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
狡媚之獸
綏二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
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許言有狐獨行而憂
其無
裳也
嚴氏曰綏本訓安則綏二安綏之意狐性淫又多疑
每涉河冰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也今在淇梁
綏二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无妻之人也鄭氏曰之子
是子也疊山謝氏曰心之憂矣之子无裳未嘗言願与此子為

夫婦也見鰥夫无入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
以探其不言者意在辭外得其意不必泥其辭可也言風人之
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計反丁
○比也厲深水可厲也帶所
以中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王氏曰岸
近危曰厲○有狐綏綏

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浦北反○比也
齊
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叶反攻報之以瓊瑤居音匪報也求以為好
也
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宝而
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
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
東萊引元生初
而報之以瓊瑤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始欲長以爲好
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
施者之德忘推其謙然常若无物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
德兩无窮也徐氏曰瓜有瓜然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
也故言木瓜木桃李以別之說文瓊赤玉○愚按王氏詩攷
引彙氏詩序論云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如是則集傳以為

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然矣。○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

也求以為好也美比也瑞也說文瑤美石嚴氏曰瓊瑤瓊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以叶匪報也求以為

好也比也玖亦王名也說文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云玖

曰吾於木瓜見苞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

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声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解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詩卷第三

詩卷第四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

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發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直曰宜曰奔申申侯怒

與大戎攻宗周紂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

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問風多於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出雅雖有刺而風異大雅嚴氏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

才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圉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氏曰刑政不能治天下

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氏曰刑政不能治天下

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亦息矣故雅士而為一國之風
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李氏
曰黍離以下之詩皆平王之詩安得謂詩亡然
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蓋雅頌之詩亡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反叶鐵因此何

人哉賦而與也黍穀名苗似蓋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

澤澤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

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廟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以與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數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

者果何人哉

追怨之深也

又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林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

今江東人呼粟為黍然則黍也稷也稷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

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搖搖楚威王謂蘇秦

曰周大夫呼天而哭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憤

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

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賦而與也穗秀也稷穗下

○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與

黍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

之實猶心之噎故以起與

詩曰麥秀漸漸兮木黍油

油與此詩意同漸音杉

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

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

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

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

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

武成康之宗廟而鞠為木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則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為有為矣幽王之歸未復子孫萬世不可忘也書命無一語及之所以訓戒晉文侯者准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王歲乃天子自治之國擊歲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秦曰以強周日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日以亂雖德薄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國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與師去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於秦也秦人猶能以天王之仇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為一己之私怨人之度量相越如是哉吾於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項氏曰按此王豈申后太子且曰奔申申侯與夫戎攻周殺幽王晉文鄭武迎宜曰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讎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賈充成濟也其成之宜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雞棲音干時音日

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

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餽饔而棲曰時日文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又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于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時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日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无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叶括反叶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賦也估會桀括至苟且也○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葉山謝氏曰雨雪霏而巳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葉山謝氏曰雨雪霏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錫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求父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父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謂休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怨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怨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乎復見

薄之其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然對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推曠其濕矣有女仳離嘒其泣矣嗟及矣

泣矣何嗟及矣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其泣矣嘒其

不止三
秋矣

采芣三章章三句

蒙疏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以為
權說之詩今姑纂一二備

覽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誘之
如上官桀之謀霍光何光出沐日日上之罷
諸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日上之罷
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大車檻穉

尺說

衣如茨

反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人車大夫車也一車行也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茨爾淫奔
始生也穉衣之屬不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茨爾淫奔
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取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
以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夫二南之
化則遠矣此可
音虎雖淺毛故謂之穉司服注穉冕衣三章裳二章九五也公
之孤四命而服三章則知王之制云云大夫卿是也茨
此詩所謂周大夫者知也王制云云大夫卿是也茨
聲疾始生而黑所謂玄衣纁玉外見而赤所謂纁裳○大車
嗶嗶他敦 穉衣如滿門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重遲

之貌滿玉赤色
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

有如皦

反

日

賦也穀生九曠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
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
得相奔以同室燕然得合葬以同穴
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

其來施施

時

丘中有麥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
其來施施

留子國將其來食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蒙疏

愚按諸家皆本序
說毛氏曰留大夫

也貽我佩玖與
其有以贈已也

氏子字曹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李氏曰所謂
彼留子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宜必求之也昔
有子仲乃言其姓氏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亦蘇氏曰
子嗟隱居在後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
無甘肯徐來以從我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
致其愛慕欲其相與游從不能養賢使國人私致其怨
勤以飲食之不能使賢者金玉王度使國人望其私
於己是回羹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珰玕何
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姑備諸說觀焉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
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
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
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檜號於新邑是為新
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
鄭州是也其封城山川詳見檜風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
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洛河穎之間乎是其
子男之國號鄭為大魏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急
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敵

不許足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討罪無
不克矣共克二邑鄭蔽衛用依疇歷華君之十也修典
刑以守之惟是公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桓公死大
戎之難其子武公既定平王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
又作鄆土國人自之鄭之變風又作孔氏曰鄆等八國
皆在四水之間克號鄆則八邑可滅對上鄆風已作故
云又作程子曰廢法失道則任歲之內亦不能保鄭本
歲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之以鄭前漢地
理志鄭俗澁李孔間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後一十一 址
為韓所滅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刑反古兮還予

授子之繁兮 賦也緇黑也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無
改更適之館舍繁餐也或曰繁案之精擊者○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
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繼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
館既還而又授子以
繁言好之無已也
朱子初解漢有白繁之刑給春尊之
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孔通
謂此服為朝服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

皮弁不服緇衣退而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

鐘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

染以黑則為緇又復再染以黑則緇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

改造叶反在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好

○緇衣之席叶祥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子授子之粢兮賦也席大也程子曰席有安

緇衣三章章四句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

之畏我父母叶滿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

畏叶於非反也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子自我也里

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也將仲子如何便見

也甫田鄭氏曰此篇奔奔之詩得是祭仲大雅○嚴氏曰

杞樹耳杞桑檀皆美木○愚謂作淫詩訓則二章皆有所畏而

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矣詳二章皆有非

意之○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

也賦也國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

也祭仲名而字仲也東萊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雖拒仲而意則言之如侍人隱相告

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拒之之類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也可見

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

非愛段也且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嚴氏曰杞桑

檀皆喻兄弟祭仲之謀迫而欲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

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僅健之間爾公非拒

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
為公拒祭仲之辭以謂之一章謂公縱不愛段獨不
畏父母乎蓋諷諫也時父立與母傳言之亦二章謂
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言乎三章謂公縱不愛
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又曰此詩以天理感動之
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篤厚之旨也

叔于田叶地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

仁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

如叔也洵美且好鄭氏曰于往也孔氏曰巷里內之塗道呂氏曰因人稱

好以善服馬為武揚氏曰叔段不義而為眾所說者亦以衰俗

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詩厚反○叔于狩叶始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

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詩厚反○叔適野叶上反巷

無服馬叶蒲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適

服乘也曹氏曰武言其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編反馬叶蒲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

在數素口反火烈其舉檀音但揚音素暴虎馘于公

所將七羊反叔無徂女九反戒其傷女音汝

兩馬曰駮如奔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馘馘也

也列職盛貌具俱也檀楊肉袒也暴空手搏虎也

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无習此事恐其或也

傷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奔者也服制於衡不得如奔

其言奔者駮也孔氏曰澤水所鍾水希曰數鄭有圃田此言數

圃田也陳氏曰大司馬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

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尔雅謂火

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叔

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馮行反戶郎叔在數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音又良御駕反忌抑磬苦定控反口貢

忌抑縱送忌駕也馮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馮者駟

少次服後如馮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

孔氏曰小戎云駟驂是中駟驂是駟與中對文則駟在外

者為駟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嚴氏曰今人稱馬轡為磬控

則失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縱放箭送前也○叔于

田乘乘鴝補音保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數火烈

具阜符有叔馬慢半反黃忌叔發罕叶虛忌抑釋棚水音

忌抑也勅亮弓弘反忌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

駟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矢也罕希釋

解也棚矢箭蓋春秋傳作水聲弓囊也與轡同言其田事將畢

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開篇所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孔氏曰也弓謂發音滔弓而

納諸壘中永嘉鄭氏曰段以君介弟之親京城大故之貴而

所好者馳騁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貴者射御足力也

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儀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

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

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東萊呂氏曰鷩鳥將擊必匿其形二

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

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

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

惡者也談咲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尔豈

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意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

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清人在彭彭反駟介旁旁補音彭反叶二矛重反音龍英

良反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

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

音

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
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其也豹其武也羔裘晏兮三英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直也
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反也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者士之
美稱
者士之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統五絨
美稱五總皆所以表裘是謂三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叶起反兮無我惡鳥路兮

不夷市坎反故也賦也遵循摻擊祛袂夷速故舊也

子之手兮無我覬市由反叶兮不夷好叶許反也覬也覬

子之手兮無我覬市由反叶兮不夷好叶許反也覬也覬

子之手兮無我覬市由反叶兮不夷好叶許反也覬也覬

子之手兮無我覬市由反叶兮不夷好叶許反也覬也覬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日賦也昧晦日也昧曰天欲曰晦明未辯之際

得見馬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
於借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
可見矣 ○ 知子之來直叶反六之雜佩以贈則音之知子之
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反呼報之雜佩以報之也賦
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工
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貫長博而方曰珩其未
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貫珠上繫珩兩端下
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
獨王也觸越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 婦又
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
以送貴報答之蓋不唯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
結其驩心而玩也 慕疏 左傳備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
受於服飾之玩也 問謂之

女曰雞鳴二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一詩意
思亦好讀之使人

有不和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無反芳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

孟姜洵美且都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

所考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美之○此疑亦潘奔之詩言

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此疑亦潘奔之詩言

榮舜取瞬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无實以况有色而○有女

德不稱焉毛氏曰佩玉瓊瑤見傳木瓜孟姜齊長女○有女

同行叶戶顏如舜英良反於將翔將翔佩玉將將七羊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也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多用序說毛氏

行同以車行也嚴氏曰忽以將見逐國人追恨其不

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与之同

車者特取其色尔朝榮暮落不足恃也今且翔翔佩

玉何益於事昌若孟姜信美且都若取之則有大國

之援不致見逐矣東萊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

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入淺狹而多所拘

義自喜而國勢人情易而不審量子然莫以文

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哉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強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无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无情所以卒見蝨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閱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集也文公於此序極辨其非而愚復纂用序說者聊以見其鍛鍊羅織之辭而備詭詩者覽焉耳下故此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反子餘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美蕪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且人也且僻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溫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山有橋松

隱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吳也上陳无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

也一名馬薹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童之小兒也○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有荷華者也朝自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范氏曰音龍古其大者各龍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有荷華者也朝自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范氏曰

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隘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擇兮風其吹女音叔兮伯兮昌亮兮和

胡叶反叶女與也擇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擇而言也叔伯戶圭反反女男子之字也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兮擇兮則風將吹女矣○擇兮擇兮風其漂

反四遙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女與也漂飄同要成也

擇兮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

相服女倡則我將和之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衝風難將及矣嚴氏曰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豈有坐視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急圖之汝倡則我和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反叶

七宣兮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反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刺勿才做刺忽便惹得无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
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无當有其後更於童刺忽全不近傍些
子若鄭突却是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
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忽詆斥得可畏賀孫鄭
忽如何做得校童若是校童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
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
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襄裳自是男女
相答之辭却干忽与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校童便見所指
是何人矣 琮校童當 ○彼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
是男女相怨之辭當

校童二章章四句

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為校
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
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時已為卿且為莊公
童也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
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則狡則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
尔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為校童乎又曰忽
信用校童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人也
為告忽言之故指校童為彼而斥忽為子曰彼狡童

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 子餘反○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

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

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謹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

他士 鉅里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

襄裳二章章五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曰突

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當立不當立又曰彼大
國有惠然念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難至但
襄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國思我者乎所以然者突之狂已甚也

子之丰芳容反叶兮俟我平巷貢反叶胡兮悔予不送兮孔氏曰男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親迎而女不從後乃○子之昌兮俟我平堂兮悔予不

追悔此原其辭也將兮賦也昌盛壯貌亦送也孔氏曰王肅云升堂以俟士婚禮主人

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朝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衣反於既錦聚苦迥衣

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賦也聚禫也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

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錦聚嚴氏曰二衣錦而上加禫毅焉為其文之太著也○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謂嫁也婦人

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細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聚故互言之

東門之墀音善叶如如音善叶如如音善叶在阪音反叶其室則音善叶

邇其人甚遠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如蕙茅鬼之外有阪阪之上一名蕙可以染絳破者曰阪門之旁有墀

居也室近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孔氏曰墀除也

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踐行列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栗也即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凄凄反叶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音皆叶

風雨凄凄反叶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音皆叶

風雨凄凄反叶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音皆叶

胡不瘳叶憐蕭反○賦也蕭清風雨之聲膠膠猶昔莫疏錢氏

日膠聲雜嚴氏○風雨如晦叶呼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賦也晦昏也

云胡不喜賦也晦昏也風雨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風且雨妻妻然雞猶守時而鳴皆暗然嚴氏曰興君子雖居亂世不更改其節度得見此人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或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弊

青青子衿音悠悠悠我心縱我不住子寧不嗣音青青也

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黃氏曰石經作子衿說文衿交領也爾雅衣皆謂之襟嚴氏曰衿與襟意義同○青青子佩叶蒲反

悠悠我思叶新縱我不住子寧不來叶凌之反○賦也佩玉毛氏曰士佩璆音較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璆珉而編音溫組綬毛云青者毛讀禮記其本與也

也○挑他刀反兮他未反兮叶芳反在城關兮一日不見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關方城之上別有高關非宮闕也

如三月兮賦也挑兮及恣也子衿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劉氏君舉曰深衣曰具父母衣衿以清此所謂子衿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劉氏君舉曰深衣曰具父母衣衿以清此所謂子衿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女汝無

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女得嗣為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相謂也人他人也子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持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女汝無

弟維子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此詩忽兄弟者言終竟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也與忽同心者言終竟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也與忽同心者言終竟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縞衣

綦 巾 聊 樂 我 負

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負與云同語也○人見淫奔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已之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豈不信哉

然出其東門却

詩如好又如女曰雞鳴一詩

意思亦好讀之真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不染故色白也綦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文

草之色嚴氏曰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

闈音閣都音有女如茶 雖則如茶匪我思且 縞

衣茹蘆聊可與娛 賦也且語助辭蒹葭可以染絳故以名

衣服之色 陳氏曰門 城外有副城曰曲以障門者謂之闈

苦菜之茶周頌茶麥委棄之茶此茶非二種乃茅之秀者其穗

色白吳王夫差黃池之會陳兵齊晉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贈

望亦以如茶韋昭云茶茅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

見弃女如雲之多我心所在於縞衣綦

野有蔓草露漙漙 宛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賦而與也五兮賦而與也揚眉目之間賦而與也然美也賦而與也邂逅不

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起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則

得適毛氏曰邂逅外曰野陳氏曰綢繆詩言婚姻云見此我願矣○邂逅正謂婚姻非淫奔也嚴氏曰邂逅謂其

議速成猶迨其今兮意今○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賦而與也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與也亦

子借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一章章六句

漆與消方渙渙叶反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頌反兮女

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消之外洵訏况于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與也春水

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蘭也其空華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詳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

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

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

往觀乎蓋消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

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潘奔者自叙之詞

李氏曰重仲舒云勺藥一名向離故相別以贈之孔氏○漆

與消音消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消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謹贈之以勺藥賦而與也○漆消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二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二十有九而漆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漆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備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

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流有甚於
衛矣故天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
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范氏曰樂之淫者曰
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
極者焉嚴氏曰鄭衛後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
之亂也漢地理志皆以為風土之習固然
若是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詩卷第四

詩卷第五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葵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
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太公姜姓本四岳
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
為大國今青齊淄濰
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齊是為齊太公都營丘孔氏
曰漢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
即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又曰後
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諸之於周懿王使惠焉
齊之變風始作孔氏曰太公卒子可公伋立卒子乙公
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
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倉蠅之聲

賦也言
古之賢
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
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

其心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
也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爲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也毛氏曰雞鳴而夫○東方明叶謨矣朝既昌矣匪

東方則明上同月出之光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
矣昌盛也此再告也毛氏曰東

而朝則夫人○蟲飛盡蠶甘與子同夢叶莫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中飛夜將日而百虫作也甘

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
不出將散而歸矣无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

鷄鳴三章章四句

子王還旋音兮遭我乎徂乃刀之間叶居兮並驅從兩

肩兮指我謂我儂詩全兮賦也還便捷之貌徂山名也從

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善如此而不自知

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毛氏曰前

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徂之間兮師古任毛詩作休

齊詩作營禮山各也字或作徂亦作嶮音皆乃高反

○子之

茂叶莫兮遭我乎徂之道叶徒兮並驅從兩牡兮指

我謂我好叶許兮賦也茂○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

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指我謂我臧兮賦也昌盛也山南

白類高前廣爾雅狼牡雅音獸牡狼其子微音叫繼有力

後臧善也遜舍人絕有力者各迅東萊呂氏曰當是時

齊以遊暇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二見於

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疊山謝氏

曰千方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人之散化生於

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哀公實教之爲人上者可不謹哉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乎而尚之以

瓊華叶芳乎而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

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

也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在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慕疏 毛氏曰折柳以爲藩園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維 雄狐綏綏 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 既曰

歸止 曷又懷叶胡 止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一高大貌狐

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哀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哀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

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

冠綏如誰 雙終叶所 止 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

從 嚴氏曰天官籛人注復下曰寫禪音册下曰屨上喪禮也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 ○藝麻如之何 衡

豎屨散屨所謂五兩也說文綏屨也 ○藝麻如之何 衡

從子容 其畝莫後 取七喻 妻如之何 必告工毒 父母

莫後 既曰告同 止 曷又鞠居六 止只也藝麻者必先縱橫

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曾桓公既告父母而娶妻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曹氏**

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勤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无

陳衡從其畝蓋古法也東萊曰韓詩東西耕曰衡從韓詩作由

云南北 ○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 娶妻如之何 匪媒不

得 既曰得 止 曷又極止極也克能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与夫人姜

行隊与姜氏如齊申婦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瀆也謂之有礼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公蒲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一章刺齊哀後一章刺曾桓也

無田音甫 甫田維秀羊九 驕驕叶音 無思遠人勞心 怵

音乃 怵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秀言苗之草也驕二張

主之意切上憂勞也言无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在其○敝笱在梁其魚魴鱖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

雨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如雨亦多也陳氏曰魴似魴厚而頭大去魚

不如○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反齊子歸止其從如

水比也唯二行出入其魚唯唯韓詩作遺二〇愚謂以

笱所能制可見无非所以比曾桓不能制文姜也

敝笱二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

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

載驅薄薄反簞芻朱韜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叶祥命反〇賦也薄之疾驅也簞方文席也芻車後戶也朱

漆也韜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

離於所宿之舍〇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哀公也

蘇氏曰發夕夕發於魯〇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滿滿乃禮反魯

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第待禮反〇賦也驪馬黑色也濟

之之意也〇汶水音問湯湯失章反行

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也汶水名在齊南

水盛貌彭之多貌言行人〇汶水滔滔吐刀反行

人德德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賦也滔二流貌德

也〇汶水滔滔吐刀反行

者何名曰齊子豈弟曰齊子翹翹曰齊子游遨文姜之情態歡

欣快樂如此不知會襄公于汶上者何名无礼儀无羞恥无忌

憚見於此詩矣詩人鋪叙之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旗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

賦也。猶嗟歎於舜昌盛也。願長貌。抑而若揚美之。極道。言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少此耳。

侯云二正以絲畫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益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益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有題為捷。點射之難。中以中為後。故射取名焉。大射二。雉實射。二。正此言不出正。

日射 侯不出正

征音兮。展我甥。

叶桑兮。儀既成兮終。

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二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在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猗嗟。六叶龍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兮四矢反

叶字

兮以禦亂

叶靈

兮賦也。要好貌。言自也。賦亦然。射選異於眾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射每發四矢。及復也。中皆得其故。外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不齊所謂但中間令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不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所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方此詩採得於齊。未有亭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言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曾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辭。以誠之讀者。既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得自倚嗟而下句。二稱美。外節二足嘆息。不備。外節不意迫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是我齊國之甥。今人誅笑者。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之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无業。以禦之。亦可惜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後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若人神。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在。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

從莫不侯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性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觀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一百四十二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各本舜禹故都在禹真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南枕河曲此涉汾水其地陞隘而民貧俗偷蓋有聖賢之德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鄙鄙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也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北官蓋不可考矣
東萊曰前漢地理志魏在晉曲實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何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何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孔氏曰左傳雲魏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与周同姓也詩譜今魏君晉且福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際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晉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異焉自尔而後晉有魏氏

葛屨刺極
魏地陞隘其
民機巧短利
居儉蓋褊急
而無德以受

糾糾吉黝

要於

葛屨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之好
人服

皮後摻二箇織一也女婦未朝見之絲也娶婦三月朝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襟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陞隘其俗偷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見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比其要襟而縫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糾傳謂猶糾二音了統纏纏也糾三合繩亦統纏之意鄭氏曰裳曰子下服孔氏曰婦人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下服也

好人提提

宛然

左辟佩其象揅維

是褊心是以為刺

叶音砌。賦也提二安舒之意宛然諫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无可刺矣

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避嚴氏曰宛委曲條順貌

葛屨一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審儉則險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偷之過則至於吝貴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份

汾沮如刺儂也其居儂能動刺不序禮也

沮如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水浸也汾水各出太原府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也下濕之地莫采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

則美矣然其儉高滿急蘇氏曰汾水出晉其流入渭陸氏曰莫空大如節赤節似柳葉云二

其味酢亦作醴而滑可生食蘇氏曰汾水出晉其流入渭陸氏曰莫空大如節赤節似柳葉云二

自是晉无公族及成公宦卿之適為公族蘇氏曰汾水出晉其流入渭陸氏曰莫空大如節赤節似柳葉云二

以括為公族許之冬盾為鞅音車之族是其事也盾是以為

預云公行之信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彼汾一

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良反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戶郎反與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地一方人

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蕢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詩音

王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謂水曲流數蕢水鳥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愚按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

亦得通嚴氏曰魏君勤儉采莫為蕢信美矣然采莫

特異乎公路之所為尔公路官猶不為此况君乎公

儀休為魯相猶技園葵今國君采莫迫下甚矣姑備

園有桃其實之毅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謠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興也毅食也

詩○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毅

至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

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

莫真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憂之以為此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居園小而迫而儂以畜不能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此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
思念父母也
周道而教後
後于天國父母
兄弟膏散而
作此詩也

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
可謂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日歌且謠誦
誦之為謠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之也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而寫憂
也極至也困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以寫我憂也謂我士也周極猶孔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吾
讀國有棘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
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
哉國雖亡亦未必如
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園有棘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
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

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
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
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正相反當是傳寫誤也陳氏曰岵岵岡皆
山之高峻而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嚴氏曰上猶
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
以由田野入都邑為上此以田家居赴道途為上今俗諺猶云
上路毛氏曰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
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
其勞之甚也弃謂死而弃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
止不得
自如也
嚴氏曰必與同役
者俱無失伍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賢反
君
十畝之間
賢反
君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間
賢反
君
十畝之間
賢反
君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十畝之外
墜反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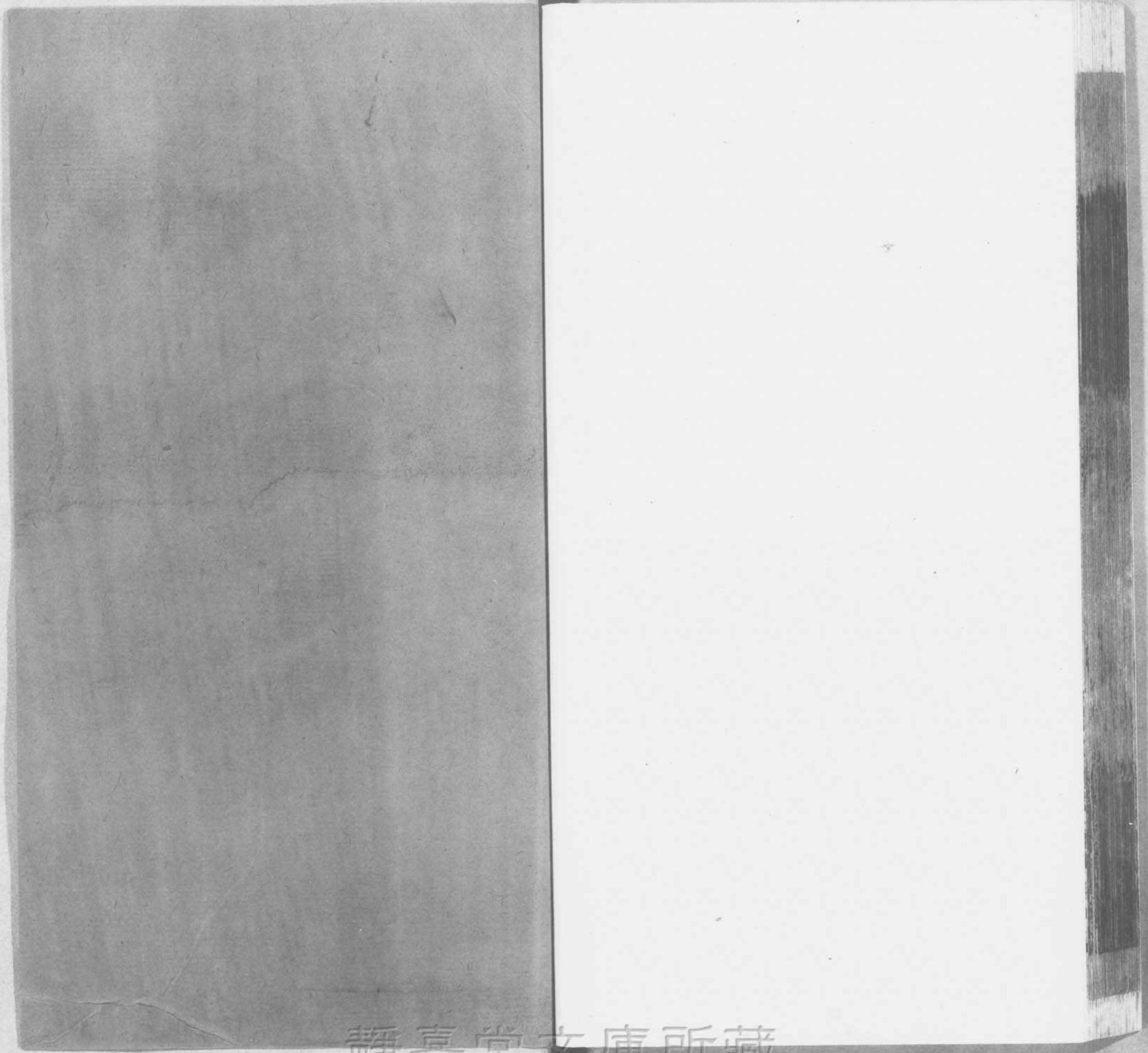
梁郊則无復有善已者
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莫說
毛氏曰苗嘉穀孔氏曰苗非鼠所
食故不嘉穀
生於苗言苗以
韻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
苗二者未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其貪其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詩卷第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四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
 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
 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
 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曰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遷徙不一叔虞
 三世至曾孫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
 成侯曾孫唐公則曲沃時詩八世至穆侯嬴孫自曲沃
 徙絳即河東絳縣十世至昭侯穆侯之孫自絳徙翼在平
 陽絳邑縣東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網緜杜羔襄刺昭公
 鳴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相侯
 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
 杖之杜刺之葛生采芣刺獻公則皆都絳時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

允屬

其莫

音慕今我不樂

音洛

日月其

唐蟋蟀刺晉
 侯公也儉不重
 禮故作此詩
 以陶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
 虞樂也此
 晉也而謂也
 唐本其風俗
 憂樂思遠儉
 風

除反直無已大音康職思其居叶音好呼報樂無荒

良士瞿瞿俱具反如漆有角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

去也太康過於樂也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

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

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

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慮相

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則可以

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則可以

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

傳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

陸氏曰一名蜻蛉里語促織鳴懶婦驚毛氏曰九月歲未暮而

十一月皆皆可稱歲暮來歲歲亦莫止又云歲亦陽止十月為陽

是也十月為歲莫也蟋蟀在堂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

歲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又曰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亦其勤也良士瞿瞿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

道盡矣詩人之言及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

出豈非堯之遺風乎

月其邁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好樂無荒良

士蹶蹶俱備反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以事變或出於平

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

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能思其外則

我不樂日月其惰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

無荒良士休休賦也無人東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惰過

也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昌隰有榆夷周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力疾力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法尤虧於死矣

他人是愉他侯以未二反與也樞幸也今刺愉也愉白粉

也朱二反也憂亦曳也馳走驅策也死坐見貌愉樂也○此

山有樞刺晉
憂念不能慎
道之至其國有
財不能同有
鐘鼓不能省
樂有朝祭
能洒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
亡都謀聖
國而不知
人作詩以刺
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舍叛而歸沃焉

悲三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詩人曾見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其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數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曰祿棄軍其婦曰類悉出殊至室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末章尤可見嚴氏曰柏叔有禍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此詩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也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竟括托言何不曳屣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懼然知懼及及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鍾鼓琴瑟以為樂姑備參看

揚之水白石粲粲

素衣朱襮從子子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相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嶮岩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相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詩蓋以谷日則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樞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日宛然以死而它人取之以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變矣
附錄 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與如山有樞限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
樞 樞針刺如柘葉如榆為茹美於車馬子有衣裳耳必大
榆 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之皮色白者名○山有栲音考去九反
栲 栲先生葉却着筴皮色白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蘇子有鍾鼓弗
鼓弗考
葉差夙粗意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有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亦類漆樹俗語曰種樗栲漆相似如一初二月中開
花似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山有漆
漆 漆七音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以求日死其死矣他人入室
則永長也人多憂則竟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漆栗見定之方中豐山謝氏曰始言他人入室

之爆孫氏注云繡刺白黑文以緇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
大夫之禮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為衣用朱為緣繡黼為領此所謂
素衣朱縗素衣朱縗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嚴氏
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也縗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
衣用布凡朝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以加裘之上加
衣衣之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縗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
也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
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縗也李氏曰曲沃相
叔所封之地漢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今隆州有曲沃
城○詭嚴氏曰從子于沃下文君子既相叔則此言子者
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謂子欲奉此服於叔
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相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
而無憂也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
洩其謀欲昭公聞之將為內應且為之備也又曰時沃有篡宗國
之謀而潘父陰王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
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
沃以為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政
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
則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揚

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縗叶先從子于鵠叶先

叶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此也朱縗葉季
號反叶鵠曰鵠曲利新我聞有命叶亦不
敢以告人比也○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我聞有命叶亦不
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
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
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一說嚴氏曰命謂相叔
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命其徒以舉事揚將作矣
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又曰
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為憂山有蕝言死亡之道最激切而微辭
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其謀欲昭公知
之忠人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
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相叔至武公
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
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
哉若助相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
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
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見相叔之強有可畏
能以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縗叶先從子于鵠叶先

椒聊刺晉
昭公也君子
見沃之盛種
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
天子孫將有
晉國焉

之勢不是不口
大特不敢耳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與而比也椒樹似菜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與而比也椒樹似菜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與而比也椒樹似菜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

也李氏曰本草曰古者為升上徑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則升小於網然漢志又謂千三百黍為鬲十鬲為合十合為升則升又大於網故陸農師云兩手為鬲兩鬲為升先曰升後曰鬲互相備而已詩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強如椒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則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嚴氏曰此詩言椒叔之發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味其相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曰相叔曰強昭公其意哉為告昭公故稱相叔為彼也

綢繆刺晉
亂也國亂
則婚姻不
得其時焉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直留反繆上侯反東新二星在天叶鐵反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與也綢繆猶纏綿也二星心

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

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東新也而仰

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

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秦說仲春昏而火星不見為嫁取之時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

東方左昭七年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

時已失其時矣况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愚

按三星有二說毛以昏姻之月自季秋盡孟春皆可成昏不待

初之二未開春之時以三星為參星參謂白虎三星在天謂始

見東方壬肅謂十月也在東南隅則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正

月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也今朱
○綢繆東芻叶測反三
星在隅叶語反今夕何夕見此避叶懈反迨胡豆反子

羔裘刺時也晉
人刺其在位不
恆其民也

鴉羽刺時也昭
公之後大亂盡
君子下從從後
不得養其父
母而作是
詩也

羔裘豹祛起居起自我人居居斤於斤豈無他人惟

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賦也羔裘君純鄭氏曰羔裘

大夫之服孔氏曰彼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祛○愚按居

居義李氏獨取蘇氏謂卿大夫勢雖其尊必由民以安其居而

蘇氏訓究二為父卿大夫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李

氏猶以為無據愚謂究有推究究極之義則父義已近之○羔

裘豹祛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

呼候反○賦也裘猶祛也究二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愚本蘇氏居究

爾卿大夫服羔裘豹祛豹裘之服皆自我民而得居

其居究其究也乃不我恤如此我豈無他人而歸之

乎猶念子故舊宿好而不忍去耳爾其可終不我恤

也哉其怨恨祈禱之意皆在言語之表矣姑備一說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羽禹王事靡盬音不能執耒

父母何怙候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二羽聲鴉

後此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也其子為皂斗穀可以染皂者

是也盬不攻織也執耒持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

於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

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以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

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蒙孔氏曰鴉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若嚴

作也柞也行也周秦謂柞為柞孔氏曰盬與盬字異義同盬害

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織也嚴氏曰諸侯為天子收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肅肅鴉翼集于

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耰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止也

肅肅鴉行戶郎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耒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比也

也稍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蒙錢氏曰梁

也梁粟類也有數色皆食也常獲其常也

鴉羽二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侯伯七命

無衣美晉武

公也武公始
并晉國其
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
作是詩也

以其實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
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
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
既自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
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居慢无礼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
珎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
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入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
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音龜也二曰火三宗彝皆畫為績
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繡為繡孔氏曰就
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李氏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臣
且吉與仁恭之言天以異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
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
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王之使尤非禮
也此正與唐番鎮我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聖
人致嚴於各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要數之陳
成子之事至沐浴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
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

子之衣女且燠

反於六兮

命之服也言其可以久也
矣燠暖也言其可以久也
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
六為節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
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二十二年潘
父執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
莊公執晉孝侯而上又不問三失也相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
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
命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
相王十五年曲沃武公執晉小子侯王雖不能討明年猶能
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號仲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禮樂征伐終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終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其所以來者漸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與山有樞揚之
水椒聊杜諸詩國人每以沃疆為憂而拳之願忠於昭公以
晉世家考之初諸侯欲入晉晉人發兵攻相
叔叔率而國人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執孝侯于翼晉人又攻
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邲是為邲侯此莊伯再
舉國入又不與也及邲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邲侯子光是為

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
哀侯子小子是為小子侯武公四舉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
誘小子侯殺之晉侯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
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城之盡以其室器賂周厲王王命武公
為諸侯然後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嗟肯道我中心好

之曷飲於鳩食音之之比也左東山峻發語詞曷何也此

生于道左其陰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

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

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有杖之杜生于道周

彼君子兮嗟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又一篇

有杖之杜刺晉
武公之武靈
特兼其宗族
而不求賢以
自輔焉

而已矣為君者方功齒以無其不義豈肯仕於其
朝乎嗟嗟者以幽惡之也肯適我者必不肯適晉國事
武公也國人思君子之則曰我中心好之何由得見
其人而飲食之乎斯民秉彜好德之天固不可限晉
國守道秉義之士
亦不為无人也

葛生蒙楚欵音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也

欵草各似枯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

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於楚欵生而蔓于野

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此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葉莫以雨牛除熱。嚴氏曰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

生而蒙楚欵生而蔓于野今我所美之人死于此地不得卒于膺

下。章變野言城域也。○葛生蒙棘欵蔓于域予美亡

此誰與獨息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日也○夏之日冬之夜

茹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

葛生刺晉
欵也也好
攻戰則國
人多畏矣

采芴刺
昔獻公
也獻公好
聽說焉

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足虧氏曰思之深而无異心此唐風之厚也鄭氏曰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心此唐風之厚也
年伐驪戎閔元年滅耿滅霍滅魏曹氏曰晉滅公左莊二十八年伐驪戎閔元年滅耿滅霍滅魏
城下陽五年伐蒲冬城號又執真公六年伐屈八年敗狄于采桑桓喪亡亦多也弗戢自焚反愚按驪氏釋亡此至三章禍其子与秦皇漢武畧同戒哉不通集傳當矣姑纂論之
冬之夜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賦也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芴采芴之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
舍音捨旃音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叶斯
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說之詩言子欲采芴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无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孔氏曰冬見造言者无所得而止矣或曰只此下章攷此
陽蓋與所見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南季氏曰亦各首山亦名雷首山歐陽氏曰采芴積少成多如然言勸積成感与采

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言胡得焉者或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亦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之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嚴氏曰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惟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其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僕昭悟燕王書詐蓋察其所由來也
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苦若菜生山田又澤
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從
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從

采芴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之十一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滿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車鄰美秦
仲也秦仲始
大有車馬
禮樂侍衛
之好焉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
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
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
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
雍今京兆府吳平縣是也
能化為夷狄夷狄人欲之聚夷狄而知有天理能化為中
國秦本戎俗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
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
天理無不則知有夫婦之天兼或則知有人心禮義之天
鄭衛齊晉亦有此詩乎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
大夏其將有中國矣聖人編其詩於二南爾風之間逆知
吞周亡諸侯者必秦也唐虞三代之書不終於費誓而終
秦誓何也一變至道聖人有望於魯矣周不能自立天下
必疆有力者得之秦誓一書懲忿悔過未必有真知力行
之孝好善而能容隱然有翁受一世人物之量六因習勇
辨力者安得不歸於秦乎世道愈降乘數隨之唐虞三代之
正統而變於秦二帝三王之大道而絕於秦此聖人所前
知而痛恨也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世變可乎 ○孔氏曰秦者隴西國名今秦
益伯翳走轉字異猶一人也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
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嚴氏曰魏唐堯舜

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漸
然而美狄東之故次之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狄矣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呈反。顛也鄰。衆車之聲。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顛。若
子指秦君寺人內。伯益也。令使也。見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
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見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
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孔氏曰。顛。顛也。顛。顛也。顛。顛也。

仲之名。馬有驕驕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嚴氏曰。寺人。闕官。凡
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嚴曰。未見
君子秦仲之時。先令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衛使之備也。○阪。音反。有漆。隱有栗。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

八十一曰。耆。阪則有漆矣。隱則有栗矣。既見君
子則並坐鼓瑟矣。夫今不樂則逝者其耆矣。
者曰。阪。阪曰。阪下濕曰。阪。音反。又曰。阪。陀。不平而可種食者
名阪。嚴氏曰。漆。栗。見定之方中。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
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
止於為秦者。亦以此。又曰。美秦之強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
矣。又曰。秦與而帝王之影響。及矣。車。○阪有栗。隱有揚。既
鄰其體。勝此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故。

駟職美義也
也始命有田
符之事圍圍
之樂焉

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與也黃笙中
鼓動之以嚴氏曰揚一各浦柳生澤中可為箭筈釋文曰
出聲者也揚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揚葉圓青揚葉長赤揚
霜降葉赤材理亦赤黃揚堅緻難長歲長一寸圍
年樹長一寸白揚性勁直可為琴材每折不曲撓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職田結孔阜符有六轡在手公之媚眉莫子從公

于狩叶始九反六轡者兩服兩駟各兩轡而駟馬內兩轡納之於轅

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毛氏曰駟馬孔氏曰極弓夏

受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后氏尚黑戎車乘驪則驪黑

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使速惟手是聽也任如師之耳目在

吾旗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發足使令於前也○奉

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公曰左之舍音接則獲

叶黃郭反○則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不牡者之獻狼夏

獻麋春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也公曰

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

中我六御所謂左者為是故也按矢括也曰左之而捨技

無不獲者言獸之董氏曰五御三日逐禽左自左臆首臆

舍及技苦矢末也書所謂而射之達于右臆音臆為上教李氏曰

外字自括于產又則釋是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輶

車鸞鑣叶波載後力駘許端騎許喬反○則也田事已畢

輕也為鈴也效焉鳥之聲鑣馬銜也駘迎之車置焉於馬銜之

兩旁乘車則應在銜和在銜也後駘駘皆用大各長喙口後知

也駘愈書謂有騎擁田大者亦此類鄭氏曰輕車驅逆之

掌駘之車駘注駘會後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惟其驅逆之車所

以駘會故惟尚輕也黃氏曰狩于則鬼于江春我皆讖之則田

狩之事圍圍之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有

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

駟職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義也
也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之方邊
而往不休國

小戎錢伐錢收五檠音梁駘陸留游環音驅叶居懼

陰朝音蓋音績叶反如字反文茵音暢音毅叶反去聲

人則給其車甲
婦人能與其
子焉

備

駕我騏驎其首馬之屬反又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
屋亦我之曲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
四寸故曰小戎倭收也五五束也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軻
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軾下而軻形
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束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兩
環軻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後前却无定處引兩
騏驎之外者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御騏驎使不得出左傳曰
如騏驎之有勒是也御驢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
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騏驎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軻
也軻在軾前而以板橫則揜之以其陰映此軻故謂之陰也軻
以皮二條前係騏驎馬之頸後係陰揜版之上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編軻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止容二服騏驎馬之頭不當於衡故別為二軻以引車亦謂之軻
左傳曰兩軻將絕是也又因車中所坐虎皮通也軻長也軻者
車軻之中外持軻內受軻者也大車之軻一尺有半兵車之軻
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軻較與軻也馬左足曰弄君子婦
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詞也較室者西戎之俗以板為
室心曲心中委曲之則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
之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狂之故其從役者

之家入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
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无所怨矣
馬之青黑者各為騏驎又曰騏驎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多林木
民以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正想君子伐我而居之
四牡孔阜反扶有六轡在手騏驎留是中仍反駟石花
驪是騏驎叶疏龍首順允之合塗塗以履反古亦納音念
君子溫其在邑叶烏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馬黑鬣
日騏中兩服馬也黃馬黑馬曰騏驎黑也也有于也書龍於肩
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備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騏驎之有古者
軻軾內轡也置軻於軾前以係軻故謂之軻軻亦消沃白金以為
飾也邑西部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侍我思念
之極
○ 倭駟孔羣九求牙塗錡朱倫反叶蒙伐有苑
蓋虎張反 鏤膺交鞮二弓弘反 竹閉緹反 滕
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反 於益 良人秩秩德音
陵反 賦也 倭駟四馬皆以倭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
之族習也 孔其詳也 公孫二隅矛也 塗錡以白金為之 下

蕙葭刺之發
也未能周禮
將無以固其
國焉

端平底者也蒙雜也山也中乎也眉之別名死文貌益雜羽之文於
眉上也虎張以虎皮為弓室也錢膺錢金以飾馬當背帶也交
交二弓於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也儀
禮作數羅繩膝為也必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
林使正也載裝載也思思之深而起
吾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傳云韋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錢飾其膺也謂弓室之膺
也亦雅金謂之錢且辨云此章不言馬皆言弓膺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反古葭加音葭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

洄反洄音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死在水中央

兼似佳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葭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
溯洄洄流而上也溯洄順流而下也死然不見貌在水之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若乃在水之一
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陰陸氏曰今人以為魚魚因以得名葭葭也葭也又名華一物
而四各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葭成則名葭葭在來也亂也又名

兼葭二物共十一名。為一物而孔氏以兼似葭而細又不以
為一物也。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
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死在水中央。直尸反。賦
也。兼葭采采。禮反。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溪。溯洄從之道阻且右。軌反。

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也。右不相首而出其右也。小諸曰。沚

兼葭三章章八句。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兼葭得霜

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
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
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
所適欲逆流而上道遠不能得欲順流而下則困水
中矣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義
而不能及退循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
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
周禮者其迂耳若孝公所謂安能邑人待數十百

終南戎裝
能取固始為
諸侯受顯服
大夫差故作
是詩以戒勸
之也

黃鳥憂
良也國氣
穆公文從
死而作是
詩也

年以成其主也故詩人謂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
之非其道耳此皆為序所經率以詩說序愈巧而愈
鑿如此故累纂之
以見其必不然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

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今京兆府南條山嶽也皮葉白

色赤白相理好宜為車板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

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飾其為君也此李氏曰終南山

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都駟驥之意也在扶風武功縣

東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毛氏曰條指

音明釋木指山嶽也與同郭云今之山嶽也又云梅朔音髯

似言實賦嚴氏曰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

裘歸衣以揚之詩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

可揚也又曰白狐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揚其上又加皮弁

服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

白布為之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蓋以素錦為揚衣其下有狐白

裘諸侯也愚按其君也哉嚴氏謂哉者疑而未定之辭有謂謂

之服也○不盡之意謂亦言容貌衣服未定為君有德而已

佩玉將將下羊壽考不忘以也紀山之廉用也堂山之寬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穢

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以也交之飛而往來之貌

息名特傑出之稱允曠也惴惴惟貌慄懼也良善贖買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二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

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曠

中也二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孔氏曰穆公任好

賢以他人則人皆願日其身以易之矣德公之子於懷公

為玄孫之子殺人以其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
 穆命從已死董氏曰陳乾昔魏顛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
 之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不得○馬按陳乾昔疾屬
 死方責穆公死而奔民故率其重者耳○其子必大為棺使
 二婢夾我及死子謂殉非正礼不果殺晉魏顛父疾○交交黃
 命類嫁變妾疾革又命以殉後子竟嫁之並見左傳○交交黃
 馬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吳也防音也言一
 水○交交黃馬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吳也禦
 黃馬三章章十一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不
 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見以

晨風刺康公
 也忘穆公之
 宗始棄其
 禮也

之不復東在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
 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二子自殺以從之則二子亦
 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見康公從父之
 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
 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八人至穆公遂用百七
 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程之俗而無
 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聞三良之不幸而數秦之
 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
 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激也以矣其後始皇之葬
 後宮皆令從死工匠
 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航伊攝彼晨風音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吳也航疾飛貌晨風鷗也鬱茂盛貌
 君子指其夫也欽憂而不志之貌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航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
 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
 與晨風之歌同李氏曰鷗鷗鷗屬陸氏曰似鷗黃色燕額
 意蓋秦俗也
 山有苞櫟盧氏反叶烝有六駘非角未見君子

無不刺用
矣也秦人
刺其君好
攻戰用安
而不明民
故焉

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矣然則有八駁矣未見君子則
憂心靡樂矣樂則憂之甚也

釋文曰樂實採椽盛實之
房也陸氏曰秦人謂採椽

為椽河內人謂木家為椽即椽斗也言有椽彙自裹椒櫞之屬
也其子房生為椽木家子亦房生東海及徐州謂木蓮其葉始
生食之味辛其椽子八月中成博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
為羹肥如胡麻羹孔氏曰六駁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

山有苞棣弟濕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興也棣黃棣檉赤羅也實似梨
如醉河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郭氏曰赤羅今
揚榘陸氏曰一
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細
密如羅又有白者赤羅文較白羅文緩雖皆文木亦羅為上

晨風二章章六句

愚按此詩諸家皆本序說孔氏
云北林鬱然茂盛故鷓鴣飛而集
亦猶穆公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憂而憂惟恐賢之不
至今康公何為奔我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
志之甚也東萊云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
而无終未見君子憂心欷歔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
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秦
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以見之嚴氏謂此詩穆公

舊臣作言晨風飛入鬱盛之北林喻已初蒙秦國
之盛下而趨於之今穆公死康公立我舊臣憂樂不得
偶見曰望曰已憂心欷歔然不忘其故也望之久而
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何如何復嘆多是不記憶我
矣言不復得進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
莫予追也諸說之不同又如此姑纂備覽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賦也袍偏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
天子之命而與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
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
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情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氏曰秦不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約反與子偕作賦也偕事也
純著初錦名為繡雜用舊絮名為袍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與子偕行賦也偕事也
垢澤故謂之澤戰
車戰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

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明與子偕行賦也偕事也

程氏曰澤如今汗衫之
類孔氏曰車戰裳也

渭陽康公
舍母也康公
之孫晉獻公
姜文母遭難
姬之難未及
而秦姬在穆
公納姜康公
將為大手贈
送文公子渭之
陽舍母之不
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

及其即位
名而作是
詩也

秦 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毛氏曰 母之昆弟曰舅孔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水北為陽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黃而已兼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米菽云雖無子之路車乘馬也魯山謝氏曰于渭之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黃贈之厚也送舅氏之遠贈舅氏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只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只起而為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數果敢之資亦足以起而為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葉蒲習反○賦也悠二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孔氏曰 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瓊瑰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姬生重耳小戊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請申生申生自殺又請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

權與則厚
公也忘先
居之舊臣
與賢者
始而無也

獻公卒矣文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
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
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曰至渭陽者
送之遠也悠二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
佩者贈之厚也廣貨張氏曰康公為太子僕舅氏而
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
役然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
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卒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嗟乎不承權

輿賦也夏大也渠二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
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陳氏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

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

起故謂始曰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有反已今也每食不飽

反荀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簋五器也谷斗二勝方曰簋圓曰

盛外方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

大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月非禮食也疊山謝氏曰

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二仰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

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一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而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又不食

言也則就之禮貌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又不食

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則當時為賢者亦為可恥矣

權輿二音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中公白公穆生

穆生設醴及下成則竹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漸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德故今

三人皆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以類豈為區人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

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六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完新幽
公也淫荒昏
亂游蕩無
度焉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

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曾孫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

子陳都於宛立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焉武王所賜又曰鄭駁

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甲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闕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

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鄭是為三恪又曰孟諸尚書作盟諸詩譜作明諸明音孟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子之湯

浪他郎他反 兮宛丘之上 辰羊辰反 兮洵音有 音有 情兮

而無望

武方武反 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

東門之粉塵
亂也幽公淫

荒風化之所
行男女乘
其舊業遊
會於道路
舞於市井
爾

國人見此人常遊於苑立之上故叙其事以刺
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以為其地之名東萊呂氏曰湯雖訓湯與徑并為湯湯者解氣
發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調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苑立之下五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直

反其鷺羽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
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鷺舞者持以指
擊也言無時不出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一說李氏曰王氏以值為遭曰值者百
姓厭苦之言東萊引先生初解亦曰值遇言無時不遇其出
遊而舞○坎其擊缶方有苑立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值

其鷺翮音導叶殖有反賦也正其鷺翮孔氏曰在易離卦故正
蓋貳用注注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蓋副設玄酒以
缶又是酒器左襄九年宋突具饋注則又是汲器然則正可備
樂若今擊甌又可盛
水盛酒即今瓦盆也

苑立三章章四句

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東門之粉符云苑立之羽况浦子仲之子婆娑素何

其下叶後五反○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卻着莢皮色白子仲
其事以嚴氏曰粉見唐山有樞桐見唐鵲羽一說毛氏
相樂也曰了仲陳大夫氏嚴氏曰子女子張氏曰婆娑不必
是舞但綦御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無韻不績其

麻叶謨市也婆娑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
婆娑反市也婆娑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
也不績其麻孔氏曰早朝善謂無陰雲風雨一說嚴氏曰味此詩
也○穀旦于逝叶力越以駸反邁叶力視爾如救反

貽我握椒賦也逝往越於嚴眾也邁行也救比芟也又名荆
葵紫色椒芳芬之物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
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辭曰我親女顏色
之美如芟芟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密有類蠟葉故爾雅名蚶將俗曰火蠟葉大花落始生立秋日
人替之名曰秋葉至也

東門之揚
刺特也婚
姻失時男
女多虛親
血女猶有
不至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漸漬而不自知也謾備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也
相期之地也揚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六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也
之世反。只也肺之猶非之也皆之猶煌之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謂東門之揚與鄭羊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亂使然鄭氏謂親迎之禮以昏時李氏謂周衰婚姻廢春秋書紀裂繡來迎女是外之親迎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迎也自刺不親迎故陽倡而陰和勇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揚雖親迎而不至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有什元不肯行也所以至此泯民之罪上之人之罪也

墓門刺陳
佗也陳佗無
良師傳以
至於不義
考加於萬
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

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甚自然矣
也壘山謝氏曰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謾備

不已誰甚自然矣

與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所也夫指不自改則自時昔而巳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也僕氏曰墓水城城見唐葛生檀弓云葬于墓又云所指也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也又云古者墓而不墳墳則封之所以識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循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爲僕氏曰斯莊子斯而折之墓

門有梅有鷄萃止夫也

不良歌以訊
顧五反
顧倒思子
訊告也顧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鷄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子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子疑當依前章作陸氏曰鷄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鵬賦是也今謂之鷄鷄亦名在鷄僕氏曰僕書霍山家鷄數鳴甚美可爲羹雉又可爲炙莊子見彈而求鷄炙是也

楚詞注鷄鷄二物又云鷄似鷄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

防有鵲巢
憂純賦也
宣公多信
熟君子憂
懼焉

日出刺營
也在位不
好德而說
美色焉

墓門二章章六句

子相公鮑之弟相公疾病作殺其太子免代之相公卒此詩雖以刺佗乃是首舊之賢者備見始末作追曰此詩不能為佗置良師傳致有弒逆之事也愚以答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傳致有弒逆之事也愚以陳氏意推之前章墓門有棘以與陳佗之不良為立賢師傳輔道如斧之斯誰昔然矣猶云昔誰為此乎歸咎相公也後章墓門有梅之美木以與佗性本善有歌其惡以告者矣告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子豈有及哉亦追外台之辭也謾備

防有鵲巢

其恭

有旨苕

誰侑

予美

心焉忉忉

都勞反○只地防人所築以擇水者叩立旨美也若若饒也○如勞巨而細葉似疾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佛張也猶鄭風所謂迂也予美相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叩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陸氏曰苕幽州人併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

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反○只也

中唐有甍

叩有旨翻

誰侑

併謂誑誑則字與誑同書誑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一說毛氏曰防邑叩丘東萊呂氏曰後漢地理志叩地在陳縣○中唐有甍反○只也○唐中唐謂之唐甍甍解比防亭在焉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歐公曰宣公好信謔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己以謂謔言或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若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甍非一甍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予美李氏曰與寫生予美同寫生婦人所指者夫此詩臣子所美者君誰侑予美思謂其意若曰謔言誑言或吾君者誰乎使我心惕二初初然言誰者不欲斥謔者之為何人也謾備

月出皎兮佼

反古卯

人僚

兮舒窈

烏了

糾

兮勞

心悄

反七小兮

與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也心悄反七小兮糾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也心悄反七小兮糾也

羔裘大夫
道去其意
國小遭居
不用道好
其衣服道
運送不能
自強於改
治故作是
詩也

其華函其
實運其根藕
○彼澤之陂有蒲與簡
古頌反叶
居賢反
有美一

人碩大且卷
其負反
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鳥玄反○四六也
簡蘭也卷髮則

之美也惰
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
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鬢字虽不同其義則
一嚴氏曰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為

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牽
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

菡
反戶感
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魚檢反
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險反○與也
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則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其詩
甚絕不類狎邪氣象意詩次株林後當是相因而作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公卿宣淫陳之亂極矣而洩治
獨以諫死有美一人其洩治乎詩人所以痛傷之也
而變風於是絕其亦可以有所感矣詩言彼澤障之
水方虞決潰乃有辛烈之蒲芳馨之荷與簡皆非所
宜有也以與陳國危亂乃有如洩治之賢獨不得其
死當如何其傷之有碩大之德且勤拳以尺忠儼恪
以事上使我夢竟亡无所為淚泗交流中心念為急展

魯反覆於席而不能起也按靈公與
孔寧儀父通夏姬洩治諫不聽而殺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
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
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万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
為正者幸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幸
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錄之於詩之於亂俗之於降
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於詩之於亂俗之於降
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於詩之於亂俗之於降

檜一之十二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
州外方之北棗波之南居漆洧之間其君
如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相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
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鄭之於檜也未
知是鄭氏曰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如姓檜者處
否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釋文
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頤之間為檜子

羔裘道遙狐裘以朝
直遙反叶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力。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清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道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翔翔也。猶道遙也。○羔裘如膏。反。日出有暉。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暉。蘇氏曰。狐裘狐白。有白者。青者。黃者。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衣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揚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揚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為大。蠟之。服。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為證。以狐青為臣下之服。諸侯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黃衣。狐裘。以君為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黃衣。狐裘。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為狐白。清說。檜君服羔裘之朝服。以遊宴。服狐裘。朝天子之服。以聽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何為遽去。蓋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道遙。翱翔。為可憂也。一說。漢氏曰。序但云。大夫去國之詩。詩言羔裘。狐裘。亦無異辭。說者。但因如膏。有暉。遂謂好潔其衣服。因道遙。翱翔。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遂謂不能疆於政治。无事實可考。皆臆說也。然其去國。則必有故矣。詩言君平時服此服。而燕居也。服此服。以朝。群臣而在公堂也。今豈不想像而思之。至於勞憂傷悼焉。則其去也。非不愛君也。直不得已耳。

羔裘三章章四句



鄭氏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修政事。好潔衣服。大夫

庶見素冠。冠方棘。人樂樂。力端。兮勞心。惓惓。兮賦也。

庶見素冠。冠方棘。人樂樂。力端。兮勞心。惓惓。兮賦也。庶。幸也。緇冠。素冠。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緇。緣邊曰緇。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爾哀。遽之狀也。亦來。瘠貌。博。人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比。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女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熱其色。益白。是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冠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冠。練冠。謂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緇。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冠也。黑經。白緯。曰緇。其冠用緇。以素為緇。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則練服。練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二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記云。祭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注。成。成入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

服綳帶素鞞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紕音皮又曰
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素者今无此人所以此
心博也。愚謂棘人只是如棘之人。○庶見素表兮我心
而憂也。若所謂瘦瘠如柴之義也。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編衣素裳鄭氏裳而言衣衣是
大名曲禮云兩手摠衣謂摠裳也李氏曰此其言幾幾欲見服
則祥之素衣者今天此人欲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
之同歸也。○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
同歸其家也。○庶見素鞞兮我心蘊兮結兮聊
與子如一兮賦也鞞音鞞也。以韋為之。易服謂之鞞。其餘曰
鞞也。與子如一。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流氏
其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二句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

臨有長楚
疾恣也固余
其居之淫恣
而思無情
德者也

鉅音巨

於夫子接琴而絃行折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取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
獲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
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
盡能引而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
自削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
肖者之然聖人因情而為節文三日則不食既
殯則食粥既虞卒哭則食蔬食水飲菘而小祥則食
菜果又甚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酒醴練
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以此強人哉

臨有長
烏毒
樂音子之無知亦似桃猶儺柔順也夫少好貌伏沃
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憂也
而挾花紫赤色其葉並弱過一尺因蔓于草上東萊呂
氏曰天如草惟天之天謂始生時生意沃然可愛

楚猗
乃可
其枝天於驕之沃沃

美楚猗儺其華
方无胡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

二反。賦也。无家言无累也。○隰有萋萋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萋三章章四句

匪風周道也。國小政乱。夏及稱難。而君周道也。

長則引蔓于章東萊曰猗猗其枝柔弱牽蔓如人多愁者矣反思茁芽未牽蔓之時生意沃然可愛此所謂赤子志也。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无知无室无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愁故其辭過而激。僕斗南曰序言疾恣要是警言告少年之沉迷於色者以下隰之地有萋楚之草枝條華實柔弱如媚以與卑下之女少好妖嬈光澤如冰盡態極妍以相媚悅者非愛子也。樂子氏之无所知而未有家耳。○匪風飄符遙反叶

匪風發叶方反兮匪車偈起喝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反叶曰兮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之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匪風飄符遙反叶是詩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

兮匪車嘒符遙反叶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四風曰飄嘒漂

西歸懷之好音以也既滌也

之金符亦反兮音尋誰將誰亦傷也

中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孫炎曰關東謂誰其但有西歸之人。則思有以厚之也。○孫炎曰關東謂誰其用釜不用甌。雙舉者以俱是食器故連言耳。僕斗南曰誰能煎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滌其釜。蕭以只誰將歸周乎。有則我願慰之。以語檜國於漆。南在周之東。故因觀周道而云西周。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地。雷夏州即其地也。○詩云昔堯嘗遊成湯葬焉舜漁雷澤。民俗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惠難末時富而无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變風始作。

蟬蛸羽衣也
無法必有字
好者而係人
將無所依焉

蟬蛸之羽衣裳楚楚也似蟬蛸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之難明貌也此詩
也似蟬蛸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之難明貌也此詩
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志遠慮者故以蟬蛸為比而刺之言
我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之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
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泥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
也嚴氏曰蟬蛸中蠅虫楚楚猶言濟楚實之初楚邊巨
如渠畧然○蟬蛸之翼采采衣服北反心之憂矣於我
歸息此也米華○蟬蛸極求勿反閱麻衣如雲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音統叶輪夔反也此也
出形容鮮闕也閱者悅澤之貌鄭氏曰麻衣深衣孔氏曰諸侯
之禮夕深衣呂氏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
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无所依其於我
處乎蓋欲如楚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察其
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置
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過王之無
不自知其
辭之痛惻也

候人刺崇也
也共公遠君
子而好近小
人焉

蟬蛸二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殺外二反彼其音之子三百

赤帝芳勿蒲昧二反○與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

命赤帝命赤帝○與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

子而三百赤帝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寡疏孔氏曰夏官候

用信負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欵人上士六人下

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殺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

官長也東萊呂氏曰曲禮疏曰戈鈞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

頭不向上為鈞也直刃長寸橫刃長六寸注必音祕猶柄也孔

氏曰考工記父長尋有四戈父俱是短兵嚴氏曰帝字當作

古字通用采菽箋曰帝大舌蔽膝之象冕服謂之帝其他服謂

之鞞以韋為之采菽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前

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疏曰壓

藻說鞞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二尺頭五寸有華帶博二

帝制同別言之祭服謂之帝他服謂之鞞尊祭服也祭服昆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反

鳴鳩判不
壹也在位
無君子月
心之不壹
也

其服

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陸氏曰：鷓鴣也。好群飛。陽氏曰：此鷓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食。而食今乃說然。高如魚梁。之上。鷓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小人鷓祿高位而不稱。

維鷓

在梁不濡其味。陸氏曰：鷓少貌。變好貌。○會。鳥會。今。蔚。於貴。其服。○維鷓在梁不濡其味。陸氏曰：鷓少貌。變好貌。○會。鳥會。今。蔚。於貴。

兮南山朝濟

兮。變。力。轉。兮。季。女。斯。飢。也。會。蔚。草。木。盛。多。之。貌。朝。濟。雲。氣。升。騰。也。姚。少。貌。變。好。貌。○。會。蔚。朝。濟。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姚。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四章章四句。○會。鳥會。今。蔚。於貴。其服。○維鷓在梁不濡其味。陸氏曰：鷓少貌。變好貌。○會。鳥會。今。蔚。於貴。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

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若有常度矣

豈固為是拘二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

穀也即郊子所謂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呼獲穀方言云戴勝陸氏曰一名擊鼓一名桑鳩仲春鷹化為

鳩也或謂之鵲有齊人謂之擊正山陰陸氏曰一名搏黍江東

呼郭公鳩術婦書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悲反淑人

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也音其○與

下泉思治
也言公疾
夫公侵刻
下民不降
其所憂而
君明王賢
伯也

忒反其儀不忘正是四國叶于逼反。吳也有當度而

在桑其子在榛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

胡不萬年叶已因反。吳也儀不忒故能正○鳴鳩漢牛南曰四國

鳴鳩四章章六句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儵我寤嘆念彼周京若愛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我寤嘆念彼周京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

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則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之可治，變之可正也。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與下泉思周而周不復，只無其人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函一之十五

函國各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棄稷不務，棄子不繼，失其官守，而自實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注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官更失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一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在幼，不能治，祚周公曰：以冢宰攝政，乃成后稷之功。公劉之化，在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公之邠州，二水縣，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

七月流火，葉反。

九月授衣

九月授衣，叶上。

一之日觴酒

一之日觴酒，必發，叶反。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栗烈，制反。

無衣無褐

無衣無褐，音易，叶反。

何以卒歲

何以卒歲，或曰：發烈，皆如字。

如雪

三之日于緝

三之日于緝，叶羊。

四之日舉趾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葉。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遺愛，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致王業之報也。難。

里反 彼南畝 田峻 音至喜 賦也七月建申
後凡言月者以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六月之昏於地
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垂績之
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
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以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侯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
之正朔也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侯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
往也耕田器也子言在修田器也李足而耕也我家長
自我也歸田也周禮大夫大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厚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魯朝夕諷誦
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冬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
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无以卒歲也正月則往備田器
二月則率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後者率婦子而餉之始
治田早而用力者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
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
之意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
月二月之日一之日者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而終於十更有餘
月還以一二紀之也黃氏曰或曰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予謂
后稷居邰至公劉居豳正夏之時也當夏時而言夏正其說明
矣先儒乃以一之日爲周正因謂周公以月紀夏以日紀周不

知夫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
之言八月有凶七日來復初豈有異義者哉釋文曰躬易勤木
爲躬操木爲耒手耕曲木曰耒 端木曰耜 耒下耜也 濮斗
南門此器本以兩字爲名而可偏幸故周頌有畧其耜麥之良
邦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孔
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
帝籍今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耜足而耕故傳云豳土晚寒鄭
云于邦率趾皆校中國一月也又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
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
事業故周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
之志爲序 公號令之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 郎反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郎反 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繁祁祁 反 女心傷悲知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
庚黃鵬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釋桑也遲之日
長而暄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蚕今人猶用之蓋蚕生未齊未可
食桑故以此暄之也祁之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
鳴倉庚之時而蚕始生則執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
則采繁者衆而此治蚕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國中

隋音受蛇
登音亨

而貴家大貨連姻公室者亦无不力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
女願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
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在韋 韋鬼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蠶月條 反 它彫 桑取彼斧斨 反 羊 以伐遠揚猗 反 宜 彼

為公子裳 賦也 在韋即兼改也 蚕月治蚕之月條桑枝落之

葉存條曰荷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
荷二然耳 鳴伯勞也續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也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
擬來歲治蠶之用故八月在韋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
傳至來歲治蚕之月則采桑已供蚕食而大小畢取見蚕盛而
人力至也蚕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
麻以為布而凡此蚕績之所成者皆桑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事而其不自愛以
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
以上二章專言蚕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无衣之意
曰在韋見兼改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筐注曲薄也植植也薄用
筐為之以為蚕用又曰條桑謂斬條於地采之也釋文曰斨

即斧也蓋孔斧受柄處隋孔狹而長女桑葉桑郭氏曰今俗呼
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郭氏曰鳴鵙夏至來冬至未應陰氣
之動其聲鳴二以聲得名補傳曰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曹
氏曰祭義云歲既暮矣出婦卒蚕遂獻廟於夫人及良日夫人
練三盆手浴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四月秀萼 於遇
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五月鳴蜩 反 影 八月其穫 反 郭 十月隕 反 子 穉 穉 音 一

之日于貉 反 戶 各 取彼狐狸 反 力 之 為公子裘 反 葉 二 之

日其同載績 反 子 管 武功言私其獫 反 子 公 獻豸 反 古 年 于公

賦也不卒而實曰秀萼草名蜩蟬也獲木之早者可獲也隕墜
釋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
也同蜩作以狩也績音而繼之也獫一歲豸三歲豸也○言
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重蚕桑之功无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
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而大者則獻
之於上亦愛其上之无已也此章專 釋草曰木謂之華草
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无獨之意 謂之菜鄭氏曰物成
首秀萼始曹氏曰萼遠志也刈向說萼味苦謂之苦萼本草遠
志一名棘蕪一名棘蕪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孔氏曰蜩

○六月食鬱及奠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八月

剥音卜棗音走十月穫稻音徒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酉反七月食瓜音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音苴采茶

新樗音書我農夫賦也鬱棗屬與棗也葵菜名

介助也介眉壽頌禱之辭也壺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

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

以世老疾奉質祭瓜瓠首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

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

亂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左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二楷

能崩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轉低覆其根爾雅曰華大葉小

花紫黃色可茹濮氏曰戎葵一名蜀葵秋種經冬至春實李氏

曰公儀子技園葵此也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孔氏曰眉壽人

老年者必有毫毛秀出劉氏曰藿之枯者可為醃臘客可茹濮

氏曰樗莊子不材○九月築場圃傳故十月納禾稼護反

黍稷重直谷反稌音日禾麻菽麥力反嗟我農夫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苴爾索綯徒刀反亟力

其秉畀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物主之時則耕治以

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之稂結之總

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稂

言木者稻秫苽梁之屬皆木也同聚也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

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廬者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

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綯也繩索也束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

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

取茅夜而發索承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

不暇於此故也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李氏曰

如北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李氏曰

王泰離上入由田野愚按如集傳或說則晝爾于茅以下已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九猷羔祭韭音小九月肅霜十月濂徒力

場朋酒斯饗良反曰殺羔羊躋反子奚彼公堂稱彼兕

觥古號反叶萬壽無疆水賦也鬱水謂取於山也冲三豔

是也納藏也藉水所以備暑也凌陰不室也幽土多正月風

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二朝也蘇氏曰古者藏水後落之月

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

之十二月陽氣蟄起陽始用事則亦始降水而廟薦之至於四

二月四陽作蟄蟄起陽始用事則亦始降水而廟薦之至於四

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水於是大發食肉之祿心病喪浴水

无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无伏陰春无凄風秋无暴水開水亦聖人

禮相變調之一事亦不降民不天札也胡氏曰肅霜氣肅而霜降也

際場若農事畢而掃場也兩事曰朋知飲酒之禮兩尊壺于

際章戶間是也路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李也疆竟也○張子曰

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勸趨其藏水之役又

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率酒而祝其壽也

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

制亦未盡備而民事雖君則得以為國之初此等

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

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時季

日在北陸而癸水深山窮谷於是取之注云夏十二月日在虛

范孔氏曰天官凌人十一月斬冰即納之幽土晚矣故正月藏

之藏氏曰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

王業而於得民也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故國人以羔羊朋酒自

請公堂其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仲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婦之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

也節此七月○愚按補傳曰幽周公之詩不列正風

之義也何也幽非周之列國周公為魯變而

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

所言王者事也七月以周公故屈居風也又按黃

夫曰公劉乃召康公作以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

七月則公劉本有是故周禮春官迎賓暑而吹豳詩

可見周公特陳之非公所作也故詩惟言豳國之風

俗初不言后稷先公如何而率民此公劉所以入雅

七月初所以不得入雅也愚謂黃說似得補傳謂周公

遭變而作尚可謂雅言王若事則公劉亦合不得入

鴉鴉周公
救亂也成王
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為
詩以遺王
名之曰鴉鴉
焉

鴉鴉鴉既取我子又叶無毀我室上叶恩斯勤斯
其東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鴉養也。武王克商使弟管
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
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於孺子故周公東
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鴉鴉而謂之曰鴉鴉鴉
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
驚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其矣况又毀我之室乎
我室乎以武庚既取管叔不可更毀我室也。或問既
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管叔不可復亂王室不知是如
此否畢竟當初是管叔殺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

所殺而其子安然事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
歸怨管叔又問不知當初合天下之力誅紂了却使自家屋裏
人自做出。幼大陳脫這不疑是周公之過無疑然當初周公使
管叔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般事管叔後來
必是被武庚一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他乘醉以言為詞
之曰你是兄却出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叔豈
想得被這般個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般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叔如此曰必是當日因
酒做出許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郭氏曰鴉鴉別名鴉鴉
大祭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郭氏曰鴉鴉別名鴉鴉
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叔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這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綱。音直留。莫侯。痛戶。後五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音黃女反。○此也。道及徹取也。桑土桑根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在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際亦
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
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東萊呂氏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桑土韓
詩作杜方言云。○子手拮据音居子所將反。力活。茶子所

東山周公東征
前公東征三
年而培常婦
去大差之故
重言其完也
重言其意
重言其室
家之內室也
重言其要
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
序其情而
其勞可於
也說以便民

我祖東山惓惓吐刀不歸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枝叶彼獨宿亦反

室翹翹反風雨所漂反搖子維音曉曉呼子尾脩脩反子
祭祀供箱節音相
言蓄之以為藉
○子羽譙譙在消子尾脩脩素子
殺也脩也故也翹一危也曉二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翹以
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漉之則幾之哀鳴安得而不

伐柯美周
公也周天
夫判朝
廷之不知
也

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
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
間王至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
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喻妻如何匪媒不得柯也

則不遠我觀反之子邊豆有踐賤也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觀反之子邊豆有踐賤也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觀反之子邊豆有踐賤也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觀反之子邊豆有踐賤也伐柯伐柯其

伐柯一章章四句愚謂首序云其周公猶未甚失

謂則朝廷之不知己是詩中所無之意將者又推求
不知一季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直宜決所謂傳之愈
失其真也哉朱子決之當矣意更微以下篇比之九
賦云我觀之子衮衣績裳不過謂見公所服衮績而

九賦美周
公也周天
夫判朝
廷之不知
也

九賦反之魚鱗才損魴音房我觀之子衮衣古本衣繡

裳魚也九賦反之魚鱗才損魴音房我觀之子衮衣古本衣繡

於文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
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賦之網則有鱗之魚矣我
觀之子則見其衣意謂之服矣意謂之服矣意謂之服矣意謂之服矣

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與也鴻飛遵東

張公周
公相攻
通則國
湯年近則
未知周大
夫美其不
失其聖也

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
遺德矣公歸首無所乎公將於女信處而曰
韻詩中亦有
此休方子
不復言將留相王
室而不復來東也
○愚謂不復作豈不復其位乎
○是以
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無傷也
此信指於此是以歸之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之悲也

九戩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

彼跋蒲末
其胡載壹
其尾公孫
頌膚赤烏
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頌留之意公歸當無所於汝
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處耳是以
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於此是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我心悲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有則期廷不知之向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
費多少辭語到底體突其首謂去後千百年自
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實錄

路鐵

几兀

几兀
几兀也跋蹠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壹貽也老狼有胡領而
跋蹠其胡領而哈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膺美也赤烏冕
常故詩人美之曰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士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
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晉察之流言也而詩人
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謗
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發公之深敬公之至正而
其正言亦
有法矣
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不居云云看來詩
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
此詩人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
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
所逐春秋却書孫齊
如其自出云耳必大
○定則不路注貽蹠也釋文曰蹠與壹
皆顛倒之類進則蹠其胡而前倒退則知頰而倒於尾上鄭氏
曰履人注王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鞶侯玄
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鳥鞶音冊下曰履毛氏曰几絢
音助貌孔氏曰絢鳥頭飾中紉也程氏曰狼所以致禍難危困者
狀如刀衣鼻在鼻頭縷縫中紉也程氏曰狼所以致禍難危困者
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亂進退之道无利欲之蔽故雖

指諸篇讀者
擇焉可也

詩卷第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九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詩也故或散放和說以

異多周公制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附錄小雅

亦如古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

雅是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小雅體格作小

雅非是後成詩後旋相度其辭曰為大雅小雅也謾問二雅

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雅是所繫者大雅禮用施之君

小雅腔調耳大雅問變風變雅如何說曰也此是後人佔地說

今也只是依他寓問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呂東萊

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作離

騷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九辨之類則為傳尔



大雅

待言語之間而其
象說 孔氏曰荆楚間謂高為敢去刃切王
所以示我者深矣
叔曰嘉賓是公卿君子有官君子則大

夫以下群臣漢氏曰燕禮名饗食燕二者皆賓禮形弓一朝饗
之饗禮也伐木陳饋八簋食禮也此及南有嘉魚式燕燕禮也

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二食三燕
諸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 吻吻鹿鳴食

野之冬 其今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且其 都南反叶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其也本章名

如竹蔓生 其也 燕安也 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
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懇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无已也

象說 陸氏曰冬宴生澤中下地鹹屬漢氏
曰湛沉同言沉醉也音沉與韻皆協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
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

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
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

人也故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士焉先王以禮
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

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肯以飲

附錄

時舉問鹿鳴四牡皇華二詩儀禮皆以為上下
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

無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享始教宵雅
肆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享之始須教他使知

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
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閔唯卷耳

采芣采蘋等篇皆是不知當如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時羊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

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諫
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王相好之誠

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
理之正四牡古注云无公義非忠臣也无私情非孝

子也此語其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
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

及其後便咨詢咨謀看此詩 **象說** 鄭氏曰享記大享
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象說** 始教宵雅肄三宵

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李氏曰宴禮小
臣納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華笙入立於縣

中奏南坡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

忠者臣
之采也
而見知則
矣

高單卷耳召南詩集來樂米類大師告于樂正曰正
歌備徹俎洗饗而行无弄爵无弄樂則是文武以後
以此詩為燕樂群臣之歌也釋氏曰鹿鳴以下二十
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愚按東萊
引朱子初解云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
樂歌之辭周公所制定南坡至菁莪周公相成王所
制之樂歌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
誠和樂而被之音聲率是事則奏是詩焉

四牡駉駉反周道倭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古我心傷悲賦也駉駉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倭回遠
使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及其職分之
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暇以是而自安
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閱其勞言駕此四牡而不可不堅
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
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尽其道矣傳曰思歸者
私恩也樂監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
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
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
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
事者諸侯受天子之命以治其

駉音馬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他丹

之貌白馬黑鬣曰駉
皇暇營此處居也
則坐也嚴氏曰跪者雙膝着地而自身坐者雙
膝着地而坐也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者

不遑將父扶雨反載飛載下五反集于苞栩况用王事靡盬

或下而集於所好之類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
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
哉亦憂其憂如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又心也
○翩翩者

情真切而及此探人
○翩翩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蒲彼反○

常棣燕
兄弟之
管宗之
直以作
和焉

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
肉調也詢猶度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
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
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它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
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詢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
咨詢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
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
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之華鄂

五各反

不韡韡

韡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待禮反○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
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
其鄂然也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
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唐棣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此常棣與來微言維常之華則爾
雅所謂棣也陳氏曰棣於上而詩鄂以固者華也固於下而詩
華以榮者鄂也孔氏曰鄂比弟華比兄疊山謝氏曰同根共幹
相依而不相離如人之兄弟出於同氣以天屬者不可解也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崇根華鄂觀之凡今之人相親
相愛生死可恃者莫如兄弟矣
耳至於積尸裒集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
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闢闕之事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與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
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
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出舊說詩之時也皆不足
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日原隰猶禮弓所謂升於坂丘觀於九原乃壙墓之間親戚朋
友送葬者聚於原隰頃刻而散不復思念兄弟恩義之厚既葬
之後哭位哀痛恨不得再見之思其容貌思其笑語思其居處
同氣相求之情終不忘禮弓曰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兄
弟求矣亦猶是也
○脊
反并益
令
音
在原兄弟急難
令飛則為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地與而言當此之時雖有
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隰
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
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

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吐丹反叶它滄反○與也脊令難渠
水鳥也况發語詞或曰當作况○脊

無以父
其樂矣
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
蓋天合者微有乖駁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宜爾室家

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置其然乎
就用乎字為韻
○賦也帑子究

窮圖謀置其後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
帑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
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
以為然者也有非是究是圖置其然乎
○蘇且文問六章七章就他
其名而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
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東萊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

伐木益朋友

恒也自

天子至在孫

人未有不頌

之成者親

親以睦友

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

歸之厚矣

損益患其殘陋而不信
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
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
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其薄而猶有
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厚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
有急難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
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
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女寧之
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
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
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
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
讀者宜
深味之

伐木丁丁

陟耕

鳥鳴嚶嚶

於耕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叶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

聲之和也。幽深迂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附錄** 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樸氏曰。鳥鳴嚶。即黃鳥。已見葛覃。之以和平之福。燾。因其聲。故又名嚶。歐陽氏曰。詩意鳥在木上。則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舍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神其聞之。吾儕為友。當終久相與和平。疊山謝氏曰。鳥之在喬木者。尚不志在幽谷者。窮人之為人。自窮而達。獨不能求其在下之同聲。有不平之心。以富貴之交。而厭薄貧賤之交。富貴者必有不平之心。內不平。而外相和者。多矣。心和而氣平者。寧幾人。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必不遺。故舊出於真情。非勉強。矯揉為之。富貴者無惡。貧賤者無怨。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朋友。伐木許許。友之義。始終如一。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釀 所宜 **酒有奠** 象曰 **既有肥羜** 首曰 **以速諸父** 兩扶

寧適 不來微我弗顧 五反 **於** 音 **粲酒** 所解 **埽** 蘇報

陳饋 八簋 有反 **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 其九 **寧適** 反

不來微我有咎 其九反。因也。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酒者或以筐或以草。而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真美貌。許。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數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於。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附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酒。故。以。茅。縮。酒。也。**附錄** 今人。俗。呼。五。月。羔。為。羜。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孔。氏。曰。稱。父。古。舅。親。之。辭。也。蓋。盛。黍。稷。之。器。長。樂。劉。氏。曰。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孔。氏。曰。肥。牡。勞。之。牲。者。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之。鳥。鳴。嚶。下。章。但。言。伐。木。許。之。省。文。也。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 **伐木于** 子。於。閑。暇。之。時。有。醴。酒。肥。其。具。扇。友。宴。樂。之。

釀酒有行 邊豆有踐 在演 **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餼 侯首 **以愆** 有酒湑 思曰 **我無酒醑** 音 **我坎**

天之下報上
也二石能下下
以爲其政臣
其始美以
其光

坎鼓我蹲蹲反舞我迨音待我暇五反矣飲此滑矣

興出街多也踐陳列魏兄弟朋友之同濟者无遠皆在也先諸
勇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餼食之薄者也德過也滑亦醜
也醜買也坎擊鼓聲薄之義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
於有德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
先但及閑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乾餼公劉乃累餼糧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爲豆實毛氏曰以
窪曰醜以穀曰滑孔氏曰穀章也豐山謝氏曰滑我之滑之
也醜我之醜之也鼓我之鼓之也舞我之舞之也滑
我舞我鼓我舞我八字皆闕下句法見古文之妙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章舊作六章誤矣
今從其說正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反自音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尔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
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

以下五詩其其臣人受賜者歌此詩以答
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說序客得此意而古詩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
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道夫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必大

按此錄雖不同集傳而義爲勝

嚴氏曰厚謂忠厚益謂益利於民使尔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
受也使尔多行利益則民物无不蕃庶也此詩曰厚曰益曰穀
皆以俾尔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無曰宜曰興曰增比以無
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尔單厚俾尔多益俾尔戰戰則欲
其每事皆厚皆益皆善謂有一之未厚未益未善不足爲君德
之全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
之辭豈宜古曰君臣相去之義耶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濼氏言
人所謂言曰盡不如訓獨譽山謝氏曰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凡
人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諸福之。天保
來不問多寡皆若消去而未嘗有焉所謂何福不除也。天保

定爾俾爾戩反穀穀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去前及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
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穀盡遐遠也尔有以受天之

祿矣而又降尔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与也書

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詒意正如此

何福不除矣又曰俾尔戰戰又曰无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
曰降尔遐福其所以起勸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

○

修遠成
也文王之
初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獫狁
抗之天
子之命命將
車遣成後以
守中園故
不後置
車以勞
遷杖杜勤
也

天保六首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故叶則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止靡

室靡家叶古玁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也

玁狁多作牛出地也莫晚寐先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居也

此遺成役之詩以其出成之時米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

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歲亦作止矣曰歸曰

歸則歲亦作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固

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教其勤勞

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又曰古者成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去

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如今之防秋也

不遑啓居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二章則竭力致死

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

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

之也其事恐如此先生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是詩皆

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成於婦

又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卒

采薇

鄭氏曰薇見

草蟲微也

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成未定靡使歸聘

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

孔茨力反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業業翼翼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雅曰爾雅注說文皆作爾之華盛也○駕彼

四牡四牡駉駉來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四牡

翼翼象弭弭氏魚服北叶豈不日戒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駉駉強也依猶乘也腓猶庇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

也魚服名似楮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

矢服也戒警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所

相警戒乎獵狁之甚其急誠不可不備也嚴氏曰遣

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左傳左執鞭弭曲禮右手執蕭

蕭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斷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叶於希

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又○賦

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其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

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

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久而不怨雖憂而能勤矣

范氏曰予於采芣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芣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

歲亦莫止首尾申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王氏曰人情

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

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

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又曰

玩味此詩成役用命文王有以感之矣疊山謝氏曰采芣一詩

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

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車芳選
五七

采芣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叶莫自天子所謂我來直反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

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使之載其車嚴氏

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夫御夫使之載其車嚴氏

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

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傳稱文王有事君之忠於此可見○說王氏曰天子紂也童

氏曰文王為西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王亦紂也下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旄叶音北矣建彼旄叶音毛

矣彼旄叶音餘旄斯胡不旆旆叶音蕭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似醉反○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旄鳥隼龜蛇由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沉茲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旄旄彼旄旄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

皆此意也付錄子善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旆旄

又惟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先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

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瘁耳如此却自平正東萊說詩

或巧詩正怕如此細看古人意思自

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時乎

為之續旄未為燕尾者名之為旆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

旆言不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在茲旆旆亦揚

起也又曰一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疊山謝氏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

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

况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

○王命南仲往城

于方出車彭彭叶音鋪旂旐央央叶音良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赫赫南仲徽猷于襄叶音襄

彭彭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

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

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車馬眾盛旌旐

明威靈氣為赫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故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

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徽猷

之難除禦我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叶音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叶音簡

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

所謂往遠戌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米薇之

書有二三說先生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

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

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嚶嚶於道草蟲

趨趨反他歷正阜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反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此言將

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

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言既

却儼猶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春

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春

日遲遲卉反許貴木萋萋反倉庚喈喈音皆叶采芣

祁祁反巨移執訊音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儼猶

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

賦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

時春日晴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

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儼猶者儼猶大故以

為始以○果疏○嚴氏曰繁以生蚕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

言執訊獲醜此詩以不戰言之也

七
林林兮正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杖大計反之杜有皖革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

之詩故追止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

之杜有皖其美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

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

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與也下章放此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

○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鹽憂我父母叶滿檀車憚憚尺善四牡瘡瘡古緩反叶

征夫不遠賦也檀木堅直為車憚憚貌瘡瘡貌○登山和

以王事治父母之憂也檀車之堅而散矣

壯之壯而能天則正夫之歸亦不遠矣杞桓桓曰我君子

父母君子之父母○匪載匪來叶立憂心孔疚叶訖期逝不至朱

力而多為恤下筮偕叶辛止會言近叶渠止征夫邇止賦

載裝夜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我載而來歸固

已使我念之而其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

恤如何哉故且卜筮相襲俱作合言於路而皆曰近矣則

征夫其亦述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

不為樂疏逝不至也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

於歌詠則不悅之出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其下

自陳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鷓鴣羽采綠也

扶杜四章章七句鄭氏曰遺將帥及成役同歌同

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

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仗

杜勞衆故強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南陔此笙詩也有声无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

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毛公以南陔以下二篇無辭故升

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

次什之篇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笙詩也說

華黍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華黍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亦與樂
賢也
君子至誠
樂六
共之也

由庚
此亦
詩

南有嘉魚五教歷各二反然單單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燕出於河南之丙然發語聲也單雅也編細

竹以單魚者也重言單之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承然而單人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嘉賓之物而道達主之樂賓之意也嚴氏曰嘉魚食於泉

南山有臺
樂得賢是
得賢則能
為邦家立
天子之基
定

之取義者似
比而實興也
來之六直陵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或如字反思也

南有嘉魚四音章四句說見

崇立說見

南山有臺說見北山有萊說見樂音只音君子邦家

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

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附錄詩便有感發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

其德而祝其壽也附錄詩便有感發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

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如

此說定便局了陸氏曰萊州人承以爲茹謂之萊承也

一詩之意必大一說漢氏曰通上兩篇皆一時樂工之所

歌前既以君子屬主人不應至此遷轉而之他山詩言南北山

有如是之一之草木以只君子於人何所不容其心不亦樂哉

宜其邦家之安榮斯氏之愛戴壽考之無窮替名之日益而安

養之福且及於後嗣申復而歌詠之莫非祝頌之辭也○愚亦

疑江漢詩分明稱天子萬年○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

天子萬壽詩恐實不可當也

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也曹氏曰桑可委

以為衣楊柳見秦車鄰○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叶滿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

而滑其子為○南山有栲音考叶北山有扭反女九樂只

君子遐不眉壽叶直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栲山

扭音也遐何通○南山有枸俱甫北山有

椶音音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樂只君子保艾蓋五

反爾後叶下五反○興也枸狀樹高太似白楊有子著枝

使鼠梓樹華木埋如椒亦名苦椒黃老人髮復附韻子善問枸

黃也考老入而陳梨色如浮指也保安艾養也附韻曰機枸子

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賴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甘而解

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

亦醞酒不成節曹氏曰搜宮

及四海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

由儀說見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

巧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

寫輸寫也燕謂燕飲善言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善謔通凡詩

之善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

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

而歌嚴氏曰蕭香蒿也荻也牛至蒿也○蓼彼蕭斯零

湛露天子
適諸侯也

露瀼瀼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壽

考不忘與也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壽

乃禮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符禮令德壽豈

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詩豈壽而且樂也

而德可久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反奴同既見君子俾

徒彫革冲冲反和鸞維維萬福攸同與也漙漙也華

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華華首

蓼蕭四音章六句

湛湛直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盛夜飲不醉無

歸暉也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安也亦父也足也夜飲

諸侯之詩言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

申燕私之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

考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與也顯明

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恐無

疑也○其桐其椅反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

令儀與也離也垂也令儀言
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人之情多寡深豈
弟者必君子也
相精見定之方中禮山謝氏
曰豈弟君子之情多樂易小

湛露四音章四句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止於
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日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
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露二詩先生云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
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時幸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

百四句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詩卷第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尺昭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鐘鼓既設

一朝饗

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

所請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曰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
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
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
室藏之弓一朝奉以畀人未嘗有澤留頌惜之意也後世視府
賞賜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
與中心貺之者異矣也晉各賞功臣解休至
有印刻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露為色赤黑彤是赤旅為黑赤者周所尚故賜弓赤一黑十以
赤為重耳王氏曰說文昭弓反也弓弛而體反也嚴氏曰賜弓

彤弓奉
錫有切諸
侯也

菁者菜
樂者材也
君子能長
之矣
天下喜樂
之矣

不張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二曰盛於食燕周語曰
王饗有休燕燕有折俎八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
行慶賞必與神人共
○彤弓昭兮受言載叶反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叶去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反之

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勤也尊也鄭氏曰載出載之車疊山謝氏曰古又

傳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說嚴

氏曰右与宥侑通助也左旺十八年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帛

助○彤弓昭兮受言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

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市由反叶之賦也秦嘉好

酒之禮主人獻賓二酢主人又酌自酌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醑二猶厚也勸也

醑報功也嚴氏曰鄭以醑為酬酢燕禮饗禮為訓共儉爵為不

飲未必有醑酢也疊山謝氏曰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飲賓酌

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醑所以見其

意厚也禮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醑之此亦中心喜對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竟報宴注曰憤恨怒也音謂

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

明報功宴樂漸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

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海臣子莫敢不容

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賦非

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

功而已未曾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

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

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

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激求弓矢之

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康成啓之也

菁菁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

儀叶五何反○與也菁二盛貌義羅高也中阿二中也大陵曰

彼中阿矣况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

以菁二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比毗志物四驪反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將大里

○我服既成于二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賦

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及軍事

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

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

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及舍而止又見其應變

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備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

大有顛反玉容 薄伐猷狁以奏膚公音恭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廣大也顯大貌秦皇會

太公功嚴威翼故也共與供同服 呂氏曰上三章皆自治

事也言將帥皆嚴故以恭武事也 之備疊山謝曰薄伐

者叛則代之服則捨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

軍心不齊為帥必故不敵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 ○猷

狁匪茹反如豫 唐唐獲音獲 侵音侵 及方至于涇陽

織音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反元戎十乘繩證以先啓

行在獲郭璞以為甄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織文鳥章

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也 織文鳥章

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旆者也 織文鳥章

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其罪而 織文鳥章

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二必勝矣 織文鳥章

織文鳥章特其一且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

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殿元戎十乘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戎車既安反如輕反如

軒四牡既佶反既佶且閑反薄伐猷狁至于大

泰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詩言反 ○賦也輕車之覆而

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

後視之如輕後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視大原地
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口不窮
道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
非文无以附眾非武无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矣法矣
莫疏 東萊呂氏曰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後安不能
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疊山謝氏曰戎車旣安
信且閑教訓習熟則兩於馳驅也文武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
下縉紳介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
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一說王代曰集傳云太
原今太原陽曲炎切詳焦獲涇陽並在鎬京西北而太原陽曲
乃在河東鐵狝狝狝京西北之地王師乃東行涉河與敵人
不相值何緣可以驅○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
之出境炎深所未喻

我行永久

叶奉反

飲

於鳩反

御諸友

叶羽反

魚

白交反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叶羽反

魚

白交反

鼈

音

音

音

俗呼圓魚鮑燻炙列皆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語膾不厭細疊
山謝氏曰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實忠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
其君碩其君次口報善道察納雅言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
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
安得不飲御諸友乎宣王安
得不歸功於張仲孝友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

鄭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釋文從六月至

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畱

側其反

畝

叶每反

方叔咨

音

止其車二千師于之試

叶詩反

方叔率止

音

乘其四

音

音

音

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許力反

簟第

音

魚服

叶蒲反

鉤膺

音

條革

叶詒反

力反

與也

邑苦菜也青曰色摘其葉有白汁

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則今苦實菜宜馬食軍行

米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叔

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位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

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少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

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且無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眾于打

也
采芑宣
王南征

殘音前
賜音惠
辭音延

調也 ○四黃既駕兩不猗於寄於不失其馳叶徒舍

音捨矢如破彼寄音過一反○賦也備備倚不正也馳之驅之

破則獲不然不能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

力也又曰四馬內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

庖蕭反不盈賦也蕭之悠之皆開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

宜講也夫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

獲禽面傷不截路毛不截不成禽不截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

之達于右腦為上殺以為乾且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

賓客射左腦達于右腦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

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呂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

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饑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以耳凡

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之也不盈釋音曰膘

也亦通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釋音曰膘

解前肉也賜音惠有前上殺中心死疾鮮繁也孔氏曰次之者

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解服外膾音香水臙也右膾右膾

之子手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信長

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

大成也 ○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

吉日維戊叶莫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四牡

孔阜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群醜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

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

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半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

也以下章推之是孔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

日也其成辰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補獸之所

則又備禮禱之又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補獸之所

同鹿音鹿鹿麇音麇麇音麇漆沮七徐之從天子之所賦也

吉日美堂
王也能慎
徽接下無
不自足以
奉其上焉

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濟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觀獸之所聚。鹿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添沮之旁。為盛。且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中原之中也。祁大也。越則儻。行則俟。獸三曰豝。一曰豕。燕。祭也。言從王者親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祭天子也。○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我矢發彼小豝。音殪。於計。此大兕。徐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豝。矢。壹夫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津。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醴。實。曹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進於賓客。而酌醴也。○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省。是身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禮也。故。幸。醴。言之。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疊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須。諸侯及羣臣也。命有司。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射。羣臣。廣。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軍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勞。于野。與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未還。定安集之。至十稔。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故。此。○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洛。反。之子。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

于垣。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子

也。中澤之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

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因戒其後不可黷武庭燎以美其勤政而箴其勤之太過耳過則不可常而其終之怠勢所必至此詩乃銳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煩後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也漢氏曰合二雅而觀此詩必与常武相先後常武因為戒蓋自是無復有大雅之詩此因以箴之自是箴而規之而誨之而刺矣衰失之箴以漸而形序之書必有所傳使皆若此可無負於詩也

汚水規宣

王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彼流水朝直道宗于海叶虎駘惟必彼飛隼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叶滿有父叶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

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无肯念亂者

誰獨无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駘彼飛隼載飛

載揚念彼不蹟反亦載起載行叶戶心之憂矣不可

殫忘以也湯之波流盛憤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念之

深不違寧如也殫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殫忘也

釋文曰蹟亦思謂載飛載揚飛隼之無定也載起載行

作蹟是蹟也不蹟之無常也下文心之憂矣不可殫忘

大是說憂慮深切之意所以憂之者亦以其載起載行如隼之飛揚耳○駘彼飛隼率彼中

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與也率

止也隼之高飛循中陵而民之訛言乃无懲止之者

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時訛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

已也

汚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

院前兩愚按諸家多本京說謂規宣王聽議而諸

侯攜貳畧繫于下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

有不朝者指第一章也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

也三章言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東萊曰當諸侯向

背未定之際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

鶴鳴海
宣王也

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說戒矣
說言其將與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規宣王當屏
絕讓應使志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
人在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與反魚潛于淵或在于渚
樂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同其下維擇音它山之

石可以為錯七落反也鶴鳥各長頸身高脚頂赤身

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于九臯而聲聞

不可知其所以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

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于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

也國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

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鶴鳴做得巧更含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無幾乎鶴鳴思全不發露

道毛氏曰臯澤也漢氏曰澤曲曰臯楚詞注嚴氏曰渚小

聞于野上聞于天以此言有善惡而無遠近以見言之不可不

謹也魚潛淵水之下而知其或在于渚或在于淵以此行有顯

晦而無淺深以見行之不可不謹也樂彼之園以其有樹檀之

美而不知其下有木以比愛而忘其惡喜而容其後信

不審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徒同魚在于渚或

潛在淵叶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止也穀二名皆與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

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

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

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

紙謂之穀皮紙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以蒸

澆布以致其力疊山謝氏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可以攻玉只此

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說君子如玉小人如石石者邪類與

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一山也它山之石為錯而攻玉乃所

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誣君子以有過乃所以蔽君子而

進於無過之地也小人誣君子之無德乃所以蔽君子而進於

盛德之域也小人欺君子之無才乃所以蔽君子而進於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一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之十

詩卷第十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勤衣父音甫子音子主音主之音之爪音爪牙音牙胡音五轉音轉予音予于音于恤音恤靡音靡所音所止音止

居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康誥曰祈父居薄違是也子成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為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父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故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六軍之士出自有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按司右曰元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俊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者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白駒天
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

止賦也爪士爪牙也○祈父曾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

尸養也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

而無昆弟者皆遣歸耕公于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

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同馬

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故獨不聞乎乃驅吾從

我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同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

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

曰天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

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

但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哉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見其東萊呂氏曰讀是詩

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見宣王變古制者二

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

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而驅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反之維之以求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

其勤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此詩者以賢

者之去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

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孔氏曰苗宜云圃

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幣於井中也而

同地耳言食苗宜則繫○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繫之

維之以求朝夕叶祥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也夕猶朝也嘉嚴氏曰嘉且樂用以作羹見小雅疊山

客猶道遙也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

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彞

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沒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于廟

堂與王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乃於此地而為嘉客乎既幸其

人之為此來而喜其人之為我留又深惜其人之不遇而痛恨

其時之不明也○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叶云思爾公爾侯

叶洪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汗勉爾道思叶新發反

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思語詞也尔指乘駒之賢人也慎

勿過也勉母失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

斯于宣
王考室
也

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叶古胡反。賦也。擣惡木也。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畜

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尔居。而尔不我畜也。則將復我邦家矣。

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遂牛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反。救之。婚姻之故。

野言采其富音福。叶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求。舊。也。特。匹。也。而。異。於。故。月。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以富亦祇以異叶逸織反。賦也。富。富。惡。菜。也。特。匹。也。而。異。於。故。月。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幽州謂燕當一名賣音漬其根正白可着熱灰中温噉之飢荒之歲可悉禦飢王氏曰此言其富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二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

也。又建宮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待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從教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

此言落成之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叶居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叶

茂叶莫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叶厚矣無相猶叶

反矣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于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宮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吝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孝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
孝不好效且如兄去弟去却不能恭其兄豈可孝弟之不
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乃
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亦盡
其恭而已如冠來公掉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
不可孝他不是亦非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諫說
同嚴氏曰錦京臨大水對峙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
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
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
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
無有相圖者矣濮氏曰首章嚴言兄弟相好說者謂是頌禱之
辭如檀弓張老所謂聚國族於斯者然彼則先言歌於斯哭於
斯不如是之失其序也切意厲王被逐時王為太子尚幼臣召
公家二相合國謂之共和十有四年厲王死而後立之當其王
位未定兄弟尊卑無嫌疑或王既即位而恩禮有不周至皆
怨隙所從生也於是廣新宮而族居焉猶章句節次而詳味之
居然可似續妣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反胡五爰
見矣

居爰爰笑爰語

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

曰謂爰爰右稷也西南之戶天子之宮

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嚴氏曰百堵見鳩鳴兄弟本同氣而以續言先

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所以終上文相好無
相猶之意居兄弟之室度其地在王宮之左○約之閉閣椽

反角之橐橐

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香于反叶王遇反○賦也約束板也閣二上下相乘也椽架也

橐二柝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

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

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嚴氏曰芋音呼濮氏曰恐芋乃字

章言築牆垣之固約之閣二即所謂縮也載形濮氏曰此以

下乃及王宮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君子指宣

王此章言君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子之所居也

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

如聲輝斯飛

君子攸濟

棘也跂也棘也

變聲雅頌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也

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

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聲之飛而矯其翼也

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嚴氏曰此君子之所升

鄭氏曰聲見雄推篇素質五色備曰聲濮氏曰此君子之所升

也○殖殖

其庭有覺

其楹噲噲

反市力

其庭有覺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其楹噲噲

豈浴 豈浴

羊音

有善則亦非其吉在可頌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元淑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
禮精五飯幕酒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附錄時李詩至載
故有閨門之備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附錄弄之先上云
孔氏曰襍縛兒被也婦
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若意其為紡博也然未可以時幸
人所用以維紡博而已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說屬

無羊宣
王考牧也

同音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楸而細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
賦也黃牛黑牛曰楸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楸者
九十非楸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呵而動其耳濕濕然
王氏曰楸二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濕濈濈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陸氏曰古之觀牛者以耳祭或降于阿或飲

于池何反唐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蓐素多何筮

或負其餼音三十維物微爾牲則具叶居律反何筮

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九為色三十也。言牛羊
無驚畏而牧人持雨具齊其色而別之九為色三十也。言牛羊
備而於用无所不有也附錄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一說僕

氏曰一章總言牛羊之聚知其多如此也然牛羊性異牧事亦
殊牧牛或自早至暮牧羊則推近晚一時牧牛頗勞牧羊甚逸
言牛則觀其在野羊則觀其歸棧牛羊前後互見牧人亦前後
互后二章專說牧牛實承上章言牛而未及羊也三章專說牧
羊。愚謂羊統言三百為群蓋以色純白但以羣計不辨毛色
矣。牛以九十為博便以色論矣二章曰三十維物則區別愈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承以雌以雄于

升賦也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承以雌以雄于

於師尹之不尹氏大音師維周之氏丁禮反叶秉國之不

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

宜空我師師霜夷反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空窮

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

平其心而既不見懸弔於昊天矣則不自久在其位使天降禍

亂而我衆并陷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柰何又引得

及空窮也陷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柰何又引得

別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

那頃姻姪如是我箇人不好了義剛時幸說詩至秉國之均

先生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幸

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減器愈

快訓平者此物亦准平乃是此義今集纂東萊呂氏曰空我師

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其言之也嚴氏曰三章○弗躬弗親

言太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人反弗問弗仕下同反勿罔君子如樊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里反瑣瑣素火姻亞則無臚武仕

賦也任事思欺也君子指王也夷乎已止殆危也瑣二小貌瑣

之父母曰姻兩婿相謂曰姪臚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

委政於姻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

之曰彼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官何以

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二姻姪而必皆臚仕則已之已

纂東萊呂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十師不能治事則已之已

瑣二姻姪則無臚仕謂尹氏○昊天不備敕龍降此鞠六

以親睚而置之高位者也○昊天不備敕龍降此鞠六

反訕音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畜音戒叶俾民

心關苦挂反叶君子如夷惡烏路怒是違鞠窮訕亂

矣乖而此垂矣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

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

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

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

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禍者惟在用君子而已君子
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去矣
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不忠莫天叶韻亂靡有定唐
為必平夷刺師尹不平也○不自為政叶韻卒勞百姓叶韻不寧憂心如醒音誰秉國成
反式月斯生叶韻伴民不寧憂心如醒音誰秉國成
不自為政叶韻卒勞百姓叶韻不寧憂心如醒音誰秉國成
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
以至叶韻嚴氏曰八章憂亂也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
此也○愚謂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同義并尹氏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憂寤反靡所騁反
反○賦也項大也憂二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
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憂二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
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瘠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
特為一身言之此則為天下國家而言之也○方茂爾矣

相息亮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疇反夫賦也茂盛相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則其言戰如欲戰聞及既夷平悅擇則
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憚惟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无常而
看於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叶韻嚴氏曰八章言○昊天
此是以君子无所適而可也○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反怨其正叶韻盈反○
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定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
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
哉叶韻嚴氏曰九章十章推原亂本於王心也王信任小人由
諫政過也○愚按此說雖異集○家父音作誦以究
傳證以次章義亦通故纂之○家父音作誦以究
王訥式訛爾心以畜反萬邦叶韻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說
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其
其政心易慮以畜養乃邦也陳氏曰尹氏所威使人不得戲談
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
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為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
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无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此為

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聘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何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

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亦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各節也釋文曰自即南山至何草不黃四

正月又天利

出王也

正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叶良反哀我小心瘵音鼠憂以瘵音羊也正月夏

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言將大也京亦大也瘵憂也瘵也并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使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憂為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其大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東萊曰口氏曰凡詩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謂之

之意父母生我胡俾我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叶孔五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

以有悔賦也病自從羞醜也愈二益甚之意疾痛故呼

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王氏曰羞惡也教謂

憂心惓惓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惓二

祿猶言不幸尔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憂亦以為臣僕其子所謂商其論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

遺用之將亡与此元罪之臣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

將復何人而受祿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中林侯新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與也中

也侯維始危也夢二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縡分明可見也民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冥冥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新蒸在焉其錢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六家出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益莫之懲乃彼故

老訊音之占夢叶莫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叶胡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巖止曰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言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

曉音敲痛音
學又音節

此則善安於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亦似君之君臣乎賦也

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變好鄙碎共信微洋召彼伯舊但問占憂之事言其愚謂山卑岡陵與民之訛言也謂山蓋卑矣而悔慢長老也岡陵如此民若不足畏矣而訛言其興訛言如岡陵突兀之意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升亦維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鬼

反反錫星歷反也賦也為曲也踏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錫取不居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蠍世道亦可哀矣嚴氏注虺見斯干蠍一名蝎蝎一名蠍

特天之抗五忽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待特生之苗也抗動也力謂用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念國

之為虐比也沼池也明見也魚在於沼其為生已覺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无所逃也

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炤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亦能透也王氏曰炤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自韜晦亦未

為虐。愚謂上章既不能救其危亡故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也

嘉穀音交反洽比音志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惄惄賦也洽比皆合也云從也惄然蕭也言小人我獨憂心至於疾病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

以為樂也矣決林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民今之無祿天夭於暹是椽陞角反叶哿哥我反矣富

人哀此惴獨賦也此小貌藪藪窳窳兩貌指王所用之水大也藪藪天禍極重豈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

言云云其稱譽之也。此此音彼有屋較較音方有穀

寒音巨

十月之交大

夫刺幽王

也

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賦也

建交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

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

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

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

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

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
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
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
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元辰
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
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其也純陰而食陰壯之其也微陽也彼
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食也○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
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臣子背君父妻妾乘其夫小人陵
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臣子背君父妻妾乘其夫小人陵
君子夷狄侵中國人事所感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幽王
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臨君子大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
入爭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有感必有應國忘則民之
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
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
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愚按朱子集傳此章但本孔
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疏謂天左旋日月皆隨天左
日行遲月行速蓋是以曆法退數筭之也其實日月皆隨天左
旋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
一度日之行健次於天一日一夜恰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而無過數視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一會而成一年月六最準一
夜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年九月九百四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成一月見之訂定蔡氏書
傳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章甚詳讀集傳者所當參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月之行道也。凡

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

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

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

此○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燿燿○震電

于日月之災李氏曰春秋書日食三十六○燿燿○震電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震雷也寧安徐也

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舉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

填塞故爲陵憖魯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

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魯莫之懲

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反子內史蹶音俱維趣七走馬補反橘音矩維師氏豔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妻煽音扇方處皆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橘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不即我謀叶謀徹我牆屋田卒汗音烏萊音陵曰予不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我乃遷徹我牆屋使我不獲治卑者汚而高者萊又曰非我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我汝乃下供上陳氏曰豈曰不時不問其非時孔氏曰皇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類聚而已王氏曰故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疊山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于向式亮反擇二有事曾侯多藏才浪不慙魚觀遺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一老俾守我王放反擇有車馬以居祖向賦也孔甚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

曹信侯維庸蓄也慈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蔡疏嚴氏曰臣具曰予聖皇父亦以聖自居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識之謂皇父其聖也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人者德而不用不能強勉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職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龜反民允勉從事不敢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器器五刀下民之孽魚列匪降

自天叶嘽嘽子換沓沓徒合背反背反憎職競由人賊也匪降

兒孽災害也嘽嘽也沓沓也重復也賊主競力也。言龜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嘽嘽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暴疏陳氏曰嘽嘽談也沓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陳氏曰嘽嘽談也沓狀如此皆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悠悠可歸於天也蘇氏曰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悠悠

我里亦孔之瘁莫背反叶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反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病瘁餘樂徹均也。當是

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嚴氏曰悠悠憂也里周禮五隣為里末八字自逸哉。○嚴氏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時蓋有累身而去者已獨不天故有是言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我災由於小人在位而皇父小人之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疊山謝氏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命不通不可惡其窮我安之而已我不敢傲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喪饑饉其勒反斬伐四國

而無正大夫
刺幽毛也而
自上下者也
衆多如雨
而弗所以

通反是密中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罪既伏其
 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廣大之意駭大德惠也殺不熟曰
 饑疏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面皆謀也舍置淪胥相鋪
 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
 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吳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
 矣舍之可也此无罪者亦相音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服其辜者今則捨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陷弱而徧音及焉豈畏天者所當為哉嚴氏曰首章言刑罰不中地○周宗
 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夷世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音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音庶曰式
 臧覆音出為惡音賦也宗族姓也矣定也正長也周官八
 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譴諸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
 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
 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
 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宗族皆被滅無所底定若此解難又如
 此大幽王上為天音推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
 者不熱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嚴氏曰次章言人心為散也○
 如何昊天音反下同辟言不信音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音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音何昊天
 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
 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肆而无所底至也然凡
 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也音嚴氏曰三章言
 不敬尔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音嚴氏曰三章言
 ○戒成不退音反下類類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音我誓音御
 潛潛音日瘁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音我誓音御
 則答言則退音反下類類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音我誓音御
 漢侍中之官也潛潛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
 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任善不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
 言則亦吾之而已不敢及言也一有諸言反已則皆退而離居

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維嚴氏曰四章言羣臣無忠告也。

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熱乎嚴氏曰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浪外患之迫也。○哀哉不能

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後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不所疑帶而使其身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殆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里叶亦云可使怨及

朋友叶羽已反○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仕

不可使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嚴氏曰六

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謂爾遷于王都曰

予未有室家叶古鼠思息泣血叶虛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亦謂辭居者鼠思言瘠瘦也

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若居者不忍王之无臣已之无徒則告

去者復復還于王都去者若不聽而託於无家以拒之至於憂思

泣血者无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无

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詩之曰昔尔之去也誰為尔作室者而今

以是辭嚴氏曰七章

我哉責引去者中

雨無正七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

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在

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据序所言焉詩

絕異當飲其所疑元城劉氏曰篇讀轉詩有雨无極

祈父之什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卷第十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十二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大夫
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何日斯沮在呂謀

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碎沮止臧善覆反印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碎无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其病也。○滂滂

許急訛訛音亦孔之哀叶於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覆反叶都黎

相和也訛訛相訛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滋部祀切訛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韓
疾救反叶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
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
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命審而亦
何得於蒙李氏曰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二欲從楚三欲待
道路哉蒙晉子駟曰請從楚驪也受其咎。一說嚴氏曰如
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蒙○哀哉為猶匪先
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
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叶平維適言是爭
叶側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先民古之
經反蒙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聖賢也程法猶
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
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特如將築室而與行
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蒙孔氏曰民考人
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蒙之大小其實實是
聖賢也嚴氏曰書○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
曰相古先民有夏

雖靡臙火吳或折民或謀叶莫或肅或艾音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賦也正定也聖通明也臙大也多
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
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與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寧
之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其子之卒也與蒙○不敢暴
虎不敢馮皮水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陽何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如獲薄冰賦也徒傳曰暴徒涉曰馮如
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獲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
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无形
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之兢兢如
臨深淵如獲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
小旻六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
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雅者謂之召旻大明
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去其
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反彼鳴鳩翰胡曰飛戾天叶鐵我心憂傷念昔

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只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翰羽

發也一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

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

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

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而之鳩知子所謂鳩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鳩鳩也即雙云似山

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呼為鷓鷃社預云春來秋去故為司事

山陰陸氏曰莊子所謂鷓鷃是也多聲故名鷓鷃鳴鳩小物

地而飛槍榆枋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陸氏云班鳩似鷓鷃項

有詩文與此鷓鷃全異舊說釋此為班鳩非也濮氏曰朱子謂

此詩兄弟相戒之辭自今觀之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則序

謂刺王非矣感念有殺意極懇至每謂之令人悲愴又曰先人

謂父母二人謂兄弟謂追念父母嘗黎明正與不能安寢懷我

兄弟○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

力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賦也齊肅也聖通明

齊聖之人金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

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人命已

民采芣之蠙反有子燮音嬴力負叶庶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之只也中原中也叔大巨也

蠙蠙土蜂也。以蠙而小勝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

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叔則庶民采之矣以與善道入言

可行也。蠙蠙則蠙蠙之可也。蠙蠙也。以與庶民采之矣。以與善道入言

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嚴氏曰蠙蠙者蠙蠙也。○題大

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呼為蠙蠙記所謂請靈也。○題大

反彼脊令音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與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

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故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

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无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音率場啄粟哀我填都山寡

宜岸且獄搯粟出卜自何能殺與也交交往來之貌桑

扈桑扈也俗呼青背肉

宜岸且獄搯粟出卜自何能殺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食不食粟與病同病也岸亦嶺也韓詩依并獨亭之繫曰丹
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食粟而今則卒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
所以自善之道故捧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捧
粟以見其
貧窶者正以其性之編脂者言之也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
其色之編脂者言之也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

○温温茶人如集于木惴惴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
至說者必欲為幽王之信然其
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
○愚按朱子於此篇力斥
今悉改定讀法詳之
幽王之說非而嚴氏復用
舊說今姑纂之以備覽焉嚴氏曰
章刺王不能自
懷文武之烈遂致中興今幽王曾不念之乃令臣下
念之乎二章刺王君臣沈湎而忘天命之不及故戒羣
臣各敬其儀也三章刺王黜太子宜曰申侯挾而有
之四章申首章之意謂有令載飛載鳴無有止息可

以人而自暴自弃乎宣王秉衰崩之後而能中興幽
王雖中興之後反致衰亂故一則曰先人二則曰
所生以其所親見者幽之所生宣王也五章述民病
以粟非桑扈所宜賦只岸獄非民所宜入末章則自
懼禍也

弁反傳干彼鸞音斯先歸飛提提反民莫不毅我

獨于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也
弁飛拍翼翹鸞惟鳥也小而多羣棲下白江東呼為鸞鳥斯語
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鸞音惟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曰
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
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然而慕也
位十矣天曰父母之不知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詞也
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切以為只我罪伊
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如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
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辨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我罪伊
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自以為元
果相以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時舉



首章負罪引惡也。○淑淑徒登周道。○為茂

草。○我此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如疾首。○假寐永

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疢如疾首。○假寐永

匪。○父匪依。○匪母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維之朝雖亦知求其紀也今我獨見棄逐如傷
病之木憔悴而无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息亮 彼投兔尚或先 蘇薦反

反之行有死人尚或瑾 觀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 音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隊
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
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謹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
如則其秉心亦忍矣 李氏曰道瑾相望是也嚴 ○君子

信護如或疇 市由反叶 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 寄彼反叶 矣折薪也 救氏反叶 矣舍 音捨彼有罪子
之佗 吐賀反叶 矣 賦而與也 賦報惠愛舒緩究察也 倚倚也
王惟護是聽如受 賦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
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護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折薪
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謂人 鄭氏
而加我以罪其罪曾伐木折薪之不若也此則只也 鄭氏

旅 醜孔氏曰醜酬古字通用酬有二等 醜醜而酬實者實莫之
不率謂之莫酬至三爵之後乃率向者所莫之爵以行之於後
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護即受而行之知是旅酬也 倚者
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 范氏曰此章言王信謹怒其子而不循
理 ○莫高匪山 旃反 莫浚 蘇浚 匪泉君子無易 夷鼓
由言耳屬 燭音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違
恤我仇 賦而此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
望左右而生護諸也王於是卒以衰妙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
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
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必諫之且曰願陛下還
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
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 問莫高
而猶云尔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問莫高
句集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
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
之也 鄭氏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
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謠

巧言刺幽
王也大夫傷
於讒故作
是詩也

點申后遂宜曰而宜曰作此以自慰也亭以為天子
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无它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
垂涕泣而道之无它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二也親二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口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反吳

昊天已威叶紆子慎無罪叶音昊天泰憮子慎無辜

賦也悠悠二遠大之貌且語詞撫大也凡泰皆甚也慎審也○大
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二昊天為人之父母胡
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
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亂庶遄反沮反君

亂之初生側始既涵音亂之又

亂庶遄已賦也借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
子指王也端疾沮止也止猶喜也○

子如社音亂庶遄已賦也借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
子指王也端疾沮止也止猶喜也○

言亂之所以生者山也既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毛涵容不察其
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

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已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
亂庶幾遄已矣今極容不辨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

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首之
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无忌於是復進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是謂不分是以邪正渾殺○君子屢盟叶謨亂是用長丁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其亂是用綏音

匪其止共音維王之印具反亂是用長丁

東也盜指讒人也然進印病也○言君子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
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

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
此讒人不能供其戰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

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暴疏嚴氏曰二章言信讒致
之其而說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聖音
即疾

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又邦國有疑敵血告神事見周官司盟○一說嚴氏曰止其敵
氏以為人臣止於敬之義○奕奕寢朝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
之他人有心子村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鼂土咸反
兔遇犬獲郭反之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
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人有心則予得而村度
之而又以躍躍鼂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與比以見諸人之心
我皆得之不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朝
能隱其情也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諂之人却以奕奕寢
廟與秩秩大猷起與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
極致也時季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
於言者自無非義嚴氏曰四章言已○荏而其染柔木
理先生領之知諸人之情也○荏而其染柔木
君子樹叶上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
碩言出自口叶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五反矣與也
柔貌柔木樹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時
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

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而出於口者宜
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
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愚謂本上章例訓則上二
者無所用耻焉其斯人之謂與句見與下二句是實事五
句以下申言之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與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柔木所宜樹而樹行言不足數而數也夫所謂往來行言者多
委蛇夸大之言出口而無實多如簧巧好之言顏厚而無心果
何足數哉季氏曰出口與好言自口秀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
口所出而無實也巧言與巧言令色鮮矣仁同惟其巧言其心
必峻峻而外兒則令善无愧此所以鮮矣仁也此章言王之信
讓也荏染柔木木与抑詩同○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
為亂階叶居反既微且樵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音紀何賦也何人斥謔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
斯語詞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鼂鼂為鼂腫足為鼂猶
謀將大也○言此謔人居下温之地鼂鼂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謔
口交關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樵之地鼂鼂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謔
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為居之徒眾幾何人
哉言亦不李氏曰左氏所謂吾賜故孟諸之麋是也東萊
能其多也呂氏曰說文腥氣足樵嚴氏曰鼂音限脚蹻

蘇公刺
蘇公也暴
公為卿士
而譜蘇公
善故蘇公
作是詩以
絕之

音羊也又曰此章
斥謗人而惡之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
二字各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也皆識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譜蘇公故蘇公作詩
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

心其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譜已也明矣但舊說
於詩無明文可考

未敢信其必然耳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維暴之云者只作一箇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狂暴底人說亦可大雅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為此禍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我可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夫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為飄風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支撓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我心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行違脂爾車一者之來云何其盱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盱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爾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

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一

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一

者之來俾我祗也既不入我門矣僕還而入則我心猶庶

平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

也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矣而後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

可得有覩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賦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

病而不見其形也而高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

也言汝為鬼為魅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覩然有面曰

與人相視无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尔反

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入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

曰射影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滄如疥是也毛氏曰覩姑也姑

音活孔氏曰覩姑皆向目見人之貌李

氏曰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之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以疑

出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以疑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以疑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以疑

谷風刺幽王
也天下俗薄
朋友道絕焉

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揚園之道而荷于亂也。以與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諸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譏發者。人誠立况大臣欲陵亂立則必道揚園言將諸大臣必始於卑人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

一章六句巷是宮內道各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

各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諸而遭刑也。而揚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且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謫。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反勇將懼維予與女音將

安將樂音女轉棄予叶演女反。與也。習習和調貌。公風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維風及頽叶將恐將懼實之反子于懷叶胡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叶夷曲反。與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實與省也。一說嚴氏曰。郭璞云。頽風暴風。從上下也。論事變益也。一說嚴氏曰。實予下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也。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反鬼五無草

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鬼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鬼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无不死之草。无不痿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一說大風摧物。維山獨存。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德而思我小怨乎。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莫裁刺幽王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勞得終養我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也氏人勞苦也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孝子不得終

養爾
養爾
養爾

大東刺亂也
東國困於
役而傷於
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
痛焉

我獨何害南山烈烈二則飄風發二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反民莫

不穀我獨不卒發也律二猶烈二也非二猶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晉王哀

非罪每讀詩至哀二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二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有饒音籃飮音孫有採音棘匕必履道如砥之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瞻音眷言顧之潛

焉出涕音躄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砥石

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及顧也潛

賦之不均

有諺蓋強則有持棘匕馬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
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弟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
而西也鄭氏曰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均平正自此今之
於周也蓋傷今之不如古也孔氏曰譚國○小東
是以顧之而出弟蓋傷今之不如古也孔氏曰譚國
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曰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大東即反都音杼音抽音其空即反糾糾音葛屨音可以履

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即反既往音既來音使

我心疚叶詒力反賦也小東大東東方亦大之國也自周

也空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

路也救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行抽皆已空矣至於葛屨

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說文曰行盛緯器曹氏曰

葛屨宜於夏者也而謂可以履霜以其輕薄驕貴之公子不
奈勞苦者乃今役於大路往來奔走之暇使我心病也○

有冽音沈音泉音無浸獲薪契契音寤歎音我

憚音人音新是獲薪尚可載音加音反也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貝也也尚無幾也也側出曰沈泉獲文也契二憂苦也也惺勞

之則病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文也蘇氏曰薪已獲矣而復受

則無其載而畜之已勞則無其息而安之也泉歐陽氏曰此

告病之也辭也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也音資反也西人之子

繁衣服也叶甫也舟人之子能罷是棗也叶渠反也私人之子

僚是試也叶申之反也東人諸侯之人也也職專主也也來

能罷是棗言富也私人私家官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

舟人私人皆西人也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也或以其酒不以其

得志紀綱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也亦

漿翰翰也胡犬也佩璲也音遂也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也古賢亦

有光跋也反也彼織女終日七襄也漢天何也也跋隅貌織女

星名在漢旁有星跋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也駕謂更其肆也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全所謂肆也也星

畫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每卯至酉當更七次

○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与之以

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具有以監我而

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起想而言惟

天庶乎其也精華淨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又曰

恤我耳也孫毓云織女二星跋然如隅然則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三星鼎足而成二角望之跋然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皖也華板也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也叶謨也西有長庚

叶古也有棟天畢載施之行也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

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

長庚蓋金星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

金星為言也天畢二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也○言彼織

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

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行列而已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

至是則知天亦无若我何矣也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

謂車兩傍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也○維南有箕不可

以斂也波我也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也音也酒漿維南有箕

載翁也許急也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也居蝎反也○賦也箕

反也星以夏秋之

四月大夫刺
多王也在世貪
殘下國播福
怨亂並與焉

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星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
者也蕭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
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觀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
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噉斗西揚其柄反若有所挹酌於
東是天非徒无若我何乃亦苦
助南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詠於天之辭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天
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
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
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為我敷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
酌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
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張舌反有所噉斗西
柄反有所挹取於東
是皆怨詠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

叶後五反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叶演女反

與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
天乎何忍使我遭此禍
也无所歸咎之辭也
而注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

秋日淒淒

七西反

百卉具腓

叶非反

亂離瘼

莫首

矣爰其適歸

矣何適之也

矣爰其適歸

矣何適之也

矣爰其適歸

矣何適之也

矣爰其適歸

矣何適之也

矣爰其適歸

矣何適之也

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也烈烈猶栗

也烈烈猶栗

也烈烈猶栗

也烈烈猶栗

也烈烈猶栗

也烈烈猶栗

烈也發疾貌穀善也

夏則暑秋則

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无時而息也

然則虐飄風發

然而疾我獨何害傷已遭亂之甚也

三章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始之象也

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一說嚴氏曰穀善也言民遂其安養

○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

叶莫反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叶于其反

山有嘉卉侯

叶于其反

山有嘉卉侯

山有嘉卉侯

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

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山必有嘉卉嘉果而後成山朝廷必有善人君子而後成朝廷

今善人君子廢棄不用又殘賊之莫知其過云何而受此禍也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之莫知其過云何而受此禍也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之莫知其過云何而受此禍也

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山必有嘉卉嘉果而後成山朝廷必有善人君子而後成朝廷
今善人君子廢棄不用又殘賊之莫知其過云何而受此禍也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為其○相息亮 彼泉水載清載濁 我日構禍昌

云能殺與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特而

嚴氏曰構猶言結也。一說嚴。○滔滔吐刀 江漢南國之

紀盡瘁以什寧莫我有叶羽已反。只也。滔之大水貌。江

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什而主何其不我有故嚴氏曰大夫

至于南國因感江漢之水滔滔盛為南方之紀綱眾水終歸

而歸之猶王者為天下宗臣子皆歸心也今我盡瘁以從仕而

曾不有我此在○匪鷁徒九 匪為以專反叶 翰飛矣天

外思君之解也。○匪鷁徒九 匪為以專反叶 翰飛矣天

也其飛上薄雲漢鷁則能翰飛矣 潛逃于淵均反。鷁也

天籟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李氏

若以為鷁鷁之鷁則无矣天之理鷁似鷁而大其飛上薄雲

漢孔氏曰鷁鷁也鷁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翔翔見碩人

山有厥薇隰有杞檇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

也杞枸檉也檇赤椹也樹葉細而最疏或延蔓於山生山中

中為車輞○山則有厥檇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李氏

而嚴氏曰枸音奇檇音計 檇亦作美音題 茅始

已嚴氏曰 檇亦作美音題 茅始

與厥薇杞並言當作美也厥薇杞美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

卅患之意思道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

之意作此詩歌以

訴其哀其情迫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red seal at the bottom left.

詩卷第十三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朝夕從事叶上王

事靡盬愛我父母叶滿彼反○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

此以天刺
為王也後使
不均已費於
王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溥音天之下叶後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珍反○賦

溥也。言士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乎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孔氏曰莫賢於其若干與此同義東萊呂氏曰孔叢子曰我從

事獨賢勞事獨多也。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小人立己不同，其事若亦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四牡彭彭，即王事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傍傍，布鼓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鼓，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也。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詩本為役使不

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作使反，以王為知

己忠厚。○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或不

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反。掌，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言也。李

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二。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二。畏

於彼或出入風議，我則樂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或湛

樂飲酒，或慘慘。晏答。反。或出入風議。或

靡事不為。賦也。於彼過也。出入風議，陳氏曰：出入風

北山六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兮。○或湛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無將大車，二章章四句。

類居永切。者周。

悔將少也。無將大車，大夫。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兮。○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無將大車，二章章四句。

類居永切。者周。

悔將少也。無將大車，大夫。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兮。○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無將大車，二章章四句。

類居永切。者周。

悔將少也。無將大車，大夫。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疢兮。○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小明大夫悔
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音求野音上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

下章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賦也

並同地名靈臺荒之地也一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

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僚友之怨者也懷思罟網也

大夫以二月丙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

之復念其僚友之怨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音直曷不其還歲聿二音莫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音丁我不暇音胡

念彼共人睭睭音音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音除

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睭睭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苦而身獨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六曷云其還政事音六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音六念彼共人

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音六○賦也

覆覆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

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

出宿於興言出宿豈不懷歸音六○賦也

外也興言出宿豈不懷歸音六○賦也

之變而有感焉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此悔辭也

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音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

穀穀也○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

君于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晴其尔

位直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日蘇氏以君父勞於外又有父安於內者矣言我憂勞於外

在內之君子無常安處也謀共尔位所與之人皆正直然後神

鼓鍾刺幽王也

聽之用以福女苟貪安則不共尔位則神禍尔矣以見憂勞者
在事謀之心而女也共如敬其朝夕執事有恪之共凡事共敬
而不敢慢也○愚謂此詩宜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勉者乎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是正其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息猶也也好是正

疊山謝氏曰嗟尔君子即一二三章所謂念彼共人也君子
亦无患難况事君乎執事敬共
接物敬共金在乱世亦可免禍

小明五章二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七羊淮水湯湯音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賦也將二声也淮水山信陽軍桐柏山下楚州鍾水

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愚按歐文
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愚按歐文
曰鼓鍾序伯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
矣然考詩書史記皆无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吳蓋自

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將征之亦不
自往初无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
其所未詳橫渠張子以為淮水為害於上不加作樂不止詩人
憂而傷之今以書所謂湯湯水方謂之則湯二固可言淮
水為害也若下又階三三則又不得謂為害矣嚴氏謂古事亦
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
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鼓鍾喑喑音皆叶淮水

潛潛戶皆反叶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

淮有二洲賦也喑二音將三音二音○鼓鍾伐馨居不反淮有二洲

憂心且如勅苗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也馨大鼓也周

有四尺三洲淮上也蘇氏曰始言湯二水盛也中言階三水流
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父於淮上也始動猶若
也言不若今○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者賦當時○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所見也
心反以箚反以箚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賦也欽二亦声也

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篇二舞也借乱也言三者皆不借也○蘇氏曰言此王之不德宜其樂非古樂則非而人則非也○爾雅曰琴瑟見闕雅望見鹿鳴爾雅疏曰禮尚舊云非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尺用之廣雅云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尺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小雅曰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既鼓鐘欽二於是乃鼓瑟也琴瑟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播之以篇皆不借差漢氏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而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

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楚者次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力反○賦也楚二盛密貌或疾蕪也抽除也我為有田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二翼二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

楚茨刺幽王也

政頌賦重田

萊多荒欲

饗隆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

饗故君子思

古焉積音讀

獻也安安坐也禮曰詔安尸蓋祭祀恭極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歆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備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黜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黍稷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舍廣既實則為酒食以享祀安侑而介大福也

東萊呂氏曰汝見牆有茨南田言曹孫之

精深宏博如何○東萊呂氏曰汝見牆有茨南田言曹孫之

做得變雅方子○東萊呂氏曰汝見牆有茨南田言曹孫之

抵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乃倉載

稼千倉納便是便未入倉故曰遷積周禮云禮有稷積東萊呂

氏曰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二各拜遂坐尸告

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飽注祝

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一說謝氏曰幽王之時

田萊多荒今日田中楚二然為汝二而抽其棘者在先王之時

與然為黍稷二然為獲之地也黍稷茂盛所收必富我倉則

盈我庾則維億於是以為酒食用之大享用之常祝安尸有禮

備神有禮神歆其祀助以濟濟○濟濟子禮踏踏反一契爾牛

羊以牲丞嘗或剝或亨

普庚反叶

或肆或將祝祭于

祊祀事孔明

叶謨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良反

孝孫有慶羊叶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二踏二言

秋祭曰嘗則解其皮也專養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初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

猶福也**問集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靈饗以語意重復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口却是向來辨錯了此兩字文義按集傳云神保尸之嘉號則是已改正矣○愚按劉氏曰孝孫天子也鄭氏云君婦后也而集傳但謂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以奉其宗廟之祭又不同然詩中祇萬壽

故皇尸似述王者之祭矣○**執爨**七乱踏踏七亦反叶為

俎孔碩叶常反或燔音煩或炙之救反叶君婦莫莫音麥叶為豆孔庶略叶為賓為客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

卒度各反笑語卒獲叶黃反神保是格叶剛反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

尸賓長以所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奠二清靜而飲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

而飲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道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至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備也

也孔氏曰饗饗以糗肉廩糗以炊米少牢之饗是在門東南此上廩糗在饗之北燔者火燒之名炙者燒火之稱九嬪贊后薦徹豆薦是

后主供饗豆○**我扎燠**而善矣式禮莫愆叶起反工祝致

告祖賚孝孫叶須反苾苾芬孝祀叶逆反神嗜飲食卜

爾百福叶華反如幾如式音機既齊既稷叶逆反既匡叶匡反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幾期也燔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字也

獲疾匡其數戒極至也○礼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法有整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報主人曰尔飲食芳馨故報尔以福爾使其來如我其多如法尔礼容莊敬故報尔以衆善之極使尔无一事而不得乎此各爾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報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万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礼也

周礼宗師奏
九夏一王夏三
肆夏三韶夏
四納夏五章
夏六者夏七
族夏八該夏
九舊夏

信南山刺幽王
也不能脩成王之
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厚享
恩古焉

碎音闕

說文曰燠乾貌陳氏曰父勞而乾竭嚴氏曰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極則五福備矣○禮儀

既備叶蒲鍾鼓既戒叶訖孝孫俎位叶力工祝致告

得叶古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

君婦廢徹直列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祖位祭事既畢主人牲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

刑成於王人言孝子之利養成俎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

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

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

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洗滌實○

祭具入奏叶音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叶去

既醉既飽叶補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引之

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之子子孫孫勿替叶去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並於寢

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

以燕為特受後祿而綴之也尔般既佳与燕之人亦有然者而

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

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其時無葉韻鄭氏曰小大猶

所不盡子之孫不當不廢而引長之也葉韻長幼也董氏曰

稽首謂頭拜至地也引氏曰上章云葉韻長幼也董氏曰

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

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

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

無疆者非德盛葉韻問詩次序合當如此否曰也不

政修何以致之葉韻見得只是如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諸詩元初却葉韻當作一片賀恭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之昫昫音原隰曾孫田

叶地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賦也南山終南

因反 孫主祭者之林曾重也自曾祖以至无窮皆得祿之也疆者為

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渠劉氏曰其遂東入于

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与楚茨

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

音與 禮字聲同燭

故其原阻壘關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慕疏嚴氏曰言

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慕疏禹甸治之

則平水東理溝洫皆在其中韓奕亦云維禹甸之孔氏曰明二

聖耕其地闢除草萊以成禾田也李氏曰原隰見黃二者華一

章所言地利也一說東萊呂氏曰曾孫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右

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右稷而謂之曾孫

○上天同雲雨于付雲雲秀數云益之以廉反霖霖音

既優既渥叶烏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同雲一色

也將雲之候如此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也李氏曰二

首田刺物也

居子傷今而

思古焉

境以醉切
能音耐

清製之酒猶是驚言不酒况清烈祖既載清醑也疊山謝氏曰
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事存子孫之養相考也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是丞嘗享

反必必分分祀事孔明叶謨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賦也丞進也嚴氏曰丞昇祖妣之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叶甫彼甫田叶地歲取十千叶倉我取其陳食

我農人自古有年叶尼全適南畝叶滿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魚起攸介攸止丞我髦士音士

俾明貌甫六也十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

其方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王祭之人也陳舊粟也

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耨除草也耔

離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

與旱也疑疑盛貌介大丞進髦俊也後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

農而工商不為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如而不暇其秀民
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
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十千畝之入以
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
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之相因所積如此然
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其多而無紅腐不
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
將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獲有年矣設於其所美大止
息之如進我後葉山謝氏曰人有常言民生於三代之前
士而勞之也葉山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
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去民常多斂散得宜豐
凶有條新者力收之而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補不足
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夫如是家之足食歲之無飢從古以來
豈无水患豈無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戰國諸侯倉廩非不實府庫非不充凶年飢歲老弱死而壯者
散何也有司不以告國君无所聞不能取其陳以食農人也手
氏曰漢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冬既入餘子躬在
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秀異者移鄉序于庠序庠序
之異者移國序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序于太
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
如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東萊呂氏曰今指周盛王時言周王適
南畝以勞農見或耘或耔黍稷薿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

間進髦俊以勞勉之也○以我齊音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田祖

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案同曲

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毛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

配方秋祭四方報成万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社是也

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篇章

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士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

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

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

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

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夫各也鄭云社者五

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

廟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又曰曲

禮天子祭四方注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

在南寧儀在西亥其在北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秋成報功也

祭也愚按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祀所以報也琴瑟

與鼓以下又是春祀所以祈也李氏曰立春既郊而始耕則又

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祈甘雨介黍稷

穀士女蓋高終則有始

也第恐非仲春之社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里反饁于

彼南畝彼叶滿田畯音俊至喜攘如羊其左右叶打嘗

其旨否美叶補禾易反長畝同終善且有已反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叶母反○曾孫主祭者之林非獨宗廟為

川曰有首曾孫周王發是也饁謂饗取旨美易治長竟有麥敏

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者於是與之偕至

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

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向如一而知其終當

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

其農夫益以敏於其手也

○一說李氏曰曾孫成王也此孟子所謂省耕是也東萊曰氏

今之畜夫也東萊曰氏曰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

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

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

則盡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

如京叶居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

直基

反

大田刺幽王
也言務勞
不能自存焉

夫之慶叶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茨屋蓋言其密也梁車梁言其密也

隆也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

木稼既多則求倉以如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

賴農天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

也孔氏曰墨子積善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蔡疏鄭氏曰務禾

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鄭氏曰慶露積也東萊呂氏曰此詩後

二章皆休前一章之意二章所言休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

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休二章以御田祖祈福

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

也○愚謂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此重辭恐

只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而乃壽無疆則頌禱之符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反以我覃

反邦里叶養反俶載南畝叶南反播厥百穀叶上反既庭且碩

叶常反曾孫是若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也覃刺俶始也

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

取其利耕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

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詩東萊呂氏

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東萊呂氏

句木手耕曲木也耕耒端木亦曰耒下打廣五寸六田多稼

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

既方既皂叶上反既堅既好叶許反不稂叶郎反不莠叶餘反去

反呂其螟莫連反騰持音反及其蠹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維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賦也方房也謂乎甲始

梁秀似苗皆善苗之草也食心曰蠹食葉曰騰食根曰蠹食節

曰賊皆害苗之蟲也釋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

蟲然後可以无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

為我持此四虫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

夜中設火之遺法如此孔氏曰字者米外之粟皮甲者

根莠苗既似○有滄於檢反萋萋叶西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

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叶檢反

齊才計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滄雲與

齊才計徐也雲欲盛二則多雨二欲徐二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

齊才計九百畝其意也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後公田也齊東

齊才計秉把也帶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

齊才計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枯君德而家其

齊才計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備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

齊才計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及取又與寡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

齊才計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始於輕視天物而慢

齊才計乎棄之泰疊山謝氏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飲

齊才計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洋益今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願者公

齊才計田之兩優淫露足其餘破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

齊才計穡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蠶寡此上好仁而下

齊才計好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見前篇並田峻

齊才計也○至喜來方裡音祀叶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齊才計祀上同以介景福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

齊才計之獲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

齊才計賽禘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駢黑者南方則用駢牲來北方

齊才計以介景福農夫欲泰則用黑牲獨羊駢黑者孔氏所謂略羊

齊才計曾孫之受福也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齊才計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无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齊才計棘音韜音有奭許力以作六師諸疾也水名在東都會

齊才計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棘茅蒐所染色也韜韜也合章為之

齊才計周官所謂韜弁兵事之服也韜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

齊才計天子六軍也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事而起六師也附詩

齊才計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附詩

瞻彼洛矣刺
坐至也思吉明
至能當命
諸侯賞善
罰惡焉

大田四章一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

擊鼓有

前篇有
擊鼓有
擊鼓有
擊鼓有

附詩

沃若與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叶祖之左上同之君子宜叶牛之右叶羽之右上同之君子有叶羽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
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臣之子孫有先世之功名福祿德必能似先世之功名福祿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四十六章三百二十四句

詩卷第十三

詩卷第十四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胥

音呂反

受天之

枯也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返哉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末章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君子樂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不戢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不戢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呂反

受天之

桑扈刺幽王也
 也居臣下勤無禮文焉

青蠅大夫
刺幽王也

此車牽者蓋思彼奕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劍也
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
相善也
車之在車間以固之闕以通之然後足以與行
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鴣夜彼碩女令德來教

燕且譽好爾無射

長肉其美長時碩大也爾則季女也射獸也○依彼平林則有
集維鷓鴣夜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異以式燕且譽
而悅慕之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

亦當飲食歌
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

其柞新其葉湑兮鮮

我觀爾我心寫

高山仰

止景行行即反止四牡駉駉

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仰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
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
好仁如此淵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見前四牡駉駉六書如琴者謂調
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

豈第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樊
往來飛去亂人聽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成王以勿聽也

物無有紀極也李氏曰段灰曰青蠅糞物雖玉猶不免所謂
青蠅點王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此
小之態狀可惡而又難遠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

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成雷也

營

慶音抗

媒音薛媪

也錫神錫之也爾王祭者也故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仍讀曰與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爵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玷康圭此亦謂玷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備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丞衍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嚴氏曰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賓之為大射此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也

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賓之威儀幡幡叶分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必必是日既醉不知其秩抑抑慎密也必必媒媪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

治而卒鄭氏曰賓初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乎亂也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董氏曰字書以必為儀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媒媪終也犯貴朝廷犯齒祗帶所謂不知其秩也疊山謝氏曰周書數紂之惡曰用燕喪威儀成王之戒羣臣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聖人以威儀為重人之禍福死生於此視之

○賓既醉止載號乎毛載嘏女交亂我邊豆屢舞亂我邊豆屢舞傲傲起其反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側弁之俄屢舞其反僂僂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維其令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呼郵與尤向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出也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

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咳實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張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

魚藻刺也
言物失其性
居錫京將不能
省樂故君子
若武王焉

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孔氏曰醉前無
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凡此飲酒或醉
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
醉之言俾出童殺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矧火引反敢多
又叶夷益夷夷二反○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
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
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
之羞醜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
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殺矣
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音然
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音然
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
酢也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毛氏序曰衛武公刺
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
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采菽刺幽王也
慢諸侯諸侯未
朝不能錫命以禮
教微會之而無
義君子見微而
若古焉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其首王在在鵠豈若在樂音洛飲
酒與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置亦樂也○山天子燕諸侯而諸
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
何在在乎乎鵠京音京孔氏曰藻見采蘋鵠○魚在在藻有
莘音所其尾王在在鵠飲酒樂豈叶去我反○魚在
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鵠有那乃多反其居只也那安
居處也
采菽采菽筐音丘之莛音音之君子來朝音朝何錫予音音之
雖無予之路車乘音乘馬音補又何予之玄衮音衮
及黼音音○只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
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
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章冕伯鷩冕七
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鷩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
卿繡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黼裳而已
○此天子所以若魚藻也采菽採菽則必以筐音盛之君子來

結知上音

胡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无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

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无已意猶以為薄也

鄭氏曰采菽采其葉以為藿二牲毛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

乃用銅羹故采之孔氏曰以鼎煮牛取骨體置俎計毛以藿

謂以醢醢盛之於銅曰銅羹臣嘗受所采菽東萊呂氏曰

察者九章之第一章黼九章之第八章也皆上公之服也

必沸音檻胡覽泉音采其芹反巨斤君子來朝言

觀其旂巨依反叶其旂淠淠反四聲鴛聲嚶嚶反惠載

駉反七南載駉君子所屆泉正出也芹以草可食俾動貌

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統之曰駉四之曰駉赤帝音在股邪幅在下叶後彼

交匪紆音紆叶天子所予音樂只音君子天子命

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繩於足如今行勝所以束脛

在股下也交二際也紆緩也言謂侯服此帝偏見于天

子恭敬音繼不敢舒緩則為天子所予而申之以福祿也

鄭氏曰帝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帶他服謂朝以常為之其制

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二尺其頤五寸有革帶博一寸邪幅如

今行勝偏束其脛自足至膝及曰右一引氏曰古者田漁而食

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二王易以布帛而納存其蔽前

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又曰幅訓偏者左傳帶裳幅焉內則亦云

幅則偏自是一服各即懸於肩謂之邪幅說文膝也各行勝

著言行而織束之也一說愚按王勝叔云夏休以為帶上狹

下廣則其幅必邪未聞朝服而有行勝也又按歐公謂亦邪

幅天子所予其曰彼交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

數多見天子之邦叶小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延婢

反左右亦是率從叶也柞見車牽編蓬二盛貌幾鎮也平

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鎮天子之邦

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曰軍行在後曰幾取鎮重之義堯典平章百

辨治云平辨義通故云平辨治

況況反方劍楊舟紼音纜力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

福祿膺反頻尸之優哉游哉亦是戾之反矣

維皆繫也言

角弓交刃刺也
毛也不親九族
而好誼倭骨
由相怨故作
是詩也

以大索繩其舟而繫之也。秦發也。揆猶慶也。脫厚矣。至也。○沈
沈揚舟則必以緋繩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脫
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芣五章章八句

驛驛息音
角弓翻反
其反
矣兄弟昏姻無胥

遠圓反矣
與也驛二弓調和貌
角弓以角飾弓也
翻反
矣兄弟昏姻無胥

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譏
使使宗族相怨之詩
言驛二角弓既翻然而反矣
兄弟昏姻則

豈可以
相遠哉
○歐陽氏曰
引之則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
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
○爾之遠上矣
民胥然矣
爾

之教矣
民胥傲矣
○賦也
亦王也
上之
○此令兄弟綽綽

有裕
不令兄弟交相為瘠
○此令兄弟綽綽

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
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
蓋指驛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反女至于已斯亡
方彼一

方也
○罪怨者各持其一
方耳
若以責人之心責己
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况兄弟相怨

相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說僕氏曰
至有因一飲酒失
記騰酒豆由談而受惡
○猶犯齒云云
遂引此詩
○老馬反

為駒
不顧其後
如食
宜齷
於據
如酌孔

取
而不勝任之患也
又如食之已多
○母教徠升木如塗塗

附君子有微猷
小人與屬
音蜀
叶殊
遇反
○此也
徠升木如塗塗

泥附著微猷猷道屬附也
○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
王又好譏
使以來之是猶教徠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
加以泥塗附之也

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
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長樂列氏曰
小人為不善皆

王陳傳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徠升木也
小人樂於不
善王又益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着不可脫矣

德滿拜切

德滿拜切

虎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
形罰不中諸侯
皆不欲朝言
王者不可朝
事也

并

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為屬也先王
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微猷車菜
呂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宜其為屬而不可解也○
愚謂毋敢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信言

○兩于付雪漣漣符驕見覲乃見曰音越韓詩割向消

莫肯下遐稼遺式居婁力住反首驕比也漣漣盛貌消日氣也張子曰

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其信之不肯賤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雨雪浮浮見覲曰

流如蠻如髦叶莫我是用憂比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

作髮言其無禮○歐陽氏曰未二章述骨肉相怨之意王代
義而相殘賊也曰王親同姓之親如蠻髦言其无禮義仁

恩乃大亂之道骨肉相怨有危亡之禍焉此詩人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音者柳不尚息焉上帝其蹈戰國策作無自贖

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

近謂定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
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憇然欲就止息乎以此大誰
不欲朝事王者而王其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亦使我朝而
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
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有苑者柳不尚
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與也下章效此○有苑者柳不尚
惕敷例焉上帝其蹈見無自察例界反叶焉戰國策

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焉比也惜息察病也邁○有鳥

高飛亦傳附音于天叶鐵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與也傳錄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

彼王之心於何所矜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

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一說東萊呂氏曰居以凶矜謂王方自居以凶

暴矜矜其惡日熾也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四十二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卷第十四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靜嘉堂文庫所藏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十五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都人士之什之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叶音亡。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

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曰孔子曰黃衣狐裘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都邑之

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

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東萊呂氏曰左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

子謂子囊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

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繼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

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爲逸也。

按釋周字。又一說。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彼君子女

網直留直如髮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賦也

攝網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

綱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陸氏曰夫須涉首可為裝笠王氏曰綱韜也女之首服其

綱絲如髮之直無有華飾士女首服皆言素儉也又曰此

章言士女之賤者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結叶綴實反○賦也琇美石也

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

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

唐言崔盧也苑音孔氏曰瑱所以塞實其耳又曰常武王謂

猶屈也積也音孔尹氏春秋尹士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

舊族也韓奕云韓姑又王之甥左傳鄭石葵曰姑吉人也右禮

之元妃也是姑周舊內日姻也出貴家風不替故見都人士有禮

法者謂之尹吉王氏音孔此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蓋反彼

君子女卷音權髮如音初蔓我不見兮言從之邁賦也

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蔓蟲

也尾末捷然似髮之

上其厲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

則我從之邁音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說文曰長尾為蔓短

矣思之其也音孔尾為蠟東萊呂氏曰捷其言反李也疊山謝

氏曰綱直如髮非取日其態度卷髮如蔓非取其容飾曰君子之

女其德性必有起人之敬心者出之降也上以奢麗為化下以

驕淫為美无復見此賢女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

有旒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矣賦也旒揚也盱望也說

之帶非故垂之也帶白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旒

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借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

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弓六子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

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掬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

○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時念之深不

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

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音孔郭氏曰葦葦也今呼

夫不在家不事容飾伯兮曰白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為容今采綠于野間有言其夫之歸者故歸家膏沐以待之

日薄言 ○終朝采藍盧談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為

期六日不登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六日不登過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期而不見也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備絕其道水旱為并詩云

五日為期六日不登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一說疊山謝氏曰

此日乃五月六月也如易七日來復如七月詩一之日二

之日夫之行也期五月來歸今六月矣猶不見其面也 ○之

子于狩尺救言張勅亮其弓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

繩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綸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

之深發無往而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不與之俱也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而射謂之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繳射同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薄言觀者叶掌與反○賦也於其釣而有獲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芄芄蒲東黍苗陰雨膏古報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報力

反之與也芄芄長天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

芄黍苗則陰雨膏之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悠南行則陰雨膏之音占叶多甘反○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

牛其音占叶多甘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音占叶多甘反我輦音占叶多甘反我車我

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音占叶多甘反我徒我

伯營音占叶多甘反烈烈征師召伯成之音占叶多甘反肅肅謝功召

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音占叶多甘反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

黍苗刺也
不能膏潤天下
卿不能行召伯
之職也

縣蠻微臣刺亂也
大臣不用仁心遺忘
微賤不肯飲食
教戰之故作是
詩也

縣蠻大夫刺幽王也
上非礼而不能行
有性守饗饌不
肯用也故思古之
不以微薄廢禮
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鴉之

食音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縣蠻黃鳥止于丘阿也後車

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

縣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

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二兵戎之副

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養謂後車倅車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

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比也隅用憚畏

也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

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

齊朝駕則夕極于曾國

縣蠻二章章八句

幡幡乎煩瓠葉采之亨叶鋪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主人之謙詞言物

錯薄而必也

實各共之也

○有兔斯首燔之

賦也燔火曰炙謂

先王之燕賓客其德天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

賦也燔火曰炙謂

先王之燕賓客其德天意而已矣

於鴉之

比也縣蠻黃鳥止于丘阿也後車

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

縣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

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二兵戎之副

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養謂後車倅車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

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

車謂之載之比也隅用憚畏

也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

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

齊朝駕則夕極于曾國

縣蠻二章章八句

幡幡乎煩瓠葉采之亨叶鋪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主人之謙詞言物

錯薄而必也

實各共之也

○有兔斯首燔之

賦也燔火曰炙謂

先王之燕賓客其德天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

賦也燔火曰炙謂

瓠葉四章章四句

有酒酌言嘗之市周之賦也

導飲也

孔氏曰酌者飲以醴賓

而先自飲以道之此卒

爵飲以醴賓又酌而先自飲以道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

之

漸漸之華
漸漸之華
漸漸之華
漸漸之華

漸漸並土衛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
人東征不遑朝叶直反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
出征經歷險遠不其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皆自
勞苦而作此詩也其東征之入序其所經歷險阻之勞
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
筆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可盡也不遑出謂但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
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豕涉波矣月離于
畢俾滂音普郎反沱音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賦
○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豕與涉波而
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
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豕蹄豕蹄疾於餘豕爾雅曰豕蹄豕蹄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
豕蹄黑為常南亦有豕蹄白蹄謂四足連肚皆白孔氏曰豕
蹄也李氏曰月離于畢則有兩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正謂此也
○愚謂真星好風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兩星象之而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若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
名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榮不久
故以為比而自言疊山謝氏曰芸一說隕也
○若之華其葉青
其心之憂傷也說變也
青音子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蔡經反
毛氏華落葉青二然蘇氏曰言華已及矣徒見其葉爾
嚴氏曰知我所遇之世如此則不如不生之為愈也
○羊墳音反扶音反首二星在鬻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
飽叶補苟反○賦也羊墳羊墳羊墳大也羊墳則首大也鬻
也鬻中无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若之華大天

何草不黃下
固刺也也四
庚天侵中國
叛用兵不見
民如禽獸
憂之故作是
詩也

物駭耗如此苟且得食
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皆不
父也

荇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
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

已之而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苦之故作此詩言
何草而不黃何日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獨為匪民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夫獨為匪民其意曰可哀哉我征夫獨為非民類乎
先王以民待民此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
夫獨為匪民其意曰可哀哉我征夫獨為非民類乎
徐履
反

○賦也率者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
何為使之猶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有芄者狐
與也芄尾長
也周道大道也
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二首二百句

詩卷第十五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大雅三

小雅見

附錄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

纂疏

熊去非

按小雅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三篇按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則成王治定功成之時周公制作以此為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歌制詳益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文王之盛德大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頌酢之詩若較其早麓二篇詩中有奉璋玉瓚等語要亦羣臣從王祭祀之詩上篇乃方祭從行之初下篇則既祭受福之後當是祭祀之樂思齊述大任大姒太姜之德疑此必入而燕有聲二篇皆言武王之樂亦出而遊觀之樂乎下武文王為陳戒之辭則以明白曉然者矣措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



分天下已奄有其二分之士也哉又按推頌稱不顯凡十一文
王三大明思齊抑崧高韓奕清朝維天之命烈文執競各一其
七為文王詩文王大明思齊清廟維天之命是也蓋文王自是
一般渾然深潛純懿之德所處又當用晦其明之時故見之詩
者如 ○ 亶亶文王太之間問音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叶獎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

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

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

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

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

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

又生子言其遠也士者王朝公卿大夫總稱王晦叔曰凡周之

士於文王未興之時雖曰不顯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黃氏曰

非惟周召尚父闕天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不顯

之士於世無稱者亦皆世守其爵祿世竭其忠敬以輔周家子

孫 ○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祖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
京師也黼黻裳也尋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
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
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政斥言猶所謂敢告
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
曰夫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前言爾祖殷士始
事周而痛[○]嚴氏曰殷士猶書稱爾祖殷士始
殷之亡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灌謂以圭瓚酌於爵以
獻尸也洛誥王入大室裸夏氏解裸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
獻尸也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小宰注云人
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
士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灌王
正裸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而殺士來周助祭行灌也者以
外宰贊裸將觀之則灌將之事有臣助之矣白與黑謂之黼殷
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董氏曰黼
曰讀詩至歌作裸將常服黼昇一章有以見周家忠厚之至
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先代之

後作質王家脩其禮物則一代之禮舉固未嘗廢也常服黼昇
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二祀奔去片我監稱五
祀猶用商之紀年也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殺多士何嘗敢有
一毫辭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
存先代之舊蓋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無
公天下為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夫[○]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不易[○]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殷
反[○]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
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
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致
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
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命
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命
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命
刑法事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約之自絕于
刑法事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約之自絕于

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與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
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夫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
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又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而終之附註甘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湯絕
以此其旨深矣附註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蓋如
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又一說鄭氏曰
義問以禮義問於老成之人謝氏曰書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宣昭也堯衢室之問辨章之訪義問也。愚按有又虞夏固
毛鄭之說切謂此章承上章指天之亡殷者愈見命之不易以
戒成王而欲其以乃祖文王為法也虞與警戒無虞四方無虞
之虞同易曰進退者憂虞之象虞憂也變也詩意若曰天命甚
難不可至爾躬而過絕宜宣布昭明以義問於人我周之得天
始之命殺者自天今則有虞於殺者亦自天一予一奪其難如
此可不畏天之命哉然而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文王即天矣但爾躬而過絕也味此辭旨凜乎其嚴哉此篇首
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
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

大明文王
有明德故
天復命武
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鼓反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
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則不唯尊榮
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唯尊榮
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
之福不啻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
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
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
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
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
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
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
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
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
昭然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
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諫
數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
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它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維王天位殷適

音使不挾子變

四方

也赫赫命之顯也

怙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明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以難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挾四方而有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之蓋以此爾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申于京
反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
大音任有身生此文王
國名仲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祥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天之妹文定厥

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舟造橋也天子造舟諸侯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王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侯

仰洽字同

以為天子之禮
也。不顯顯也。
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愚按毛氏云聖賢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切謂聖賢之配光輝何以待造舟而後顯。且詩但謂不顯其光耳。○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反。子維行。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變伐大商。長

賦也。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變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反。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

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武王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鄭氏曰。侯諸侯謝氏曰。武王繼文王而為。西伯亦自諸侯而起。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計其心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小義見

○嚴氏曰。史載行師以兩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

○嚴氏曰。史載行師以兩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

○嚴氏曰。史載行師以兩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

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
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
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
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問又國語
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
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絲絲瓜鉢 田節 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漆 音 古公亶

都但 父 陶 復 陶 穴 未有家室 絕貌大曰瓜

小曰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
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邠地古公號也實父名也或
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密窟也復重密也穴土室也家門
內之通名也邠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
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
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
而古公之時居於密窟土室之蔡疏毛氏曰賦也如故謂孔
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蔡疏氏曰以其小如故謂孔
賦呂氏曰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縣北入
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東入于渭孔氏曰舜封棄於
部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蓋不甯時已嘗失官竄幽地猶往來他國

至公劉盡以部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邠自公劉始也曹氏曰
不甯二世至公劉毛氏曰古公猶公也孔氏曰言其年出久古
曰古公猶言先公也陶瓦器竈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古公
之故謂之陶七月云入此室處即陶事也豈亦居乎○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 補反 率西水滸 呼反 至于岐下 叶後反 爰

及姜女聿來齊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率循也滸

姜如大王妃也齊相字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之所
子向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蔡疏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
也從之者如歸市蔡疏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
患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遷則豈杖策去邪雍容之氣象哉鄭氏
曰爰於也及與也王胸叔曰與其妃大姜共相其居又著大姜
之賢○周原膺膺 董謹 茶如飴 爰始爰謀 叶謀反
智也○周原膺膺 武董謹 茶如飴 爰始爰謀 叶謀反
爰契 反 告計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連之反○賦也
南廣平曰原膺膺美貌董鳥頭也茶苦菜屬也飴錫也契
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焚燂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

音子又音

欲鑽之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宜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此，而築室。』
○董草郭璞注：『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說，文董根如薺菜，如細柳蒸食之，甘嚴氏曰：『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周原鹽醴董茶如飴言美惡皆宜耳。孔氏謂董即烏頭，且引晉語：『姬真燭於酒，真董於肉，以為醢蓋以爲爾雅。』董之董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饈，姬真肉之董則與鴆毒同類，與茶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茶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而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臯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獲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為美物？毛氏以董為菜，釋文言董蒸食之，甘知為內則公食禮董昔之董非爾雅及董之董也。孔氏曰：『飴，饈也。』春官董氏掌其饈，以特小事，註士喪禮楚燔置於燠，在龜東，楚燔即契所用灼龜者也。士喪禮註楚荆也。卜者以楚燔之木燒之，於燠炬之火既執，以灼龜也。呂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然後稽之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既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且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反迺疆迺理迺宣迺廼叶滿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川上注反。○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以治其用。曠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游而徂東也。周而也。言蘇事下為也。

王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而止之。』孔氏曰：『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反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叶節反作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

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東板而築也。繩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板投土築，故則升下而正以相承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也。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庫為次，居室為後，翼嚴正也。』
○抹音律之陬陬叶升反度待洛反之甍甍葉築之

其序如此。

板音佩
標音塵
標音緩

自興厥愠紆問亦不隕韻敏厥問柞子洛柞域音拔音
反矣行道充反矣混昆音夷駢反矣維其喙反貴

矣賦也肆故今也猶吉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隕墜也小
矣問聞通謂警也柞標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棘白拔也小
木亦叢生有刺拔也而上不拳曲密也充通也始通道於
拔之間也駢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
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發其
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
於其後生齒斷繁歸附日眾則木拔道通濕夷畏之而奔突竄
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一說東萊呂氏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太王猶未敢輕用
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
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
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奏則昆夷不特
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
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
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
詩曰帝省其山柞域斯拔松栢斯充帝作邦對自太伯王季
然則柞域拔矣行道充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時乎蓋總敘

周家王業績苑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嚴氏曰不
絕愠怒昆夷之心內為之備不廢聘問隣國之禮外與之和內
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立氏曰昆當為昆字誤毛氏曰駢馬
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矣鄭氏曰小駢曰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經予曰
有疏附叶予曰有先息後胡予曰有奔叶

奏與走通叶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實正成平也
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封者讓時行者讓路又其邑男女
異路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為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
平陸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
詳其義或曰踰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觀上
○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
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
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詞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
之益也歸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
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

又曰龜說時一如今人
言藏勢益張樣 義剛
此是為虞公其後為晉所滅又焉用臨晉縣有內鄉故內國是
虞丙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一說嚴氏曰虞丙以爭田之訟
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忘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木之有根
生不窮故謂之生真丙以忿爭汨其良心如木之有根
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
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其所謂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
百行萬善皆由此而充之此之謂厥厥生言發其生意也非
有以增益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致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
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致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
有奔走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致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
臣之所致而不致為一定之尊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
為者

絲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廟一章言至岐三章言
定宅四章言接田居民五章言作
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
而服混夷九章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芄芄 薄紅 棫 反 雨逼 撲 音 新之 柄 音 之 濟濟 反 子禮 碎 音

王左右趣
叶此之相附者也 興也 芄芄木盛貌 撲撲叢生也 言報技迫近
也 若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 芄芄棫撲則薪
之類之矣 濟濟辟王 則左右趣之矣 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
也 ○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 璋我我 五歌 髦士攸宜

叶牛何反 ○賦也 半圭曰璋 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 瓚諸臣助之
亞裸以璋 瓚左右奉之 其判在內 亦有趣向之意 錢我盛壯也
髦俊 曹氏曰 半圭曰璋 璋以爲瓚 柄所以裸也 孔氏曰 玉人
故知璋為瓚 瓚祭之用 瓚惟裸為然 祭統云 君執圭瓚 裸以圭 璋
宗執璋 瓚亞裸 小宰云 凡祭 祀贊亞裸之事 非獨一人 錢氏曰
我我衣冠 璋助之 貌髦士攸宜言 ○淠 反 匹世 彼涇 音 舟 丞

徒楫
音接叶 反 之 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
與也 淠舟行貌 涇水名 丞衆 楫擢于
往邁行也 六師六軍也 言淠彼涇舟 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
周王于邁 則六師之眾 追而及之 蓋眾歸其德 不令而從也
也 莊氏曰 陽入 涇 楫謂之撓 或謂擢 王曰 涇在周地 與所見
也 嚴氏曰 詩人指山川為喻 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 若文王始
居岐 則當言渭水 若後居豐 則當言豐水 涇非耳目所見而言

同義 權 車 棹

靜嘉堂文庫所藏

溼舟者蓋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比有獵狝之難以天子之
命命將遣戍討之必渡溼水宣王時獵狝嘗侵至溼陽則周伐
獵狝度溼水可見矣
毛氏曰天子曰六軍
○倬
反勝角
彼雲漢為章于天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星與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附錄
只是說雲漢文章也文王九
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
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如此讀
過便得個遐古註并諸家皆作遠字其無道理禮記註訓胡字
甚好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出士氣甲弱其
人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
興起之耳又曰人同此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
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此所以然而然如樂
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
反琢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也金曰雕琢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
理之為網○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
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
附錄
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
則所以網紀四方者至矣

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網紀四方四方都使在他線素內牽着都
動文詩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是那工夫到後文章實箇是
盛美資質真箇是實文
附錄
則追亦治玉孔氏曰說文網
網絃紀別絲網者網之大綱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網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網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細微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歸之自此以下至
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
音鹿
榛楛
音木
濟濟
音禮
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眾多也
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早山
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千祿也豈弟矣
附錄
豈弟豈弟言其千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旱山在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在梁州
地與漢相近故取以興焉嚴氏曰詩人托山川以起興皆取
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高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旱山
中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東萊呂氏曰陸機草木疏楛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
人織為牛首箱蓋又屈為釵曹氏曰楛可以為箭
○瑟
乙所

早麓受祖
也母之先祖
世修后稷公
利之業大
王季甲以百
福于祿言

續正志切又
丑仁切
拒曰許切星
泰也

反彼玉瓚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乎改

也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醴也醴和黍為酒築金黃而和之使芬芳條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穀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以

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成盃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黃流和醴醴和為酒以鬱金香草和之使芬芳條豈弟色如金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孔叢子說子思云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和醴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東萊

躍于淵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飛戾天

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為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為之飛則及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

備叶浦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以介景福叶反駢息營牡既

氣象周家作人似之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清酒既載叶反駢息營牡既

勞力報矣○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

君于求福不回與也莫莫盛○早麓六章章四句

前入而起嚴氏曰文王豈弟樂易求福不回表謂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觀倖之心則邪矣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

側皆反

大

音泰

任

文王之母

莫後反

思媚

美詞反

周姜

京

思語辭齊賦

也思語辭齊賦

室之婦

房九反

大

同

妙嗣徽音

則百斯男

叶尼反

思媚

美詞反

周姜

京

思語辭齊賦

也思語辭齊賦

媚愛也

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周也大姜文王之妃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室之婦

房九反

大

同

妙嗣徽音

則百斯男

叶尼反

思媚

美詞反

周姜

京

思語辭齊賦

也思語辭齊賦

所以成之者

遠內有賢

妃

所以助之者深也

人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母太姜文王正妃長伯

邑考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鄭

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王晦叔曰太叔嗣徽音此

雖太叔之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故下

章言其儀

刑之德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刑于寡

寡

妻至于兄弟

以御

牙

于家邦

叶下工反

○惠于宗公

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

刑于寡

寡

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

御于家邦

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

孟子曰言舉

祭統

孔子曰

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祭統

孔子曰

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祭統

孔子曰

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祭統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至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肅肅

在廟

謂得為主

之適矣故求所以尊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熊去非詩

說曰此章承上章而言

辭雖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

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在宮幽隱乃人所不睹之處而我

則常若有鑒臨之者此不顯亦臨也在廟神雖不厭射於我而

我則常保守而不懈此無射亦保

也無射即上文罔怨罔恫之意

○肆我疾不殄列假

雅

古

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嚴狃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

此兩句與不殄

假雅

古

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嚴狃之屬也

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

此兩句與不殄

假雅

古

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嚴狃之屬也

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

此兩句與不殄

假雅

古

皇矣美周也
天監茂殷章
若明周世
備莫若文
五

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
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
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與顯融盛大之際則所守必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玷缺而文王則無可得而瑕飛

古之人無斃亦譽髦斯士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
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
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繼而不已故令此上皆有譽於天下
而成其俊孔氏曰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習學東萊呂
文之美也氏曰聖人澤流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
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夫子之不倦
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若稽古則此
詩追述文王以為
古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

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賦也

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
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也郭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耆當
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
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
方之國向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
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曹氏曰宅者宅都于岐自商視周
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為西天去商而就周故謂之西顧
○鄭氏曰耆者耆父也豳陽氏曰耆父也言天意遲父之謹其
所擇○愚按耆憎式廓集傳以為未詳而又引或曰之說矣愚
謂耆父之義亦以通式廓雖未詳其義要只是指四國○作
言憎只是憎惡之意憎惡之於彼乃眷顧之於此也

之屏必頌反之其籥莊持反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

扃音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榷丑貞反其据羌居反叶攘之

剔也之其槩烏劔反其柘章夜反叶帝遷明德串古

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作拔起也屏夫之

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備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
宜也灌叢生者也刺行生者也啓辟交除也樵河柳也似楊赤
色生河邊樹橫也腫節似扶者可為杖者也擗別謂穿剔去其
繁冗使成長也繁山桑也與拓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鑿也明
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
路謂兩路而去所謂混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
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竟
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
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
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帝省息井其
細栗嚴氏曰禹貢歷絲註桑蠶絲中琴絃
山柞棫斯拔反浦具松栢斯允反外帝作邦作對自大
音伯丑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反則友其兄反
則篤其慶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平聲反奄有四
方賦也拔允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
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
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柞道

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
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
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
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
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
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日其德如陶器論語或
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奔有四方也
伯之讓無指讓授受之迹入但見其進去不反而已而不知所
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太王有廢
長立少之意非禮也大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顧
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
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
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
之而不為猶主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
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與
曾隱公吳季子之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
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元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
一朝居矣使大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
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
語及於讓則季歷必以兄在為辭兄在而已立季其肯為之乎
三人俱遜則名固美矣而周之王業未可知也
太伯初無一言

及於讓乃棄宗國乃逃荆蠻乃斷髮文身○維此王季

帝度待洛其心豹武伯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丁支克君王于况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比

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既受帝祉音施施反于

孫子叶贊禮反○賦也度能物制義也豹春秋傳樂記皆

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借故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

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比六者至

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以既莫疏嚴氏曰度如子村度之

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知其能以靜養令名非有心

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山及文王

之謙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

何嘗有一毫得國之意惟其有是心所以其德音自彰乎不

可其為人耳豈有一毫私於王季之意哉曰度其心初不過如

其山之義意者如嚴氏曰度之意哉曰度其心初不過如

其心則亦將無以成其德音之清淨矣果何足以為天哉何足

以為王季哉○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反無然歆羨反餞面

誕先登于岸叶魚密人不恭敬距大邦叶小侵阮魚

反徂共音王赫斯怒叶暖爰整其旅以按音徂旅以

篤于周祐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賦也帝謂文王

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

也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

其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

密師之往共者也枯福對吝也○人心有所畔接有所歆羨則

獨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不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

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

而往過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
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後散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詩人稱文王既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
云爾文王既伐崇又伐密事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
伐上說故曰至德必大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接無然
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代崇伐密皆見得文王先有箇工
是道合無一事于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
王心也○不事于民之望周舊矣於是而用師所以對答天下
登岸既濟之義也○愚謂文王雖負濟岸者無難之地程氏曰
見施濟世之實事故帝因密人之不恭命文王而謂之曰爾不
可徒如此畔若涉淵水豈先登岸可也於是文王赫怒擊旅以
出師必濟若涉淵水豈先登岸可也於是文王赫怒擊旅以
王興師之始詩人以厚我周家之福以慰答天下之心焉此是文
私也○阮共距大邦○依其在京○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
遠故云敢距大邦○依其在京○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
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河反度

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也
疆而山以侵密所陟之周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
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
漢為扶風安陵今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
在京兆府咸陽縣國都依憑此在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
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寧州接境也下所言
高岡陵阿泉地皆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古皆山陵必依山
而止故升其高岡我者對爾之辭文王為阮伐密故問罪於密
捕阮疆之地皆以為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
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
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疆以侵
矣豈有一毫時接敢羨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
王為伯也文王用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眾非舊邑所
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
之南渭水之側謂程邑也此萬邦之矣伐崇有訊敵伐肆之事而
文王雖未為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密人即服不待戰也舊說
謂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戎軍以
無擾師行而布陣飲泉遠為擾乎○愚謂侵字正與侵于之疆
侵義同切意阮疆去周京不遠故文王若依然在京不動而出

師侵密取自阮疆者蓋密人侵阮祖共文王從阮疆以應之陟
 阮疆之高岡而以為我高岡過密人無矢阮疆之陵無飲阮疆
 之泉而以為我陵我阿我泉我地者視阮疆猶一家也豈貪其
 土地哉此即上章赫怒整旅以過祖旅之事不動干戈而密人
 自服度其鮮原以下其字與我字對却指密而言即上章以馬
 周結以對于天下之實事也蓋文王於密不過過止其侵阮共
 則真有以致其伐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丁文反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音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着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
 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車也上臨下者
 也衝衝車也從傍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涼州
 伯之臣闕天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
 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
 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者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
 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
 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而伐崇莫

非順帝之則毛氏曰夏大革更也東萊呂氏曰聲以色謂
 而非我也聲音笑貌夏以革謂後大與變革不大聲以
 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從私意明德之實也嚴氏曰
 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謂天
 理自然謂之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喻也孔氏○臨衝閑
 曰鈞梯一物以梯倚城相鈞引而上援則引也
 閑負反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反是
 類是禡馬餘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
 第第音弗反崇墉音乞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虛
 岳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
 而獻其左耳安安木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
 地而祭始造軍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上也禡使來附
 也第第強盛貌位位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
 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
 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
 終不暇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
 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
 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

靈臺民始附
也文王受命
而民樂其德
德以及鳥獸
昆名焉

謂文王鄭氏曰訊言執所生得者訊問之孔氏曰玉藻云
之師也鄭氏曰訊言執所生得者訊問之孔氏曰玉藻云
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又曰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
不戰此言執敵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子魚欲勸
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降耳曹氏曰四方無侮容有革面
者焉至於無拂則有順化之心矣○愚謂言言忠與于時信言
同義蓋車入崇境未即攻城崇墉之人言以王之來
攻也言言多口貌乞韓詩云搖也孔云將壞之貌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

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
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經始靈臺叶田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

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
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勸勞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
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
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鹿攸伏鹿鹿濯濯音角白鳥鵲鵲音角王在靈囿音鹿

灼於音鳥初音魚躍音鹿○王在靈囿音鹿鹿攸伏鹿鹿濯濯

鼓維鏞於論音鹿鼓鍾於樂音鹿

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離澤也辟離天子之學大射行
禮之數也水旋立如璧先王初解云王制論學曰天子曰

夫射行禮之數也水旋立如璧先王初解云王制論學曰天子曰
也其水半之蓋東西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
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
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

相音荀

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
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各歟樂以
學而得各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
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
得立焉記所謂魯又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者蓋將
以擇士云耳段氏曰樂書云寓於器則器異其異見於文則文
同同首鐘與飾以贏屬整肅飾以羽屬器異其異故也鐘磬之
筍皆飾以魚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首故也筍則橫之
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爽則植之設以業其形首以舉是筍之
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翼鄭氏謂戴璧垂羽
是也蓋業與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翼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
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翼至周則極文而三晉具矣
此有警所共言設業設虛崇牙樹羽也○蘇氏曰因民之樂而
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黃
氏曰辟雍文王之樂名而說者以為文王之學名天子之學曰
辟雍與所謂錦京辟雍者蓋作辟雍之樂於天子之學宮而遂
以名之耳此詩所謂於樂辟雍者自於論鼓鐘而言之蓋文王
作樂於靈臺之中而民歡樂之想其聞鐘鼓管籥之音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
者嘆辭也○愚謂王在靈囿靈沼乃云作樂於辟雍之學若不
相關東萊謂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勤
入之彼蓋未嘗知三代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行

之扈衛無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
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其說善矣然所謂與士大夫
其說亦言其人耳終言是與季校無○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相關故備蘇黃之說以俟參攷云
鼉徒何反
鼓逢逢薄海紅反
蒙音蒙
腹音腹
奏公賦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無眸子曰腹古者樂師皆以瞽者
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事也○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矇方
奏其具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前
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
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下武維文也
武王有聖德
復受天命
能昭先人之
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
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備言大王王季
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設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
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東萊京也○
此章美武王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猶後也東萊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辭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
武受之也武王一成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

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哉

之地在鄂州縣杜陵西南

棘反其欲作禮記通追來孝

後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

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

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章遂述作豐之制蘇氏

曰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直角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我賦也公功也羅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

立猶四方以豐為根本而豐以文王為根本孔氏曰垣牆卑曰

垣嚴氏曰池如城如垣不為高城深池也

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

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流經豐邑之東入

孔氏曰帝王出紀云豐鎬在長安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

京在豐水之東鄭氏曰變王后言皇王之事益大也嚴

氏曰此章以武王之功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

曰周家自后稷居郿公劉居豳夫王邑城而文王則遷于豐

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眾其地有不能容不得

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

天下不心服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

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
 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
 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觀善劉濟曰都鎬而先建學首
 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善之地教化之原也。曹
 氏曰辟靡文王時為樂之名而已至武王則遂以為天子之學
 蓋古者教養之道必使之成於樂因以為學名舜命夔典樂教
 胄子而商人之卒謂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良反維龜
 之誓宗皆此意也

正 叶諸 **武王成之武王丞哉** 賦也考稽宅居正央也
 此舉謚者追述曹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則正龜然筮人
 其事之言也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為遷都邑
 也則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維龜正之則筮可知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鈕里 **訟厥孫謀以燕翼子** 葉
 里 **武王丞哉** 黃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故也子成王也
 反 **武王丞哉** 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
 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
 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
 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郭璞曰芑今白梁粟好
 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將而承遷耳

有芑以喻人才仕官謂官使之也翼輔翼之翼表記舉此章注
 云安翼其子又曰聖人為子孫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才所謂數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
 君人之道哉愚謂豐水猶有芑以武王之聖豈無人才之欲
 仕乎武王之得人才若此則
 其所以為詒謀燕翼者至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繼而終之
 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
 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
 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
 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
 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王之詩所作乎蓋正雅皆
 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作皆為
 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生民尊祖也
后稷生於姜
嫫文武之明
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鞠音獨
娠音身
姆音母

詩卷第十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嫫音原叶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

以弗無子叶漿履帝武敏叶母歆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叶相載生載育叶日時維后稷叶也民人也謂

姜嫫炎帝後姜姓有邠氏女名嫫為高辛之出妃精意以享謂之禮祀祀郊禘也弗之言彼也彼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禘配也變嫫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年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饗天子所御帶以弓鬻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亦載也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嫫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入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



叔曰鄭氏以倅為羊子倅論交羊子倅也非倅也倅只訓通義
 陸終子副脅而生則古有裂而生者矣○愚謂上帝所以不安
 率者不康安其裡祀耳不而亦不康若有不違之意故保佑之使
 之居然生子如倅之易以顯其靈異也此章下三句是再提起
 推本言之義○誕實之隘於欄巷牛羊腓符非字之誕
 實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實之寒冰鳥覆數救翼異音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矣實覃實訐叶去厥聲載
 路賦也隘使腓此字愛會值也值入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
 路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訐大載滿也滿
 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蒙厥氏曰此
 生而見棄之事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裡祀在母十月而生
 正當八月蘇氏曰呱泣書曰啓呱呱而泣○愚按集傳釋腓
 為注而於采薇小人所腓則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
 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兒嬰於隘
 巷以足肚護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朱子訓此其意亦
 說牛羊以足肚護之矣正如下文鳥覆翼之義或曰牛羊無
 足肚愚謂牛羊雖無足肚而蹄之上股之下亦謂之腓矣或又
 曰如是則字義徑訓作乳化曰字謂牛羊以足肚依倚而乳哺

之故謂之腓字正與左傳關穀於
 免之事類似通但未敢質言也 ○誕實甫音甫富音甫克
 岐克疑魚極以就口食執之荏而甚菽荏菽柿柿禾
 役穰穰音麻麥稼稼莫孔瓜咿啞啞布孔反○賦也
 疑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菽樹也
 菽大且也柿柿枝橫揚也也從列也穰穰苗美好之貌也稼稼
 然茂密也率率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
 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
 為成人遂好耕農蒙嚴氏曰此章後稷幼好種殖之事鄭
 堯舉以為農師蒙嚴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
 貌疑疑然有所別識也曹氏曰岐疑言其能立錢氏曰柿柿如
 頰之柿孔氏曰從種禾使有行列錢氏曰穰與德通穰穰不多
 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叶徒第音弗厥豐草
 也此種去之黃茂叶莫實方實苞叶補實種音實實稊
 叶徐實發實秀叶思實堅實好叶訶實穎實粟
 久反實發實秀叶思實堅實好叶訶實穎實粟
 即有郇他來家室賦也相助也言蓋入力之助也第治也

用燕伏臘穀上籩近火燒之多遠火多之疊山謝氏曰古者社
日下來歲之核冬至祈來年于天宗皆與起來歲之農事繼嗣
往歲也 ○印反 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
帝居歆今叶胡臭實時止反后稷肇祀里反庶無罪
悔叶呼反以迄于今于今以薦藟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
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實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
近迄至也 ○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帝已安而
饗之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
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矣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
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出世用心如此也
疏 孔氏曰公食大夫禮云大羹備不和實於登夫古之羹不調
以鹽菜倍者肉汁也疊山謝氏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天
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
無聲惟有理有氣在真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
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醴必芬芬用椒用蕭用鬱全草皆以
香氣求神神亦歆饗此氣耳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愚按
鄭氏曰我后稷盛藟醴之屬當於豆者當於登者其馨香始升
行上帝則安而散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蓋美之也鄭氏

承毛氏之說如此諸家多不取之朱子亦歸之成王尊祖配天
之祭矣然以愚觀之此章但說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初無尊后
稷以配天之意至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乃見說歸成王時况思
文郊祀后稷以配天自有攸屬詩人未必於此篇末草勸入后
稷配天之事毛鄭說似為得之或曰自誕我祀如何以下一章
是說成王之時以為我祀則成王之祀也其說固善矣然以文
勢考之前章言以歸肇祀是收成之後歸肇祀與既屬之後稷
後章言以興嗣歲見肇祀之後以祈來歲不應屬之成王况末
章又總之以后稷肇祀則三章言祀皆當歸之后稷文甚明白
不必以后稷不當祀大而疑之也世詩前三章是推本后稷之
生後三章是說后稷種植稼穡末一章是說后稷肇祀而後結
之以成王之時即無后稷配天之意序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之以配天亦詩外意也如必就末章論
配天之事而求合序又則不免於強通矣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

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與舊說第
三章八句第四十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
章當為八句則去叶許路音韻諸協賦聲載路文勢
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一章
以後七章以前每章 附錄 生民詩是序事詩只得佳
章之首皆有謎字 地蓋是序那首尾要盡下

武文王有聲等詩知有
反覆歌詠底意思義明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禮乃

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也興

敦聚貌勺前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也苞甲而未坼也體

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爾同肆

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

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

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

懇懇篤厚之意諄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詩者詩之

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與

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

呂氏曰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

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諄然見於言語

之外矣疊山謝氏曰戚戚者親愛之

情隱於句中非形於聲音笑貌也

几有緝御魚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饗古雅反

醢他感反醢以薦略反或燔或炙略反嘉穀脾婢支反

渠略五洛反或歌或嘏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緝御侍也

客答之曰嘏主人又洗爵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嘏爵也夏

曰醢殺曰嘏周曰爵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膾口上

肉也殺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言侍御獻醢飲食歌樂之盛也

為雋以不悔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孔氏曰敦與雖古今字之異雖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

荀子云大子雖弓諸侯形弓大夫黑弓方言云關西曰前江海謂之鐵鐵者鐵鐵之矢名曹氏曰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雜羽

於右射禮摺三挾一摺補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稱三於

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今言挾四鐵故知編釋之也東萊呂

氏曰四鐵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鐵加齒專

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悔又曰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

射雖畢而燕未終舉神無美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

豈不可乎。曾孫維主如字或叶酒醴維醕如字反

反酌以大斗叶腫更反以祈黃耆叶果五反黃耆叶筆力

反背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音以介景福叶筆力

也曾孫王祭若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醴厚也大斗

柄長二尺初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介眉壽云

爾古器物效識云用勸萬壽用勸眉壽求命多福用勸眉壽萬

年無疆皆此類也台給也大老則背有鮒文引道壽輔祺吉也

又相引導輔真以享壽漢介景福也。毛氏曰曾孫成士

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挾之以樽用此

勺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鄭氏曰郭璞云老人氣衰

皮膚消瘠背若鮒魚劉熙釋云九十曰鮒背介助也景大也東

萊呂氏曰此言黃耆台背之老成相導左右我成王或引之當

道或翼之為善成王壽考且吉又得老成人以助其大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詩行葦四章章八句毛詩行葦四章章八句毛詩

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一章又不協韻鄭首

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止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晉山

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謝氏

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臣子愛君願其

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既醉以酒爾般

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賦也般祖實也將

光大之意。晉山謝氏曰如傳云天誘其表啓啟心隱然

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

增益成王之明德也昭明者大昭明德易之自昭明德也

在者在懷在壘皆水旁耳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鳧鷖五音章六句

假中庸春秋傳音樂音君子叶音顯顯今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叶鐵保右音命叶音之自天申之美也君

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申之天心之眷成王無窮也

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

千億穆穆皇且君且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穆穆

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千億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穆穆皇且君且王之法者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道夫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可多德

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無怨無惡鳥路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也

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成儀吉言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補

願其子孫之或曰無愚謂匹如匹夫匹婦之匹曰羣匹然無怨不為人所怨也

其率由天下之羣匹也率由舊章則無愆忘於先王率由羣匹則無怨惡於天下羣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即所謂率由羣匹之義也

已用百辟御士組里媚眉備于天子叶獎不解佳賣

于位民之攸暨許既反○賦也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下

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

也泰之時所憂者忘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美羣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惟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附錄 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綱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綱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懈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廼疆迺積迺倉迺廼裹
音韻 篤音獨 公音公 劉音劉 匪音非 居音居 匪音非 康音康 迺音乃 場音場 迺音乃 廼音乃 疆音疆 迺音乃 積音積 迺音乃 倉音倉 迺音乃 裹音裹

侯糧良 于橐 于囊 思輯 用光 弓矢斯張
音韻 侯音侯 糧音良 于音于 橐音橐 于音于 囊音囊 思音思 輯音輯 用音用 光音光 弓音弓 矢音矢 斯音斯 張音張

于戈戚揚爰方啟行
音韻 于音于 戈音戈 戚音戚 揚音揚 爰音爰 方音方 啟音啟 行音行

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餼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斂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帥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寤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齊戒之備
傳公劉也王基云公劉字周人以諱事神王者治百出召公不常羊名然則公劉其號也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召

公作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董氏曰疆界疆者為之大界場是小界今之小田疇也嚴氏曰餼乾食糧米食毛氏曰橐小囊大孔氏曰左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單食與肉實諸橐與之是其小也公羊傳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是其大也鄭氏曰于首句向予我也戚揚斧斂之別名鉞大而斧小蘇氏曰后樓始封傳子不密失其官奔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樓之業始居豳故召公林之以教成王東萊曰國都雖迂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

而無永歎 陟則在嶽 復降在原何以

舟 維玉及瑤 琫 容刀

也齊相也無繁謂居之者眾也順安宜偏也言居之偏也元來實得其不思舊也嶽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貝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曰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
附錄 問二章之說既庶既繁既順乃言而四章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故
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棧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

成也又問此詩與蘇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先生曰自后稷之後至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又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又問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時季

美者曹氏曰奉刀鞘上飾捧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眾且繁矣○疊山謝氏曰宣二布其湮鬱之氣宣布其湮鬱則必无長太息者○篤

公劉浙彼百泉瞻彼溥音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居

反京師之野與上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賦也溥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眾也京師高山而眾

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

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

於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其地因詩百泉而得○篤公劉于

京斯依叶於踳踳七羊濟濟反子禮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同乃造反到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反步食

之飲反鳩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為韻○賦也依安也踳

般用匏為樽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王祭祀而族人尊

而父為之君為之宗為東萊呂氏十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

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

問君之宗之曰東萊以為二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

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

宗事也○孔氏曰曲禮凡行容大夫濟二士踳二王踳叔曰

禮而待族屬也疊山謝氏曰宗法始見於禮記大傳曰列子為

世則之宗有五○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二軍音丹叶度反待洛其隱原徹

考

田為糧度上其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博廣也言其地既廣而且長

也景考曰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其
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
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
分也周之撤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夕陽
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百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也
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問徹田為粟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
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民
私田不治則非更似又與橫渠說
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時李
國之初度地居民為百姓立室宅也自其軍二單以下言公劉
制民之產因井田以定軍賦也鄭氏曰卻后稷上公之封大國
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徙幽民始從之丁夫商滿三
軍之數單者无羨卒也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无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二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二單而无副以周
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戰氏曰三軍惟軍賦法以徹兵食
皆不病民厚之至也王暉叔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
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鄭氏曰夕陽幽居之所
云梁山在岐山西北然則幽居之東有大山者其惟梁山乎嚴

皇澗溯其過

○篤公劉于幽斯館

為亂取厲取鍛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

皇澗溯其過

之即

舍也劫州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埋疆理也
眾人多也有財足也澗鄉也皇澗二澗名水名出吳山西北
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澗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
始來未定居之特澗取材而為舟以乘其取所取銀而成宮
室既上其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
澗者有澗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復即為澗而居之而
以廣矣○鄭氏曰水之內曰澗澗之外曰澗澗之外曰澗澗
阜通之旅不可以无歸也於是復治館舍焉王氏曰周官遺人
之職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廬者館也所以待行旅前言廬旅
後言館疊山謝氏曰民日以繁國
日以強此周家王業所以興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彼行潦

老挹彼注茲可以餼

反南云饒反叶志

民勞召穆公
刺厲王也

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奉二
華嶽氏曰山陰陸氏云梧桐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号曰青桐
華嶽妍雅極可愛梧桐葉鄂皆五為其子似乳綴其葉鄂生多或
五六少○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何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奉二華二則
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
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謂
言重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夫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
曰矢音曰矢詩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
以遂成其歌致其樂謀進戒之意而已由此觀之所謂來
游來歌以矢其音者固指成王而亦召公所以自謂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潛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
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亂人也謹欽束之意備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
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
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
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
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
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安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
厲王名胡成
師始嚴氏曰詭隨皆心知其非而懷詐以佞此諷人也書所謂
面從背謬子所謂面諛也曹氏曰不畏明青天白日之下公為蔽
欺曾無畏憚嚴氏曰遠謂夷狄亦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內矣
狄則抗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其詳故必能其事也又曰
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
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
又言我魚小子皆語同列之辭○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
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謹愷女反尼反式
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求聚也愷
猶功也言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求聚也愷
之前功也休美也鄭氏曰休止息嚴氏曰愷賦也求聚也愷
之小人欺君之初不過詭隨

得君之後肆為昏悞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必大无忌憚也曹氏曰自一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其相遠也○愚按開睢君子好述朱子釋云求匹也今此章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師儒宗王更友數皆所以協偶乃民而繫屬之使不離散所謂○民亦勞止汜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叶得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罔極為惡无窮也○民亦勞止汜可小惕起例惠此中國俾

民憂泄叶出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叶特討反○賦也惕息也敗叶蒲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厲惡也○民亦勞止汜可小惕起例惠此中國俾

勞止汜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周公之刑康叔曰汝惟小子乃服淮弘亦此意也○民亦

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是用大諫秋春

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妾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妾之故我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曹氏曰錢賦王氏曰正敗者敗而託為王意以相戒也已未及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无正矣疊山謝氏曰繾綣者因意纏綿不忍相捨之意明皇之自賢林甫德宗不竟靈社奸邪皆繾綣也嚴氏曰此詩五章言无良昏悞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鄭氏曰玉女者言我欲令人如玉然東萊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簡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叶音簡○賦也板板反也卒瘁病

管管不實於簠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反也卒瘁病

板九伯刺屬毛也

我言毫

莫報反叶

爾用愛謹

多將煇煇

各反許

不可救

藥

賦也謹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謹二款二也

蘇氏曰

老者知其不可而

不為其

誠

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驕之

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

也

女以憂為

戲耳

可復

僕氏曰天方降禍不可如此

蘇氏曰

老者知其不可而

不為其

誠

不可救

藥如所謂死病无良醫也

謝氏曰

天之方濟

才細反叶

伊

無為夸

反苦花

毗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民之方殿

采

伊

則莫我敢葵喪

反息浪

亂度資

西反

曾莫惠我師

伊

夷反

賦也情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本以

大言夸之

則

莫我敢葵喪

伊

以諷言

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

殿采

伊

伊

伊

得夸

毗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

又言民方愁苦

伊

伊

伊

於喪亂

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

伊

伊

伊

伊

語矣

嚴氏曰無以為資言其無生二之

言曾莫有施惠我眾民

伊

伊

伊

者皆責之

○天之慵民如堯

許元

如麓

池音

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

慵民孔易

夷益反

民之多辟

亦

亦

同反

無自立辟

賦也慵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

重唱而麓

亦

亦

也辟邪辟也

○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

以明上之化下其

易亦然

民况多邪辟矣

豈可又自立邪辟

說又在屋曰

音聲在嚮曰

慵民曰

慵民曰

慵民曰

慵民曰

半珪為璋

合二璋則成珪

毛氏曰

如堯如麓

言相和也

如珪如

璋言相合也

嚴氏曰

六章至八

○价

人維藩

大師

維垣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

田反

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

宗子維城

無俾城壞

叶胡罪胡

無獨斯畏

叶紆會於非二反

宗子維城

宗子維城

師衆垣墉也

大邦強國也

屏衛也

所以為蔽也

大宗強族也

翰

幹也

宗子同姓也

離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自德則得是五者之助

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

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或以為大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軍事者

无所經見始兼

存之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

左氏曰

君其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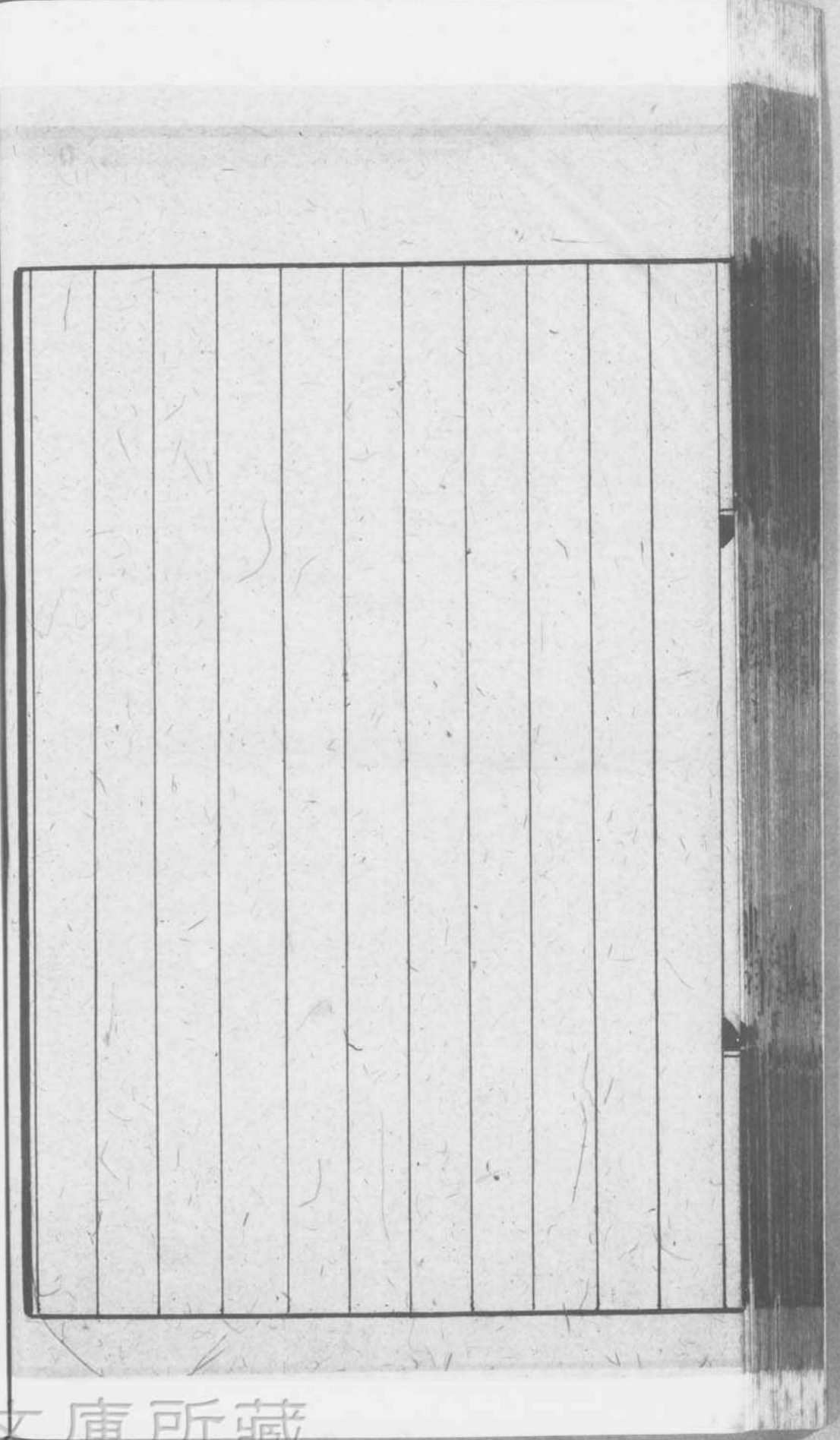
君其修

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曹氏曰藩垣屏翰
 備宮室可以安矣若夫城則周乎其外而為之固守宗子之警
 也國之枝葉休戚同之藩垣屏翰恃之以為固故○敬天之
 大封同姓以為盤石之宗此周之所以宗強也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反用朱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
 反郎及爾出王如音姓叶昊天曰日叶得及爾游衍叶怡
 意○誠也渝變也王在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曰亦明也衍寬綏之
 者乎張子曰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可以不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
 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爾時幸問天
 指出王昊天曰日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爾物而不遺是
 是指聖而言仁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時幸曰與明祗一
 意這个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知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
 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至無敢馳驅道夫又問昨所論昊天曰
 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道夫道夫又問昨所論昊天曰
 去此意莫愁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居
 下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此
 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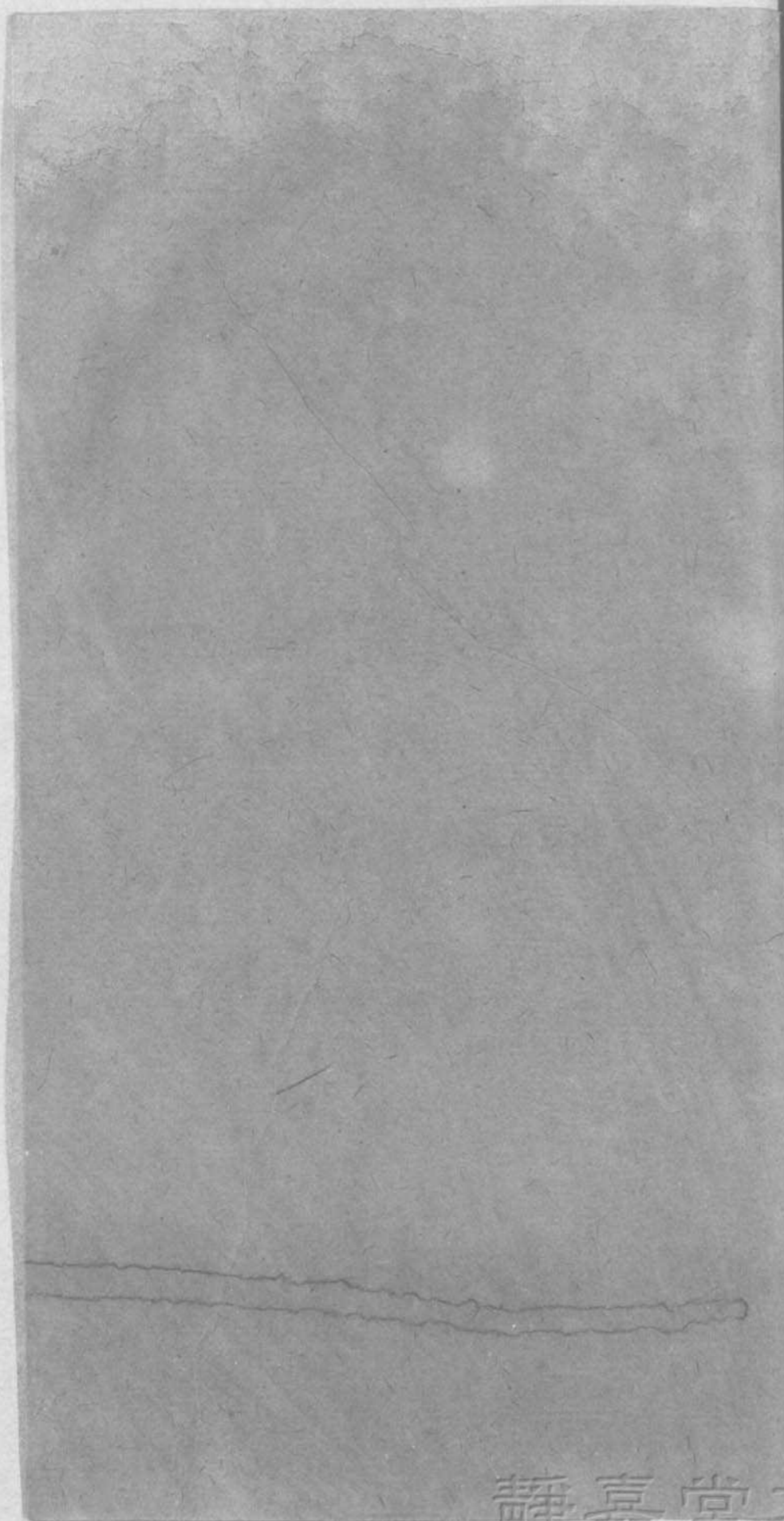
透批是以天与仁為有一也今須將聖賢
 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同上爾氏曰戲豫
 既樂驅馳即无逸所謂遊田鄭氏曰及與游衍相從可不謹乎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与汝出入性來游溢相從可不謹乎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卷第十七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14
8
1 21

八
止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卷第十八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蕩乃穆公
傷同室大
壞也厲盡
道天下蕩
又無經紀
文章故作
是皆也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

天生丞民其命匪謀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吐諸深反或如字。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僻也。然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衆為怨天之僻而卒自解之。如此。則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夭。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終。

附錄

時舉說蕩之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僻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

酒不義從式叶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式號式

呼少故俾畫作夜叶羊茹反。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

用也。止也。畫。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故自為惡也。亦之谷止。既自

容止也。畫。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畫

作夜荒。亂甚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螻如蟴如沸如

羹叶盧小大近喪叶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內燹器

反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蜩螻皆蟬也。如蟴。如沸。羹。皆

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曩。覃。延也。鬼方。愚謂小大。近喪。人尚

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鬼方。愚謂小大。近喪。人尚

謂安其危而利其畜樂其所以亡者矣。鬼方。夏曰。焦。鬻。商曰。鬼

方。周曰。狝。狝。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一。國。而。異

其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殷不

命以傾賦也。若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

用舊已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紂。大

命以傾。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法。此禍亦金無老成人與

謝氏曰：老成人先王之故老。元臣。典。先王之訓。典。刑。先王之

度。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

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若。成

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作。商。若。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

叔也。遺老播棄。格人罔敢言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者。舊。後

在。殷。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召。彼。故。老。訓。之。占。夢。滿。王。所以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叶去

技葉未有害叶去本實先撥叶去殷鑒不

遠叶去在夏后之世叶去根蹶叶去之貌叶去撥叶去猶絕也叶去鑒叶去視也叶去夏叶去后叶去桀也叶去

言大木。揭。然。將。蹶。技。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

此。木。乃。相。隨。而。顛。技。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

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

亦。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數。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
厲王亦以自
整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二反哲人之愚亦惟斯矣廉伯也抑抑密也隅
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
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鏡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
主矣反也○備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
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
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
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矣其常矣
嚴氏曰詩效自警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古中庸大
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容周旋中礼孟子所謂盛
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蘇氏曰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歐陽
氏曰哲人不自脩飾則青為昏
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下孟四國順之訐况于謨定命遠猶辰告
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競強也竟直大也訐大謨
為一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
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二反哲人之愚亦惟斯矣廉伯也抑抑密也隅
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
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鏡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
主矣反也○備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
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
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
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矣其常矣
嚴氏曰詩效自警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古中庸大
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容周旋中礼孟子所謂盛
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蘇氏曰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歐陽
氏曰哲人不自脩飾則青為昏
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有覺德行下孟四國順之訐况于謨定命遠猶辰告
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競強也竟直大也訐大謨
為一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
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也則法也○言天地之出入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
訓有竟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
以為天下法也容止必可觀聲氣必可樂進退必可度
羣臣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其在于今經音興迷亂
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小反女音難
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九勇反明
刑叶胡光反○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友
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抑詩東萊
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其執刑法也抑詩東萊
厲王緣以尔汝字得先生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
中之評入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抑詩東萊
尚叶平如彼泉流無汨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脯反用戒戎作用遏

他歷變方賦也非尚厭棄之也論語晉相章表戒備戎兵作
反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震興
謂許謨定命遠猶李氏曰西掃庭內只是修繫其朝廷耳
內云者微諱也去諸遠邑賤貧而貴德豈非西掃庭內之意乎
知墻有茨之詩則知西掃庭內之意李氏曰當時沈荒于酒貪
目前之樂而志意外之變故又戒之以修武備也王氏
曰用接蠻夷而遂之也鄭氏曰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其元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何反無不柔嘉何反白圭之玷丁聿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叶吾也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
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王之
詰缺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宮
一曰三復此章而孔巖氏曰民之質矣之質質亦猶云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巖氏曰皇質使之淳也又曰毋導之
以浮靡鄭氏曰語謂教令蘇氏曰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慎
威儀之不敬禍之所從起也呂氏曰柔者遜順之辭也○無

易以啟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莫捫門朕舌言不可
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又反無德不報救反惠于朋
友叶羽庶民小子叶類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
其古者設言語由已易致善又常常執守不可放去也且天下
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若尔能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嚴氏曰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氏曰朕
我也周以前朕為通言漢氏曰朕朕亦取微細之義鄭氏曰朕
惠順也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
嚴氏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註云民之子孫也繩繩如繩之牽
連不絕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可魚不遐有愆相
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室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
之格叶剛思不可度待洛思矧可射音亦叶思輯和
也返向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格至度測
也返向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格至度測

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
數戒則宜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手奉長者之手負劬辟咄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目之間
曰咄是携手携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辟咄音辟一○李
氏曰言民者蓋論凡民皆如此
○昊天孔昭灼叶音我生靡樂洛視爾夢
夢反莫公我心慘慘反叶七各反到誨爾諄諄反聽我
藐藐反美角匪用為教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
既毫也藐藐忽略貌也八十九廿日毫左史所謂年九
十有日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委反天方艱難曰喪反自良啟國反取譬不遠昊天不
式也得回通反其德俾民大棘也止語詞無辜也
根式差通僻棘急也○言天憐方此艱難將受國矣我之取
譬夫豈遠哉觀入道禍福之不差式則知之矣公女乃回通其

德于而使民至於困急
則德服國也必矣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由哉做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
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攸贊之規位守有官師
之典阿凡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
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
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昏聖武公
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
序說為刺厉
王若誤矣
附錄
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
厲王無道一日被入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
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
問着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史不然以史記考之乃
武公即位在於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
尤不是伯恭王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
必嘗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

嚴氏曰曲禮云長
者與之揖携則兩
者與之揖携則兩
者與之揖携則兩
者與之揖携則兩

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為據又如謹亦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目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曰夕調誦以警已目所以有小子告亦之類皆是歲戒作文之辭自
纂疏 濮氏曰武公則指亦後漢侯邑亦有此說
六年不與厲王同時若謂追刺則聽用我謀無夫謂之自警則有國語可憑先儒○愚按抑詩國語之謂必去其失取其得而後可也
韓詩作武公飲酒海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敢識疑於此

苑 音與劉憂叶篇 其下侯旬掎 反力 采其劉瘳

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君 反初 兄 同 况 填 舊說古 方 停

彼昊天 因反 寧才我矜 反與 慎 况 同 悲 閱 之 意 也 慎 未 詳 舊

說與塵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晏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俾明貌○舊說此為內伯刺房王而作春秋傳亦曰丙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

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房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閱之
纂疏 王氏曰劉殺也嚴氏曰書其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慶劉我邊陸壘山謝氏曰持米用手持之米取其華也其劉用斧斫以伐遠揚則并枝條盡去之矣○愚謂填滿也積也倉兄填考言悲腹積
○四牡駸駸旃旆有翩 反實 反 亂生不夷 滿於中之意

靡國不泯 類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反於 烏 乎 音

有哀 依 國步斯頻 俱也 熹 交 熹 也 步 猶 陣 也 頻 急 聲 也

○房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聲也
纂疏 疊山謝氏曰一車四牡馬也錢氏曰鳥隼曰雉龜蛇曰旌翻飛揚也鄭氏曰亂曰生不夷無國不見殘滅也民俱遇禍皆為交熹疊山曰人憂愁則髮早白房王之民憂愁無聊人人白髮無復有黑頭者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兩反 靡所止疑 叶如 反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

競 兩反 誰生厲階 叶如 反 至今為梗 反古 反 叶古 黨 反 〇

賦也 蔑 蔑 資 冷 將 養

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
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曹氏曰突公為長兵冠為亂鄭氏曰
食由根曰孟食節曰賊耕種

曰稼收斂曰穡穡病也嚴氏曰中國之人皆贅屬而於矣書而
虛而空矣漢氏曰其言滅我立王則如朱子所云在共和之出
又言嗟尔朋友似追悼厲王之禍以愚謂王者以民為天民
戒同列若謂在當時以刺厲王非也○以食為天病其穡穡者
所以病其民病其民者所以病其君也今日天降喪亂我
立王而曰降此蠹賊穡穡卒穡穡事之有關於國也如此○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反則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反則

平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惠順

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惠順

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備謀度考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
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
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惡出於天下之所同然者易見不順之君其肺腸不與人同不
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又曰此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嚮背
用舍所由異路

思古而傷今也○瞻彼中林牡牡反其鹿朋友已諳

子念反叶不脊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與也對也

諸不信也脊相穀善舍窮也言朋友相諳不能相善曹鹿
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曹氏曰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愚則環居以禦之蘇
氏曰朋友相諳不能相善曹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呂氏曰此章言君暗於上故諸毀

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聖人炳

於錢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
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
虐入不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反維彼忍心是顧

是復反房六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也進也忍心

味苦氣平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進而用之其
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
貪亂而安

○大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

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

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汚穢也○大風之

行有險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鄭氏曰作起用也蘇氏曰言善人之作也
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鄭氏曰言善人之作也
必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東萊曰曰氏曰此章言治亂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言覆俾我悖叶浦寐反。只也。敗類猶言地族也。王使貪人

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

悖也。屬王說榮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蘇氏曰風之起有道類之敗有自貪人在上則類所由敗也。一說疊山謝氏曰聞道聽之言則放然而各聞先王之言

則昏然如醉。係用蘇氏說。匪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覆俾我悖反

善人。改節降志而為貪人之事。是欲使人人悖謬天下無

善人。○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叶胡既之陰於鳩女音反予來赫叶黑各反。○賦也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如彼飛蟲時亦弋

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而行至七星之南
而設此其回旋之度也宣王占兩於雲漢之間而見其掉然
曰于上則其非兩之候可知矣量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
為天降喪亂雲漢以饑饉薦臻為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民以
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孔氏
曰天子用特牲諸侯或用太牢少牢曹氏曰古謂天災有常無
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禘祫於壇壝祭水旱皆用
少牢則天子有牲矣孔氏曰太宗伯以善聲禮天黃帝禮地青
主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果圭有墳以祀先王圭璧以祀
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為其總稱
○早既大音其蓋隆蟲虫
不殄種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中叶為耗斃丁故下土寧丁我躬盛也蓋畜陰
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專也
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斃丁當也何以當我身也亦備
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斃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備
曹氏曰蓋者陽氣之鬱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
焉亢之氣熏炎而病人者也漢氏曰與與同旱熱熏人祭畢

凡幣帛汎緇之屬燎而瘞之孔氏曰黃謂置之於北庭謂瘞之
於地王氏曰自郊祖宮山下黃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
無不禋祀矣曹氏曰宮之神莫尊於后稷固首臨我而其力不
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劉宗曰前曰瘞神不祭則事而祭 ○早既大其則不可推
之說曰瘞神不祭則事而祭 ○早既大其則不可推
吐雷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反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子無石臂貌遺
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孑身之遺者而上天只降
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
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災於股肱之意孔氏曰子然孤獨之貌李氏曰民無孑遺則上
天不我遺乎蓋無民則無君曹氏曰宣王自謂不足以當天意
而庶幾以先祖之
靈靈尚存其宗社 ○早既大其則不可沮
反 赫赫炎
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五反 羣人允正則
不我助
叶林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止也赫赫旱氣也炎

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天命近正死將至也瞻仰領至也舉
公先正月令所謂寧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初穀實者
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
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更涕泣而道之也
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
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也
○早既大甚滌滌
反併歷山川

倫反早魃音末為虐如校音微如焚音符我心憚暑憂
心如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音微昊天上帝寧俾我

涿音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
涿旱神也涿涿之也滌滌也言天又不肯使
我得其也音疏李氏曰官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吝故曰
而夫也音疏苟吾之不吝不當天以蘇氏曰前謂寧丁我躬
今日寧俾我勝不敢有其身又

寧瘖音都我以旱憯音七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音都昊天上帝則不我虞音元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音賦也肅勉與去出無所之也積病憯也祈年春祈穀
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

也虞度悔限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音繁疏曹氏曰月令祈穀注
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終也音繁疏云謂以牛羊郊祭天
也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
祖飲酒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制田者謂神農也后
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曹給其祀至于上帝
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備及可謂夙矣載交春藉田而祈社
稷則祀天子祭四方歲編則方輿社亦不莫矣魯山謝氏曰古
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方納頌祈來年于天宗農始耕先
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
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也○早既大

其散無友紀鞠音居哉庶正疢哉家宰音里趣音七

馬師氏膳夫左右音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音仲

昊天云如何里音也反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瞻躬
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疢病也家宰又眾長之
長也兼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
歲凶年穀不登則趨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驅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
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
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音繁疏曹氏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無憚之惺同聊頤之意也

○早既大

○早既大

○早既大

○早既大

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今歲凶不收兄弟
弟妻子且將離散尚何朋友之獨紀哉民散則在解之勢成矣
○一說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申欲以身逃
之而不能故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其居也蘇氏曰
田里也旱則田○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
里無聊也蘇氏曰○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
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
昭假音格無贏音益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
以矣庶止盈反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微也然羣臣竭其精誠
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不可棄
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
乃所以安眾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
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纂疏呂氏曰贏餘也所以事神
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尔○彼雲漢則夜也今日有嘒其星則
鄉晨也以見旨王憂災通夕不寐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息中高維嶽駿極于天叶鐵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明四國于蕃叶分四方于
宣賦也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嶽南嶽西嶽北嶽是也
而作曰崧者之子孫也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崧嶽山高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崧嶽也
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棟幹而
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
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四國之意不必比其有無也○
一說釋生甫范氏曰申甫指仲山甫申伯也說者泥四嶽之說
以為神祐其子孫在周則齊許申甫遂以甫為穆王之甫侯申
為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不可信而謂神
專祐掌祀者之子孫抑又近誣其失蓋自以嶽為四嶽且方
美申伯而并言四嶽誠為迂闊周禮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吳嶽也嶽京在雍州之境吉甫占風土而為詩謂高且大西周
之嶽山故能降神而生賢詩又吟詠或兼言姓名子車奄息是
也或言山言字神氏任只是也或言國而不言名維嶽之云是也
或言名而不及姓虎拜稽首是也於申伯言國山甫言字皆有
義例安用遠取甫侯哉二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甫為嶽之降
神丞民以山甫為天所生其義既同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

事亦同彼掌四獄之齊許申甫何與宣王之中與哉又曰二人
一在外以爲方伯一在內以爲輔相同功一於之入非仲山甫
在內申伯亦不能成功也嚴氏亦曰鄭氏注禮記以甫爲山甫
而箋詩乃以甫爲南侯自爲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同
道始衰之南侯以匹之
○曹曹申伯王績祖管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王命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叶反世執其功賦也曹曹強勉之貌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反因是謝人以作

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王命傳御遷其私

人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通四牡踟躕渠畧鈞膺濯

濯賦也淑始作也藐藐深澤附錄問嵩高蒸民二詩皆是遣大

申伯也曹氏曰鈞膺獎纓曹氏曰鈞者馬委領之鈞纓者馬當胸

纓之飾前革爲之飾以采芻所謂馬鞅也孔氏曰按巾車金路

鈞獎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

故得車如上公曹氏曰以○王遣申伯路車乘龜蓋馬

親同姓之禮賜王之粍也

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往

近鄭音記按說文从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賦也介圭

也嚴氏曰五章米遺之也孔氏曰路車大路之車毛氏曰

介圭以作爾寶則加錫焉非常禮也曹氏曰王所以賜錫爾

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毛氏曰申伯

宣王之舅孔氏曰下云王○申伯信邁王餞反于郟叶音

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其糗張曰式端其行叶音郎反○賦也郟在今鳳

直里之東而申石錫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也言信邁誠

之營謝也則曰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屬嚴氏曰六章述

車早所築郟將曹氏曰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錫

而飲饒于郟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

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經理微密蓋如此也○申

伯蕃蕃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反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叶音胡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音虛

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效令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

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或曰申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

不喜其有良翰也蘇氏曰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愚按

文武是憲并此說○愚謂不顯申伯亦只言其不自誇耀得韜

爲法○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探汝又此萬邦聞問于

聖民居庸
美宣毛在
賢使能周
室中興焉

四國通于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蘇治也士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多流於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柔矣又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鮮故曰風王氏曰雅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氏曰此詩多申禘之辭
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駒錡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征夫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鮒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夷好反是懿德天

既着周監假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則法系執彜也懿美也監視也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心皆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只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乃賦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言語如承民詩文武周公立本校教養得許多入所以傳得這些大故細賦彜孫
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諸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言畿內本無侯爵則樊侯不知何按據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彜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古頑寡叶果不畏彊禦賦也人

出俗之言也茹細也○不茹不吐不侮不吐則故不畏強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美之謂而其保身不嘗壯

道以拘人○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如毛民鮮息淺克舉之我

儀圖五叶丁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林之袞職有

關仲山甫補之賦也輔輿儀度圖謀也袞職主職也天子龍

皆言德甚輕而易率然人莫能率也我於其是諱度其能率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助之蓋舉之於人而助之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

捷捷在反每懷靡及叶極四牡彭彭叶韻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

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近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威公元年從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嘗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賦○四牡騤騤音皆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武備其歸不飲其父於外也

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賦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亦懷蓋有所不安者其吉甫深知○王命仲山甫

朝拜其心豈得遽有不安誠以行役之勞上禁之勤不若朝廷之閒暇故於其將行作詩以慰安之乃同別相愛之情也毛氏

衣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未易赤色之馬劍膺樊纓也曹氏曰
鉤者為項之鉤也膺者馬當背之樊纓也錫者馬之當盧刻
金以為飾者也鄭氏曰以鍍金加於馬面之錫釋器云金謂之
鍍故知刻金為飾若人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
為之所謂鍍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鍍錫指
此文也鄭氏曰去毛之皮施於額之中中央持車使年居也
鹿辟春官金車言大旗軒旗皆以有毛之皮為飾是蓋覆之
名覆在軾上也曹氏曰以條皮為飾其有餘而重者謂之車鄭
氏曰此觀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曹氏曰既觀則王班
車馬旂服賜焉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甫餞之清
酒百量其殺維何包也反 鼈鮮魚其較音維何維荀
恤尹及蒲其贈維何東反 馬路車漢言有且反
侯氏燕胥賦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
荀竹明也蒲之翦也且多貌侯氏燕胥禮王肅曰此章言
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已觀而返也禮山
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卿士顯父餞之親
觀尊賢禮亦有等差也又曰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

務音通

亦贈以路車乘馬易曰東侯用錫馬蕭庶鄭氏曰鮮魚魚贈也
孔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
地弱大如匕柄正 ○韓侯取七住妻汾符王之甥蹶
俱衛父音甫之子叶韓侯迎魚蹶止于蹶之里百兩
如字又彭彭叶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
之祁祁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資反○賦
觀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方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
時人以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媿姓也
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東永安縣也永安西
婦姓也祁祁徐觀也如雲衆多也孔氏曰蹶於漢則河
臨汾水嚴氏曰解頤新語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
鄭謂之鄭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謂之共叔也
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郊者曰郊敖葬也晉人納諸
王之類乎說者以宮郊公黎比公為此非也按左氏傳言夷無
謚於是無黎比公郊公茲不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汾王以
輅為稱不顯矣鄭氏曰姊妹之子為甥百兩百東也孔氏曰每
車皆有愚謂雖不顯其光而 ○蹶父孔武糜國不到
焉之聲 自有光輝之可見也

此音賦

為于為韓姑其相息莫如韓樂音洛叶孔樂

韓土川澤訃訃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姑燕譽

有罷有貓音茅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姑燕譽

叶羊茹羊諸二反○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所也訃訃甫甫大也嘖嘖也○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其有此善居也○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以姓配夫之因故謂之韓姑○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蓋汾王之道諸侯所卑則王甥亦安能相攸○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耀也○韓姑嘖又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

燕因有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豹反母伯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埔實察實畝實

籍獻其貌反音皮赤豹黃罷賦也溥天也燕乃公之國也師

地籍稅也貌猛獸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

王以管仲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豹使為之伯

以備其城此治其田而止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傳彼韓侯師所完汙多說見燕安之眾即召公所封燕國之

師不知信初何故不以此教本日人築又須去別外發人來豈不

夫勞報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

穿鑿又曰如漢築長安城却是去別外調人未又只是數日便

休又曰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

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都曉不得

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李氏曰因其伯即上文續我祖考也

孔氏曰釋獸云豹曰狐虎豹之屬陸幾曰似虎或曰似熊赤豹

毛亦而文黑熊大於熊有黃熊赤熊言皮則豹黑亦獸皮也

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圍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

亦詳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他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也浮浮水盛貌

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摠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

吾之來討淮鄭氏曰重或車鳥準曰嶺孔氏曰嶺家導
 夷是求其伐目歲東流為候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地理志
 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
 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唐所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
 之南北皆有夷也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
 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
 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所言淮夷召虎既平淮
 夷而管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虺故知淮夷之
 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詩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
 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
 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所接之地矣胡氏曰杜預
 云禹貢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漢口是也漢口亦
 曰漢口亦曰夏口即江夏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
 豈江漢相合古今有不同哉呂氏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
 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之類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
 之款林賢良曰高宗伐桀蓋哀荆格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
 爭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陳氏曰尹吉甫謂
 召虎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詩而入故遠指江漢以名篇也

○江漢湯湯書羊武夫洸洸音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唐時靡有爭唐王心載寧

賦也曹氏曰宣王之初四夷交侵於是厲志
 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開復始則北伐藏於次則南征蠻荆至
 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海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作於是
 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嚴氏曰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
 王師之持重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又曰
 周興武北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
 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
 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時四夷交侵
 宣王一命吉甫南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
 淮南之夷又命皇南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
 未平則一方得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
 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詩音王命召虎武夫洸洸四方既平王心載寧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夷反○賦也
 與關同織井其田也虎召穆公名也
 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名公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
 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伯使其來取正嚴氏曰澗水
 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武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也
武事定即行疆理統賦之法擬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
首王謂我非戎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止乃我周之定制
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
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
南故曰至于南海李氏曰此以見獲文武之境土也
○王命

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無曰予小
子叶樊召公是似叶養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旬

也自江漢之詩言之故曰來旬召公召康公也翰翰也子小子
王自稱也肇肇也交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詩
編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餘今文無
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自能開敏女功則
我當錫女以祉福

○釐力之爾圭瓚才早拒巨音鬯初亮一音西苗音西告

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于周受命叶滿并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極因反○賦也釐賜也尊也文人

也召相修公之祖康公也○此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
圭瓚拒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
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
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
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而言使君壽考而已
圭柄之王瓚釋登云瓚自壘器也向中尊孫交云尊彝為上壘
為下向居中郭璞云瓚受二斗向受五斗壘受一斗春官爵人
掌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
拒鬯一斗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鬯鬯時未祭故向盛
之嚴氏曰此周鬯指鬯也文王之廟在焉鬯以為鬯周疏中鄭
義以為岐周有別鬯錢氏以為為鎬京今皆不從又松高王錢于
節解云祭統云賜爵必於太廟召諸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費注
云文王之廟在費命諸侯必至費告鬯于周受命亦費也王
晦叔曰天子乃年此祝頌之辭也壘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
使召虎受賜於岐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
非宣王之賞加稟命於乃祖文武之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
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
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人子以事功惟勉臣子
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召公考叶虛天子萬壽叶西

報音并

明明天子叶反令聞音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

通反。賦也。對合揚休美考成夫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
答赫天子之美命作東公之朝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
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邦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
用作朕皇考夔伯尊數邦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
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尸勤
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
矣。愚謂考如二載考績之考虎於此乎有成績之可考矣必
曰作召公考者蓋不自有其功歸美於乃祖康公之意耳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大既敬既戒力惠此南

音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力惠此南

國始祖也大師皇文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戎兵器也

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
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也
南仲大祖者赫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嚴氏曰赫顯也鄭

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出則以南
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氏曰皇父以卿
士而兼太師也林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
氏父字傳世林氏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
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象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
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
或以卿士之長官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周家
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董氏曰師
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勗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疊
山謝氏曰宣王時以命將多取之出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
家庭定亂持危常在於其念慮一日用愚謂既敬則不敢輕肆
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
所以為王君之師嚴重
詳番而為商國之惠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戶郎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士不留不處

三事就緒象呂反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中掌策命卿

事也。言王謂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
列備淮浦而省徐州之士蓋伐淮此徐州之夷也。上章馬命皇
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
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士而掌命也者蓋為卿而兼內史又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
地其在周程伯林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則是宣王始命程伯林父而為司馬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
名也按周禮是字而昭以為名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曹毛氏
曰浦淮也曹氏曰按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徐州東至海北至
岱南及淮其地廣人眾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
目費誓云祖茲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
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今此詩所叙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
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嚴氏曰徐戎淮
夷自伯禽受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今又相挺而起為禍
不淺故王親征之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鄭氏曰軍禮
司馬掌其誓戒蘇氏曰故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
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父留如其地以患苦其民孔氏曰太宰
九賦一曰二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也鄭氏曰緒業
也錢氏曰緒事端也 ○赫赫業業 叶宜有嚴天子王舒
就其緒不中繫也

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叶蘇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徐方震驚 叶蘇 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

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繫也遊遊遊也繹連絡也騷擾

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

始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皆已 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

震動如雷建作於其上不違安矣 重如此亦必安徐詳諦

而後動王曰此章曰言徐方則亦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

方而徐方已震驚也以此見先聲也次章則言征淮五章則言

征徐未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曹氏曰雷能震物

而霆則雷迅擊者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則徐州之夷

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淮而 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五進厥虎巨闕 叶盛 如虓 叶火交 虎鋪 叶音吳 敷淮漬

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叶丹 如飛如翰如

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敷厚也厚集其陳也 嚴氏曰

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也 嚴氏曰

孔氏曰醜虜也虜者囚繫 之名為虜虜是屈服也 ○王旅嘽嘽

如川之流 叶丹 如飛如翰如

江如漢如山之苞 叶補 如川之流 叶丹 如飛如翰如

克濯彼徐國 叶越逼反 賦也 葉單聲 盛貌 翰羽苞本也如

音爾介狄維子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

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

哉夫天之降不祥無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

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

天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

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竭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

危殄如脈絕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

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

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

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

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嚴

氏曰六章七

○威甫必沸檻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五反

不克鞏古音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同

瞻卬七章二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瘖都田反我饑饉民卒

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賦也篤厚瘖病卒盡也居國中

以致饑饉侵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

云然也此其為言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
 於愴况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哉及我躬也乎
 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二地逐逐自好因幸此之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詠者父之憂孫
 鄭氏曰傳斯善矣今時編有以此內外之害矣嚴氏曰
 禍也溥編被害而小久猶王弘大之是豈不哉及我身
 禍也亦通○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自辟國百里今
 也日蹙反子六國百里於音乎音哀哉維全之人不尚
 有舊也○巨反○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
 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關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
 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厲厲贊成而
 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
 蓋大我內侮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
 言有之而不用耳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
 其舊臣故老死尚存者乎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
因其首
章稱旻

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卷第十八

詩卷第十九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頌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蘇氏曰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用以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王晦叔曰傳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先預其詩以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鳥穆清廟肅雝顯相反息亮濟濟反子禮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



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義。賦也於數辭穆深遠也。清靜
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駭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
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
人又既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駭奔走其
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然清靜之稱東萊
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數於人也。呂氏曰清靜者肅
呂氏曰士與禮祝辭曰哀子其哀顯相夙興夜歟不寧然則主
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
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
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
之肅肅則成王穆然奉。愚謂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
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
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
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疆名之曰在天已不見其有顯然
之亦所奔走者強名之曰在廟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影迹
絕之餘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无厭射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
德至善漸磨滲漉淪肌浹髓彼世自有不能忘者矣

清朝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弊牛
一武王弊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

羊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太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音清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
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渾
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嘆之。且漢因秦樂乾豆上
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弦。亂人聲欲在位者編聞之
猶古清廟。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他不得
之類。祖道。如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之和之譬
如今人換歌

維天之命於鳥穆不已於上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
純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
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程氏曰天命
亦不已純則無二无雜不已則无間斷先後。程氏曰天命
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子萬物者曰天命
○愚謂不顯對不已言王氏謂不顯乃所以其言其顯則不已
亦所以其言其已乎意者文王之德所謂不顯者深潛純粹栗
密不露之謂而非謂其不明顯也。故易稱之曰用晦其明斯亦

不顯之假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字也言文

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而不忘也

先與易有孚惠心洪範用敷錫厥庶民同義皆上之惠乎下也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後王之惠乎上也後王亦豈真有以惠前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迄用有成維周之

禋賦也清清明也緝續也熙明也肇始也禋祀也迄至也此亦祭文王

成實惟周之禋禘也東萊呂氏曰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

然此詩疑有闕文焉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

與必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音壁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

也辟公諸侯也○山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

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

保之暴黃氏曰烈功烈文文章王晦叔曰為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封靡之義未詳

自封殖也樂法修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波能先封靡

于爾邦則王當尊波文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

益大之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於音乎前王不忘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率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李氏曰訓效也東萊呂氏曰於

寶寵嘉之黃氏曰此成王威發諸侯不盡之意也○愚按中庸
三十三章引此詩末章朱子釋之曰此借引不顯德以為幽
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
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
至德微自然之應也中庸下文又曰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二猶有論上
天之載無聲无臭至矣朱子又釋之曰所引孔子之言以為聲
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
而又以形容不顯之妙亦未及其妙又不若所言上天之載无
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
以此觀之則不顯之義文公亦未嘗執一於豈不顯乎之說在
孝者融而
通之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詳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依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祖者岐今按彼書岫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徂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岫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夷之

行即反尸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岫險僻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

僻之岫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張氏曰荒闢而大之曹氏曰遂荒大東是也王氏曰治也荒謂之荒曹氏曰康有康濟斯民之意嚴氏曰太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八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音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也基積累于下以

承藉乎上者也看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數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祿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以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成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故韋昭
又且書盡氣力要從那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義
王氏曰縉纁魚廣蘇氏曰單盡嚴氏曰肆故也漢氏曰宋文公
采歐公時世論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
觀其命定命之語意与洛誥合其為頌成
王審矣何必委曲講文武成此王業乎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東王以
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

由叶音之賦也將奉享獻
右尊也神坐東

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
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於此牛羊之右
乎蓋不問所解右字古舊說不同曰周禮有尊右祭祀之
敢必也。文問所解右字古舊說不同曰周禮有尊右祭祀之
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
右到伊假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貴孫
曰告朔則祭於明堂巡守之歸則祭於明堂其祭必用特牲此
云牛羊知是大饗詩故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知
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鬯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是知祭帝用
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嚴氏曰鬯謂邦器及軍器成則
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假古雅文王既右

享

叶虛之儀式刑皆法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
良反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以自其然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言
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言
天之威以保天与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也。東萊呂氏曰明
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
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假文王既右享之意也陳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万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故
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

之始也万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
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
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
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
有天神之祀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
以右稷配焉右稷遠矣配於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
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
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之而親之周道備矣然則
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
呂氏曰於天維無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

言儀式其典曰禮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禮 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也

帝此季秋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占禮也

且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看來只得配以文王配成王之禮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

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前有功者配之

王之禮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斯其為曲盡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謂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

時巡也子之者親而愛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柔安允是使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子河之深廣我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諫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于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 則立千戈載橐 古刀弓

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

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

同明昭不言矣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

公之頌則此詩方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
金奏肆夏繫過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
一名樊部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
也呂叔玉云肆夏時也繫過執歲也集思文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武王成王

東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
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李氏曰觀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功烈○愚謂不顯只
莫強焉又曰歐陽氏以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不表傑之

意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觀其明叶明之察也言

成康之德明鍾鼓喤喤華彭反叶磬筦將將七羊反降

福穰穰如羊反○喤和也將集也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

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言祭時鐘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

之福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今方與而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

序之過往往徒費其筆而意終不謙故未文公辨而正之尚復何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

詩之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賁也來小麥牟

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心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

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

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足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

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嚴氏曰極者

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民心所自有

特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後耳故曰莫匪爾極爾之中其意一也段

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就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

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喜也李氏曰陳常于時夏所

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

後氏曰此郊祀賦石稷之樂歌祭天

湯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幸
成穀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率也一川之闊萬夫故有萬
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
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
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也三十三里
里又少半里也李氏曰服如周音謂服田力籍之服同二一人
為耦鄭氏曰萬夫為萬耦非是曰十千
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振鷺飛
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膳焉有設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
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觀禮備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與也
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助祭之臣古
者祭禮每一受胙主與賓戶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
獻畢後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
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戶意思皆備了古者一祭之中所
以多事禮代之後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大心云

於周為客卑隨漢賈實在位此及有曹晉云我客有客篇以
數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客也濮氏曰宋承殷後周人特
以客禮數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
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又曰凡周頌之言客
者惟宋句切言在彼無惡鳥路在此無斃叶丁庶幾夙
二王之後非也夜葉反以永終譽彼其國也在我無惡之者在此無斃之
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
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惡於彼崇德象賢統
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音為
酒為醴音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幸里反○賦
高燥而美稌百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
辭數萬至万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界子洽備皆備也○此
我冬報賽田事于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
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其甚備也

李氏曰說文云黍禾屬而粘曰黍天官云牛宜稌鄭注稌也
取方民謂雅異鳥據其穀恒黍荆揚下濕其穀恒稌釋文稌
舍毛氏曰稌藏穉孔氏曰地官稌人任藏米曰稌明堂位米稌
則稌接夏成又辨五齊音節醴酒最濁鄭氏謂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甜酒詩故曰周以後稷為祖姜嫄為妣然祭禮無不在也
故禮以祖妣言之禮山謝氏曰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
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年豐矣
豐年一章七句
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丞昇祖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瞽樂官无目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

應田懸鼓執音磬祝反圍魚既備乃奏音簫

管備舉以上叶瞽字○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

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有推便底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啟
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銘刻以木長尺桴之以止樂者也
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謂之業所以飾此拘而為崇牙刻
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
以為文畫繪為要載以璧楛琴於拘之角明堂位所謂夏后氏
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琴以見飾之亦多也曹氏曰蓋橫
木為龔師以鱗屬植木為虞飾以羸羽之屬又加大板於上形
捷業然此夏后氏制也商於龍龔上制畫為重牙以懸垂絃所
謂崇牙也周又畫繪為要載以璧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
羽也孔氏曰大鼓曰鼓小鼓曰應夫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
應和建鼓也應鞀共文是為一器其鼓懸之虞業曹氏曰足鼓
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之於龔虞故謂之垂
鼓也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天
二寸參差象鳳翼簫管尤器○愚按春官笙師笙管管子春讀
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為湯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
象意與笛同詳見韻注嗶嗶音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
止求觀厥成以上叶庭字○我客一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曰虞賓

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詩曹氏曰燕及皇天則陰陽和綏我眉
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失序安動之變
壽音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反列考音反亦右文母音反
也。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祖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天妣
于烈考。愚謂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
文母也。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矣

離一章十六句

周禮大師及濼帥李士而歌徹說
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

然則此蓋徹祭所
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賢遍反辟音反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備音反革有鶴七羊反休有烈光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

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曹氏曰陽陽色鮮明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鄭

和在戰鄭氏曰備革也鶴金飾和即韓奕所謂條革金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此乃言王率諸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思

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

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祥猶烈

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補叶滿反有妻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

其袞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

舊也妻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袞其物仍殷之

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曹氏曰記曰商人白馬黑首宗廟齊毫以色為尚故乘白馬妻

如妻也妻且如邊豆有且言其妻且有文鄭氏曰敦琢者以

賢美之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立反以繫其

馬同上。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變薄言追之。左右
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
若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天也。統承先王用天子。漢氏
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傳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淫過中之意。又一論張氏曰。武東
之。誅昔者既有淫威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漢氏
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饗之。與振鷺詩為首末也。序以為
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亦
助祭於王何得徽福。詩中亦無以見之。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烏音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者指首定爾功也。於武王克開厥後。劉殺者
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漢氏曰。左傳以
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自章資為第三章。相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
疊章也。先儒謂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武之首章也。大武
之禮曰。朱丁玉。感冕而舞。入武然傳以此詩為
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呼皇考呼求世克孝呼在夜呼於呼乎

呼音皇考。呼反。求世克孝。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
呼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遭家不造。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平也。蓋所以
也。康衡曰。成王在政。信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平也。蓋所以
就文也。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鄭氏曰。閔悼傷之言。李
武王也。勤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凶則其親者居喪之稱。曹氏曰。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說
者謂謙去。故稱一人也。李氏曰。嬖與哀此。榮獨之義。同。嬖孤也。
也。左氏亦有在夜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念茲皇祖陟降
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
庭。叶去。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

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
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東漢引此句頗注亦云若神明
臨其朝於乎二字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兼指文武也
庭是也於乎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承上文言我之所
以夙夜敬上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深
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

廟之樂後
三篇補放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嗇愍哉朕未有文五蓋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日紹

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

如夜未文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
此詩以道正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備我昭考武王
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
繼之者猶思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至於庭陟降於家
庶幾賴皇考之休有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為始王氏曰保其身无危亡之憂明

其身無昏塞○愚謂此篇成王除喪初延訪于廟之所作也自
之患王氏繼猶判渙而上猶有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
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高懷愴若或見之也其曰訪予落止
率時昭考此知有所求也於乎嗇愍哉朕未有艾數其道之遠而
未有所止也判渙散而靡有可就者焉於是致其歎曰維予小子未
堪家多難將何以淑其後乎姑上下以紹於庭除之問乃若見
其陟降于殿家焉是則皇考休美之道初之若可就而修判渙
者今則君高懷愴若或見之果足以保明吾之身矣讀其詩想
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繼述懇切反覆曲盡
有無窮之嘆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
上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命不易以政哉叶將無日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賦也顯明也
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

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
保也况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
所為而况曰不臨監于維予小子叶變不聰敬止日就
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佛待弗反時仔音時肩示

我顯德行此乃自為答之言曰我不聰而未幾也然則

季馬熙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而明之以至干光明又賴月

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

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愚按孔氏釋文王篇九周之士云士

所謂法家佛士是也○若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

切考此篇恐非群臣進戒之詩或者反為成王自戒非戒羣臣

以求助之所作也何則成王乃謹畏之賢君知天有顯道命之

難謀不可不致其敬也若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每靡常而

匪易也爾羣臣母曰高高在上其陟降于爾眾士日監在茲

也今予小子雖非有聰明之資然而自知所敬日就月將以勉

勸於季求以緝熙于光明爾眾士其輔弼我示我以顯德之德

行庶幾其可以休而行之以為述續天命之本也一篇大意不過如此序說亦恐誤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直升而忘後患莫予弇音經蜂自求辛螫

反肇允彼挑蟲拚芳煩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日子

又集于蓼音子○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思慎并使也蜂

貌鳥大鳥也鳩之類化而為鳥故古語曰鳩主鳴言始小

而然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于自言子何所

懲而謹後患乎并蜂而得辛整信挑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

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勿冲未堪多難而又集

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愚按郭璞云鳩挑蟲山陰陸氏云說苑

何捨我而弗助哉○愚按郭璞云鳩挑蟲山陰陸氏云說苑

性巧故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友匠其喙尖利如鉗取茅秀

為巢至精密以府鉄之音執如刺鞞然故一名鞞雀其化為

而謹後患東萊呂氏曰莫如子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

時也蘇氏云成王始信二叔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子其懲

小苾一章八句

載爰載柝側百反叶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賦也

官棟氏掌攻草木○愚謂

是也○愚謂

讀依本字澤
澤指水田也
千耦其耘
祖隰
祖畛
畛音真
畛去南間
畛也
畛田之畝也
畛田也

侯旅侯疆侯以有噴
其饋
其饋
思媚其婦有依

其士
有略其邦
倣載南畝
思媚其婦有依

仲叔也
養衆子弟也
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
遂人所謂以疆

予任
力之入隨
主人所左右者
也
噴衆飲食聲也
婦順也

愛士
天也
言餽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略利倣始載事也

曹氏曰
侯維饋饋亦作餽
士不辟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

婦不憚
饋餉之煩而依其士
有和樂之風焉
耕耒前耨木之

爲利則入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既播之其
實令氣而生也

上
也
鄭氏曰
播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
驛田主號達出

傑先長
厭厭其苗
縣縣其庶
詳密也
庶耘也

者如驛
然前日
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
然也

緝其庶則既
既而耘以緝爲善
恐傷苗也

載獲濟濟
子

禮
有實其積
萬億及秬
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
濟濟入衆貌
實積也
穀實酒三酒醴五齊祭初

則酒正
供之祭有十倫
其禮實繁
有飶
其香邦家之

皆以酒正
行之故可以洽百禮
有飶
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
胡考之寧
有飶
其香邦家之

養者老則胡考
之所以安也
蔡氏曰
椒椒皆酒醴芬芳之氣
李氏曰
胡

保民者
文曰
胡考老而有成德也
孔氏曰
左傳二十三年
及胡考周書
謚法

斯會
振古如茲
匪且有且
匪會

年之慶
蓋自極古以來已
如此矣
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

畎畝
良邦
倣倣
載南畝
或來瞻

畎畝
楚側
良邦
倣倣
載南畝
或來瞻

畎畝
楚側
良邦
倣倣
載南畝
或來瞻

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云絲衣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毛氏曰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釋禮輕使士孔氏曰蓋亦宗伯之屬士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陳氏曰廟門之外有塾焉以釋尸也鄭氏曰鼎園弁上謂之嘉兒說謂爵祿然徒設无所用之疊山謝氏曰罰其不如儀者兒說然在前使人見之而肅敬也李氏曰吳大聲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紅休牛蘇柔休並叶基韻或其基並叶紅韻

於烏鑠

式灼反

王師道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

龍受之躋躋

居未反

王之造

叶祖候反

載用有嗣

叶音

實維

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德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躋一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龍而受此躋躋然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王之事是師也

纂疏

氏曰武王之武實為尔公心

定天下信乎其為王者之師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內則十二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

綏萬邦

乃正反

豐年天命匪解

佳賈反

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子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

鳥昭于天皇

以間之也

綏安也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股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

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也序以為講武類焉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希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敷

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

而言其大功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來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嘆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志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爲大封於廟之詩論同上篇

於音皇時周陟其高山墮

吐果反

山喬嶽允猶翕

河敷天之下

蒲侯反

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之說

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哀聚也對也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崇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若其意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閔子小子之什十

篇一百二十三句

詩卷第十九

詩卷第二十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

一桂

附錄纂疏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

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附錄伯豐問

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前羣臣時欲退也曹氏曰上章擊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擊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駒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反于胥樂
兮與也青驪曰駜今鐵驪也載則也亦有年
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
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孔
氏曰君子信公曹氏曰君民如此洽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
羊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蘇氏曰穀祿臣
願其君富
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音洛泮音半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矣止言觀其

旂叶其反其旂花花浦害反鸞聲噦噦叶會反無小無大從

公子邁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至也在代飛場也噦噦和也此獻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毛氏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鄭氏曰辟雍者樂上壘水

之外園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

門以酌水也李氏曰無小無大然公于邁如漢明

帝前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矣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

蹻其音昭昭叶統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兒色

和顏黃氏曰藻解見召南采蘋善養之序曰能長育人才

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泮樂乎泮水也樂

乎信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

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信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

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花枝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

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信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

載笑即之也溫雅怒伊教猶循循善誘信公之

育才可見矣鄭氏曰其音昭之信公德音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苑叶韻反魯侯矣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求錫叶

老叶魯反順彼長道叶徒反屈此羣醜賦其事以起興也而

屈而消江南人謂之蕪菜者也長道猶大道
也屈服醜眾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曹氏曰醜有茆道為朝

事之巨黃氏曰在泮飲酒見僖公略其邦君之勢而與賢者相忘於飲酒之樂也曹氏曰古者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宗定兵謀之謂也傳公將伐淮夷則召先生君子飲于泮宮以謀之於是取其長策順而行之固已制勝於公堂之上矣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假五反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公魯魯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伯禽有定淮徐夷是以昭假于烈祖蓋孝者善繼志述事者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滿矯矯虎臣在泮

獻誠况壁反淑問如臯陶叶美在泮獻囚賦也

在泮而領其有是功也

濟濟子禮多士克廣德心柏柏于征狄

他歷叶尼彼東南叶尼承承皇皇不吳諳不揚不告于訥

反

在泮獻功賦也黃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東

告于訥訥師克而知不爭功也

然其合眾而為大也皇然鄭氏曰吳諳李氏曰揚輕揚

氏曰訥訟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則必治獄之官伯州犂之

事是也左襄二十六年楚子侵鄭皇頭成之出與楚師戰敗

穿河成囚皇頭公于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

於囚力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河成方城外

之滕尹也誰獲子囚曰黃過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

常也境倖於萬死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

角弓其觶音求束矢其搜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斃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郭反。賦也觶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声也

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

終无不魯孔氏曰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

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大司寇云入束始於朝注古者

矢百以一弓百矢 ○ 翩彼飛鴉 集于泮林 食我桑
黜尸 懷我好音 憬九求 彼淮夷來獻其琛 駁金元
龜象齒 犬賂南金 興也 鷓鴣之鳥也 鷓鴣實也 鷓鴣
揚之金也 此章前四句與後
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鷓鴣華鬢是知鷓鴣食桑則其音變而美也 泮林有鷓鴣來食
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章而柔服者哉
李氏曰觀書所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是
淮夷世為魯患今信公時乃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孟子曰以
善養人然後 愚按此篇言作泮宮克淮夷春秋皆不載先儒
能服天下 多疑之 氏以為泮宮信公因舊而修是以不
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曰詩中云式固爾猶淮
夷卒獲有所未獲而終獲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而朱子於集傳
三章以下謂頌禱之辭蓋皆以為信公後其詳 案見 興詩序下切
克文公時為史官魯頌作於信公後其詳 案見 興詩序下切
謂春秋經也 魯頌亦經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豈作泮
宮克淮夷皆史闕文孔子但據春秋以修之今何幸有魯頌以
補春秋之闕足信公之事後之誦其詩愛其人者正當為信公
喜之不暇尚何過疑之有哉 若然則魯頌皆信公實事夫子
定之詩不徒載
考頌空言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閱 筆位 宮有恤 實實枚枚 赫赫姜嫄 其德不

回 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 彌月不違 是生后

稷 降之百福 黍稷重 穆 植 有稷

有秬 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 有稻

有秬 奄有下土 纘禹之緒 象曰 賦也 賦深

實鞏固也 枚枚 鬱密也 時蓋修之 故詩人歌詠其事 以為頌禱
之辭 而推本后稷之生 而下及于信公 耳 回 邪也 依 猶眷顧也
說見 主民篇 先種曰 穉 奄 有 下 國 封 於 郕 也
緒 業 也 禹 治 洪 水 既 平 后 稷 乃 始 播 百 穀
梓 植 穉 生 熟 早 晚 之 異 稱 米 穀 名 李 氏 曰 菽 大 豆 劉 氏 曰 奄 有
下 土 語 言 稷 躬 稼 而 有 天 下 之 意 毛 氏 曰 先 妣 姜 嫄 朝 在 周 孟
仲 子 曰 是 稷 宮 也 孔 氏 曰 姜 嫄 祀 郊 禘 而 生 后 稷 故 多 姜 嫄 廟
為 稷 宮 曹 氏 曰 姜 嫄 無 所 配 以 為 生 民 之 功 本 自 姜 嫄 不 可 非

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舜大廣以事
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呂氏曰闕宮魯廟非姜嫄廟言
赫美姬者推本
周家之所由生耳○右稷之孫實維大
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績大王之緒致天之屈于牧之
野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敦反都回商之旅克咸
厥功叶居王曰叔父扶雨建爾元子叶子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扶雨反賦也翦斷也大王自熱從
王迹始者蓋有翦商之漸矣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意也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尔心也敦治之也咸
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具功而周公亦焉也王成
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
商有此事否曰不可考但據詩云實始翦商左傳云太伯不從
是以不祀要之周自口前積累以來其勢日久又當商家無道
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尔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米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
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無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
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
曰只是天命歸之
之由故曰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
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
之乎○愚按段氏引先生初說云蓋商有翦商之心也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反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何二反是饗是
宜叶奇牛降福既多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建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上章無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
公之子其一一聞公其一傳公知此是僖公者聞公在位不久未
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季四時也武過差
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
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牲皇祖謂群公此章以後皆言魯公致敬
郊廟而神降之福國
人稱頌之如此也

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侯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顯更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鄰國亦魯之附庸也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齊諸侯建之備公雖備郊天之禮而猶以龍為承祀不敢全備天子也明堂位乃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又過矣鄭氏曰四馬故有六轡帝天也魯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秋而載嘗夏而福禘其牲用赤牛純色与天子同

白牡駢剛犧尊將將羊**毛魚**薄交反**載**側更反**羹**當反

邊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所以止福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牲設其福是也我將嘗而夏福德其生言風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牲駢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故用駢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載切肉也羹大羹羹菜也太羹大古之羹清煮肉汁不相盛之

以登貴其質也銅羹肉汁之有菜所著也盛之銅器故曰羹大房半駢之足下有附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三卿也

公車千乘紉諸反**朱英綠縢**登徒

二矛重直龍反**弓**弘反**公徒三萬**其胄朱縵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未反**黃髮台背**葉反**壽眉遐試**

俾爾昌而大計叶特反**俾爾耆而艾**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出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

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卒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
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然天國之賦通滿千乘荷用之是
率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二軍為車二百七十
成數言故曰三萬也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率其中而
或西戎狄北狄齊當也則美之別于舒其與國也德文承樂也
傳公嘗從齊相公伐莒故以此美之而視其昌大壽考也壽
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鄭氏曰壽考
而相與試其才也孔氏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力以為成用也
卜為成出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二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
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
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足信也包氏注論語以爲古
之言既不合孟子又不合禮記不足信也包氏注論語以爲古
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則魯地百
里當有千乘矣合於包氏說者朱英絲縷而朱榮之以爲牙之
英飾弓束以綠縹縹謂約之以縹非訓縹為繩具水蟲用有文
章謂謂縹縹以具為飾說文縹縹赤縹以連縹夫甲鄭氏
曰眉壽秀眉
亦言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魯邦所登奄有龜蒙遂
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小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也泰山魯之望也魯與瞻同龜蒙二山葉說孔氏曰巖巖
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齊魯之界李氏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地泰山乃其
境焉孔氏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亦祭
大山也鄭注曰魯祭泰山晉祭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山廣大
故齊魯之境皆得而祭之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穎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謂顛顛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曰
龜則顛之龜山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曰
則費之東蒙山
○保有鳧繹叶弋遂荒徐宅叶連至
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
諾魯侯是若賦也見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諸應辨若
東南勢相聯屬可葉說李氏曰禹貢徐州澤陽孤桐此繹即
以服從之國也葉說陽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
故曰徐宅王氏曰言魯侯之治
○天錫公純嘏叶果眉壽
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今妻壽母叶
反宜大夫庶士反鉅里邦國是有叶羽既多受祉黃髮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

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商舊都宋都

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

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類

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

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

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

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竟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反多於商

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與古未宋人所謂作商

封商今上雍商是也漢屬弘農郡至湯九八遷始居商丘後

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晉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

或稱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一在梁國一在河洛

之間故穀數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

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按九域志南

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徙都之有高辛城有帝

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廟南京去亳三十里則此亳其是歟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

執音與音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猗於宜與余那與置我執音鼓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

應平而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不踰通數數然盛也奕二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歌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氏曰庸濮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致太平之日執籥秉翟有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一舞之總名故出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二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上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僧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厚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舜之名已見
於前代乎東萊呂氏曰有奕萬舞之綴非衆大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顧子孫嘗湯孫之將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孫嘗哉此湯孫之所
也言湯其尚顧我孫嘗哉此湯孫之所
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頌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烈祖也

湯也秋常申重也爾王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二烈祖有秩二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尔今王嚴氏曰補傳云言列祖而領則言於穆於皇於文於矣○愚按此篇朱子於序謂詳此詩末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爾故釋尔所本歐陽氏以為主祭之時君自歌者指之而鄭箋以為尔指中宗言承湯之業能與之不之徒也然以愚觀之牙以尔為歌者之所指則下文賚我思成終我眉壽我受命溥將三我字不應亦歌者之自稱為我也豈此詩不但祭中宗乃自祭湯而及中宗則尔仍是中宗而下文之我乃主祭之時王所自稱之我而末云湯孫之將亦不害其為祭湯以蔽之也
既載清酤叶音反賚我思成叶音亦有和羹叶音既戒既平叶音假無言叶音時靡有爭叶音綏叶音
我眉壽黃耇無疆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謂也禮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聲轉平而為壽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音高
音枝

曹氏曰載則載之於尊清二酒也祭祀之酒冬醴夏成是其父者酌一宿酒也伐木所謂无酒醑我定也既奠又酒又馮新酒備物行禮也鄭氏謂腥熟得節約軼反錯衡郎反八鸞鸞鶴七羊以假格音以享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

年獲穰來假格音來饗良反降福無疆約軼錯衡八鸞見

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千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之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降以享千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

而祖考來饗則降福无疆矣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飲饗也。愚謂以假來亦如此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簡狄祈于郊禘亂遺郊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

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止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禮昔世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東鐵湯曰五其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武湯也歐陽氏曰正域波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嚴氏曰蓋以四方為一界國天下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和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叶養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方命厥后四方諸侯无

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武丁孫子武

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繩大禧尺志是承武王湯

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禧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龍旂者其武无所不勝於諸侯所來助祭也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武丁孫子武

謂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也

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受命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
 彼四海叶虎洩反。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肇域
 來假音格。下同。來假。亦景負維河受命。咸宜。叶牛百
 祿是何何。未詳。或曰。景山。各商所都也。見。景武卒章。春秋傳。亦
 也。商湯有景毫之命。是也。負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
 景山。景福。之類。是也。負。則。益。也。負。于。亦。幅。是。也。又。按。陸。氏。梓。文
 河。字。本。作。何。若。依。本。訓。本。文。則。止。是。大。益。維。何。如。其。殺。維。何。其
 咸。宜。百。祿。是。荷。答。辭。也。○。愚。按。此。篇。嚴。氏。釋。商。之。先。右。以。下。本
 言。天。之。大。益。殺。者。如。此。○。注。疏。謂。先。右。成。湯。也。成。湯。所。受。天。命
 其。後。中。微。所。以。不。至。危。殆。者。左。武。丁。善。為。人。孫。子。有。武。武。之。王
 德。無。不。勝。任。故。諸。侯。服。從。二。王。後。八。州。皆。來。助。祭。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民。志。定。矣。肇。域。也。如。嚴。氏。說。則。武。湯。與。先。右。皆。指。成。湯
 然。修。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如。嚴。氏。說。則。武。湯。與。先。右。皆。指。成。湯
 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
 初。事。也。肇。域。彼。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

至。高。宗。始。也。然。後。結。以。景。毫。所。都。稱。其。受。命。咸。宜。而。曰。成。以。成
 湯。高。宗。也。言。矣。嚴。氏。又。曰。成。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
 孫。和。其。先。王。而。考。言。己。之。武。德。義。為。未。安。况。武。丁。之。後。無。顯。王
 乎。愚。因。是。又。思。曹。氏。以。武。王。為。湯。再。言。武。丁。之。孫。子。常。念。其。祖
 恐。亦。未。穩。蓋。此。詩。乃。頌。武。王。高。宗。之。樂。歌。非。勉。主。祭。時。王。之。詩
 也。但。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
 武。王。矣。故。詳。記。之。以。備。一。說。云。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
 禹降省下土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既長有城息谷方將
 帝立子生商賦也。濬。深。哲。知。長。又。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
 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出。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
 也。又。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
 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
 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李。氏。曰。濬。哲。猶。書。濬。哲。文。明。嚴。氏。曰。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
 圍。言。之。曰。隕。徐。商。者。一。代。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商。而。商。因

以與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孔氏曰
有戚契因之姓婦人以姓為字
○玄王相撥烈反必受小

國是達叶他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

相息亮土烈列海外有截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道

尊之號相武撥洽率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天所不

宜也率履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相十契之孫也截齊也至是而商益入四方

諸侯歸之截然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管中哀也與

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明矣又云

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

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王氏曰達隨所受大小能達

其道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相土夏山入為

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武之盛烈然四海之外率履截不

整齊孔氏曰王甫云相土在夏為同馬之戰掌征伐也與鄭異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音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

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又也祗發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

之先祖既育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

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又

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便為法於九州也

以承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集

天人適相符合也○一說李氏曰湯之降已則敏而不遲至於

假天則遲以此見湯惟汲汲於求天也○受小球音大球為下國

綴張備梳音何天之休不競不球音大球為下國

政優優百祿是適子由反。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

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

也綴猶結也梳猶頰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

之緣為梳所綴者何荷纜強

也蘇氏曰共其通公與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履字也重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龍龍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懸疎也懼嚴氏曰陳准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懸恐不疎○愚按詩作駿駟是論其有力量能負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有載也

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反叶五苞有二蘂反叶五吾夏桀賦也武王湯也度敵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通或曰本則夏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

吾夏桀賦也武王湯也度敵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通或曰本則夏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

昭十八年左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曰是昆吾終之日也言昆吾以乙卯日亡與桀同日誅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

日亡○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反降于卿反

士反實維阿衡反實左音右又商王賦也葉世

上文而言言曰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上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臣與祭故言伊尹氏曰禘于太廟則伊尹與祭故言伊尹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

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言湯事特詳未乃及伊尹相湯尊意其為祀湯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歎

捷他達彼殷武奮伐荆楚采面入其阻哀蒲侯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王之武也采冒哀聚也湯孫謂

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

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曹氏曰楚蓋荆州之楚

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蓋謂此故曹氏曰楚蓋荆州之楚

則後服商室中微往之為患高宗所以討之濮氏曰荆楚即荆

蠻謂荆州之夷曰楚春秋初但書荆至僖公元年始改書楚毛

氏曰祭深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也維女音荆楚居

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維女音荆楚居

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楚莫敢不來享良反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氏楚莫敢不來享良反

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孔氏曰氏楚遠夷一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孔氏曰氏楚遠夷一

也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也首章言伐楚之功一章言責楚之義天命多辟豎設

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直革核穡匪解解

叶訖力反。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通。言天命

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

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解頌中有全篇句

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解頌中有全篇句

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懈自欠了一句前輩解頌中有全篇句

分章全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前輩解頌中有全篇句

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穀武曰天命多辟說者以湯為王政之

辟以殷武為衆國君似本義辟音僻也違也天命多辟猶

天命難信故下文云天生蒸民其命靡謨也殷武上章旣言曰

商是常以美其祖宗之功德次章復言天命之多皆今商之孫

子雖有禹之美其祖宗之功德次章復言天命之多皆今商之孫

越叶

下民有嚴叶五不借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

下民有嚴叶五不借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

下民有嚴叶五不借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

通封建厥福叶美力反。賦也。監視嚴威也。借賞之。差也。濫

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借刑不濫而不敢

也。○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二聲貌。極極表也。赫二頭盛也。濯二光

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二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葉疏孔氏曰。靈威靈李氏曰。書嘉靖殷邦至

有九年。未壽考且寧而何。○陟彼景山叶所松柏丸丸叶胡是斷音短是

遷方斲叶角是虔松栢音角有挺叶連旅楹有閑叶胡寢

成孔安叶於連反。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迂徙

廟中之寢也。變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迂之窟

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成始於而祭之詩也。然此章與閉宮

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之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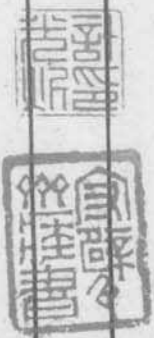
殷武六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

五句葉疏商頌後五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

祭之意亦自與前一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卷第二十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